







燕蹴箏絃錄

姚
鵠
雛
著



新
文
豐
出
版
公
司
印
行











中國文學名著

燕蹴箏絃錄

自序

情有所獨。至者天必靳之。其靳之也。適所以福之也。如水然。洪流瀚漫。一瀉千里。至於決隄敗築。不可捍禦。則往往爲患矣。天下至情之人。每於縫綫纏綿。不可卒解之際。乃爲禮防所迫。終自束約。當是之時。未嘗不憾天之靳我區區。而不余畀。至於斯極。然而終以自好。兩不致敗名墮行。而情之一字。亦彌永。至於無旣。蓋情者形上之物。固不以濁世區區之遂否而爲消長。吾人解此意。以言情。卽亦自趨於純粹潔白之境。此書所言。卽爲實徵。書中事迹。大類勝朝之初。秀水某鉅公早年影事。要之寓言十九。無足深考。惟在著者之意。固不欲矯前人細行。指陳其事。以爲後生口實。實則今日言情之書。夥矣。旖旎風光。固已爲載筆諸君發洩。以盡成此書。後亦欲使讀者發情止義。知名輩風流。固自有別。則區區之意也。甲寅之歲。長至前五日。鷓鴣叙於茸城之紅豆書屋。

燕歌集

自序



哀情
小說

燕蹴箏絃錄全目

序

第一章

歡情翻震盪

密坐益徬徨

第二章

琴能師賀客

字解辨凡將

第三章

弱絮吟偏敏

蠻箋學最強

第四章

蘿薦情方狎

萑苻勢忽昌

第五章

連江馳羽檄

畫室隱村牖

第六章

探丸搜保社

結侶竄茅房

第七章

孟里經三徙

樊樓又一廂

第八章

廡改梁鴻賃

機仍織女襄

第九章

末緣通叩叩

祇自覺悵悵

第十章

有時還邂逅

何苦太周防

第十一章

朝霞凝遠岫

春渚得歸艎

第十二章

冰下人能語

雲中雀待翔

第十三章

計程衝瘴癘

回首夢高唐

第十四章

客來挑葉渡

人在木蘭航

第十五章

唐突邀行酒

勾留信裏糧

第十六章

畫舫連晨夕

歌臺雜雨暘

第十七章

寄恨遺卷髮

題緘囑小臧

第十八章

百憂成結轡

一病在膏肓

第十九章

檣先爲檀斫

李果代桃僵

第二十章

記曲由來擅

催歸且未遑

第二十一章

杜宇催歸數

芻尼送喜忙

第二十二章

夙擬韓童配

新成卓女孀

第二十三章

者回成偏側

此別太悽惶

第二十四章

入洛多華譽

攜辭喜拜颺

第二十五章

小星初耿耀

文苑足徜徉

第二十六章

霜後紅蘭萎

燈前緣綺長

第二十七章

峽裏瑤姬遠

風前少女殃

第二十八章

豈無同宿雁

終類失羣鸞

第二十九章

剪紙招南國

輸錢葬北芒

第三十章

崔徽風貌在

蘇小墓門荒

跋

燕駟爭絃錄
目錄



一

四

燕蹴等絃錄

雲間姚鵠雛著

第一章 歡情翻震盪 密坐益徬徨

寂寞復寂寞。四壁歸來竟何託。男兒不肯學干時。終當餓死填溝壑。布衣甘蹈湖海濱。饑來乞食行負薪。不然射獵南山下。猶勝長安作貴人。

側身天地俯仰興懷。志士胸襟自有千古。試讀此詩。激昂慷慨。幾欲擊碎唾壺。問其事距今二百數十年矣。吳江縣之南四十餘里有湖曰鶯脰。湖波水蕩漾。風物清佳。湖之形絕似鶯脰。故錫以此名。去湖里許則一村。落白扉臨水。黃稻如雲。鷄犬桑麻。別成世界。村中居戶強半業漁。居則竹籬茅舍。出則雨笠烟簑。村中之人鮮有翻半葉麻沙目識一丁字者。其間有一舊家焉。不與村人同其儻野。屋固不廣。形式古朴。院落井井。可稱幽人之居。門臨小溪。一彎碧水。抱屋而流。枕流一小室。綠蔭當窗。楊花入硯。幽居之況居然隔絕塵寰。中有一巾服之少年。年約二十許。據案獨坐。正襟而歌。琅然之聲。如出金石。締聽之所歌。卽此詩也。視室中陳設。亦殊草草。壁間列以書架。萬軸縹緗。堆積

幾滿臨窗一案。置有磁瓶。插以秋海棠數枝。花已萎。色亦焉然。知室中人初非注意此花也。案頭丹鉛並列。退筆盈把。凝塵滿几。不之拂拭。少年時而伏案讀。時而翹首歌。歌闕。撫膺四顧。對景歎。其服御樸而不華。丰儀俊雅。霞舉軒軒。貌固清癯。然瘦有精神。非羸羸者比。放歌既竟。臨窗默坐。頗涉遐思。俄而意倦。伏案稍憩。未移時。已栩栩入夢矣。夢見飛燕二鳥。領紅襟穿簾而入。翩翩下上。飛傍案頭。恍惚間有一銀箏玉柱。朱絃陳之案側。雙燕斜掠而過。足蹴箏絃。錚然作響。少年遽然醒。回眸審視。則一雛鬟立案側。手取案上銅鎮紙叩之作聲。少年兩眼惺忪。詰之曰。垂絲爾何事。立此詎老。夫人午睡。起有事來喚我耶。雛鬟卻立。以其帕掩口而笑曰。日影已下牆矣。夫人起已久。正料理晚餐。我家門者老王。忽遽報有客至。謂夫人之內姪行至矣。果有二女郎入。今在客室。夫人方與之寒暄。道家常命婢子覓爺爺。謂當相見也。婢子微睨二位。皆天人。少者猶豔麗。婢子從未見有是者也。爺見之不知……語至此。憂然而止。目澄澄凝視少年而笑。少年欠伸起。叱雛鬟曰。癡婢子。客至則客至耳。瑣瑣語不休。奚爲者。幾見十三四婢子。猶慙慙。乃爾語次。離其坐。略整衣襟曰。垂絲汝先行。夫人問我。我隨後來矣。雛鬟趨

而出。少年緩緩行。心自默。語我之表妹來乎。我舅氏早歿。膝下止遺二女。我至舅家時。嘗見之大妹。乳名霓裳。次妹年尚稚。其名我已忘之。別來今已六七年矣。舅家距此頗遠。往返殊艱。我又游學於外。擔簦負笈。不寧厥居。遂至不相聞問。今兩表妹不知奚似也。且行且思。喃喃不已。不意問足跡及客室之門。忽自笑曰。我其癡乎。伊人不遠相見。卽在目前。已往之事。我猶回繞於中。而不去。此何爲者也。凡人於情之所鍾。或者素願莫償。所思不見。當其初則沈鬱彌襟。歷時既久。或亦淡然忘之。無端邂逅。所思者忽至乎。其前中懷感觸。平時積愆。不覺往復。回環比心。遂如轆轤然。轉展不能自主。頃者少年之情懷。想亦如是耳。

少年諸其姓。衍其名。鴛機。其字世居鶯。至湖之濱。先世業農。至其祖某公。始以儒學起其家。位至中大夫。時常明季。政敝法骹。於是乎退而躬耕。實生鴛機之父。鴛機父食先人之舊服。先疇之畎畝。半耕半讀。家緒克傳。遵其父遺訓。無心仕宦。以一衿終其身。鴛機母于氏。固城中世家門戶。已中落矣。歸鴛機父。期年而生鴛機。鴛機生七歲而父歿。母子煢煢相依爲命。至是已十餘年矣。母賢而知書。躬教之讀。茹荼在心。折蓼勵志。方

之古賢母之熊丸佐讀書。荻作書。不是過也。鴛機性絕慧。一目能十行下。又復幼業。讀未三載已畢。諸經年十一。試冠童子軍。聲譽鵲起。里閭問爭以神童目之。已而奉母氏命游學名區。與一時賢士大夫游。而所學益日進。年未弱冠而樸學之譽已騰播於吳下矣。當是時。世道日非。學術漸趨汗下上焉者高談心性。競以禪家之冥晤謬託良知下焉者以一卷醜敝作三冬課程。雞毛三寸兔園一冊。蓋有黃花誤讀孤竹不知者矣。獨有一二名流若古凝神王退中之倫。傷大雅之不出。出其樸實淵茂之學以之振起。薄俗矜式羣倫。一時承學之士漸趨於古。鴛機生其後。聞前輩之風流而向慕之。儲精垂思。欲與古人相頡頏。由是聲譽日隆。羣許爲終軍。賈長沙一流人物。蓋不獨鴛。涇湖濱之藉藉已也。鴛機名既藉甚。度更安閒。雖周身布帛。樸而不華。而衛玠神清。璧人爭譽。安仁所至。擲果滿車。翩翩風致。見之者靡不心爲之醉也。

鴛機旣入客室。見夫人中坐。二女左右。母性本和藹。今更喜氣盎然。與二女縱譚家事。時時凝睇之而笑。蓋骨肉久暌。一朝會合。愉快之情。自有不可以言喻者。鴛機見狀。知母之心愛二女也。因轉其眸微睨二女。母見而謂之曰。鴛兒吾久不見。若影竟日在書。

室中足不他出。大類女郎。若久不見兩妹。今日來不早出迎。何遲遲至此也。復顧二女曰。婦姑壽姑。此若表兄。可前相見。至戚可勿拘也。鴛機聞夫人言。頓覺深情無限。向者心口相商之語。又復往來於胸中。二女亦已起身。離坐低著雲鬟。歛其翠袖。盈盈然與鴛機爲禮矣。

彼美人兮。雙雙佇立。昨視之疑是明珠兩顆。璀璨生光。又灼灼焉。若並蒂之芙渠出水。而朝霞煊采。彼婦姑者。豆蔻稍頭。年華稍長。觀其態度。渾如芍藥春酣。臨風破蕊。鴛機睇視已非曩年小鳥依人之態。雙蛾畫出月樣初三。眇視嫵光。神傳秋水。意者其在嬌嗔時。神情當動人。雖兩頰微豐。然靚裝炫服。祇見其富麗而實不損其嬌。至壽姑之風致。更自不同。鴛機至舅家時。壽姑才十歲耳。茲雖較長。仍復垂髻纖腰。一稔弱不禁風。微步時。正如凌波仙子。羅襪無塵。其全身之媚。乃在雙眸。曼睇生光。斜睨似醉。有令人見之而魂銷者。鴛機生而端謹。非等狂且。然見此名姝。有不禁神傾意奪者矣。

三人相見。以次就坐。鴛機斯時情思迷離。兒時舊事。旋繞胸中。無暇作寒暄語。婦姑顏色甚莊。自思我年已及笄矣。宜以禮自持。不當如兒童時之兩小無猜。然欲搜索閒語。

與鴛機相問訊。竟百思而不可得。因略顧其首。面向夫人含笑而不作一詞。壽姑年稚。與鴛機相見時。紅潮上頰。坐定脈脈無言。俯首拈其衣帶而已。然芳心一寸。暗自思量。猶憶阿母言我家鴛甥。亭亭物表。瀟灑出塵。望之如雲中白鶴。天半朱霞。今日見之。始信鴛機之丰裁。固是不凡也。又聞我中表兄。以才名譟於時。胸有智珠。虹電耀采。手持斑筦。風雨蜚聲。虎脊龍文。小儒咋舌。今觀其態度。爾雅溫文。而知藉藉者之初非譾語。第我之來。乃奉阿母命。存問我姑。母中表兄之才。否干我何事。而爲之低回不去也。思至此。不勝羞怯。桃花之色。渾如風信。頻催紅暈滿頰。

幾回欲語還停。意盡在初逢一味羞。夫人觀其態而知其心事。乃作笑靨向三人曰。我幾忘卻兩姪女。初至不治杯酌。以洗塵在此。瑣瑣語不休。真老悖吾兒。又類新婦對人。訥訥不能作一語。汝且休爲我喚垂絲來。飭廚人治具。我家鄉居地僻。終歲不覩親串之臨。今日兩姪女來。如在空谷中。登然聞足音矣。語竟。鴛機遂鞠躬而出。有頃。饋款雜陳。履舄促坐。夫人顧視歡然。引觴勸酬。婦姑壽姑稍稍釋其羞赧。顧猶拘謹。自持引杯就朱脣微飲。卽止。鴛機無語。連舉數巨觥。蓋其中懷愉快。有難自喻者矣。

飯罷夫人命宿二姑於東樓。鴛機退就外舍。由此蘧廬風雨。誦讀如恒。然意興闌珊。雖晨夕之間。陳編坐對。然其神思飛越。時時軼出於字裏行間。有時更深夜靜。燭盡見跋聞樓頭笑語之聲。知夫人健譚方與二姑夜話未休也。時而芭蕉著雨。漸瀝有聲。風透疏櫺。紙條作響。窗前溪水濺濺如瀉。幽恨鴛機此時枯坐無聊。偶憶前人綺懷詩云。玉鉤初放。釵初墮。第一銷魂。是此聲。不禁曼聲長吟吟已支頤默坐。睡思忽來。倚枕而臥。及夢入華胥口中。猶喃喃誦此也。

第二章

琴能師賀若

字解辨凡將

宿鳥初起。曉色破窗階砌之間。螢吟已息。庭花凝露搖曳。當風蓋必妃之凌波微步。不宮也已。而滿窗紅日光氣融融。雖在秋初。天氣頓覺春意盎然。時鴛機春夢婆娑。遽然而醒。披衣起坐。不覺信口微吟曰。廿六鴛鴦同命鳥。一雙蝴蝶可憐蟲。往復數次。遂乃著衣下牀。方盤散室中。雖髮垂絲已推門入曰。爺起身。何早。壽姑已先起矣。鴛機微顧之。呵曰。小女子胡曉曉。問語速往視壽姑。作何生活。已而更其語曰。我言誤矣。汝其往視夫人醒未。言次。面赧然。赤又曰。盍爲我先將盥漱具來。垂絲佇立。俟鴛機語竟。始唯

而出。鴛機於是度索齋中。俯其首。暗自尋思。

光陰迅速。二姑在鴛機家。已逾三日矣。二姑之來。本以母命。候姑母起居。而諸夫人以鄉居苦。加以骨肉久睽。今見二女。年已長成。美麗之容。逾於往昔。老懷欣慰。因堅留之。藉以抒其積懷。居三日。二姑在夫人前。屢晤鴛機。周旋既熟。彼此遂不甚引嫌。然相見之頃。一二寒暄語外。末由以通其款曲。祇相對嫣然。以示意耳。鴛機丰致翩翩。才華自負。始則勵志求學。絕意紛華。徵歌選色之場。固生平所未歷。卽元白長慶之集。冬郎小豔之詩。偶然流覽。知其爲寓言。十九未嘗留意於形迹之間。乍聞兩姑來。頓憶兒時情味。分曹騎竹馬。繞牀弄青梅。有時耳鬢撕磨。柔情旖旎。不覺根觸於中。今覩其容儀。益恂恂不能自主。蓋向之時。情根已種。如天半遊絲。飄蕩無著。忽爲天風引落。遂纏縛於胸中。而莫能解脫。又嘗譬之於水。伏流在地。暗自流行。一有以引其機。其水自汨汨而來。鴛機當日意緒纏綿。情海之瀾。蓋導源於此矣。

顧婦姑性持重。似近老成。其舉止端莊。容顏富豔。固爲壽姑所弗逮。至工顰善笑。巧倩絕倫。生性聰明。風神婀娜。則又讓壽姑獨步。鴛機嘗聞之母氏。婦姑略知書。而苦未甚。

精壽姑則詠絮才高琉璃硯匣終日隨身翡翠筆牀無時離手吟成麗句共荷藥以競華製出清文偕芙蕖以比潔蓋前身明月生具圓姿雖在垂髫覆額之時已收不櫛進士之譽才調若此容顏如彼此眞所謂無對無雙者矣鴛機因是心恆欽慕壽姑視與嫦姑爲尤摯然母夫人之意則與鴛機相左每閒語時見嫦姑之行動端莊有大家風範贊美之不容於口其於壽姑心非不愛也特視嫦姑爲稍遜耳鴛機既鍾情於壽姑此數日中恒於無人處私詢小婢垂絲壽姑作何事垂絲習聞其語故於今晨鴛機起身時不禁脫口而語曰壽姑已起身矣鴛機怒之以色然聞壽姑事卽至行坐之微無不津津焉樂聽之其怒也實故意作態慮爲垂絲所竊窺耳遣垂絲出盥洗既竟整其衣服往朝夫人

此時壽姑之心理其對於鴛機果作何種之感念乎壽姑生小穎悟耽情翰墨既如上所述矣自古淑媛遭遇名士往往一見神傾蓋兩美必合天性使然此非如尋常兒女之癡情已也壽姑資性明慧雙眸剪水又有鑒別之能對此無雙國士有不芳心叩叩相喻於無言者乎然終以禮自防李下瓜田深恐蹈嫌疑之地以故雖日日相見親極

而反覺其疎。壽姑素喜吟詠。聞鴛機以能詩名。隱然以知音自許。顧未嘗一窺鴛機之作。思以舊篇什就生推敲。然恐以閨闈之作宣示於人。終覲顏而不肯表暴。私心轉展。雖有新詩滿篋。蓋有不求賞音者矣。

一日會於母所。笑語如常。婦姑偶抱微恙。酬應數言。卽自引去。鴛機適遇友人折簡相招。結伴游湖。爲文酒流連之會。壽姑因是意有所觸。思乘鴛機之出而一閱其書室。躊躇至再。意甚徘徊。此時設有人詢諸壽姑曰。汝入此室。將奚爲者。當亦無辭以對。然此心傾倒。率恍忽不自持。明知窺其戶閫。其無人然入此室處。一觀其中之所陳。亦可以想見其人之風致。讀近人詩。所謂避人獨愛欵髮看獨愛蕭郎側。筆書壽姑之情懷。當亦如是也。

壽姑出自夫人之室。往視婦姑疾。見其蒙衾而臥。疾已稍瘳。遂默然出。逕至鴛機之書室。鴛機生性素不修邊幅。書冊紛陳。常似青山之亂疊。筆牀硯匣。顛倒縱橫。案有凝塵。不加拂拭。近數日來。狀乃大異。室之中。糞除清潔。几案之上。位置井然。壁間置有古琴一張。安絃其上。盛以錦囊。瓶中花已去。其萎者而更之。以新。壽姑入室。舉目四顧。心自

怡然似有怯。蓋恐鴛機之猝入也。不敢稍作勾留。已而念彼赴游湖之約。必以午後返心。乃少安。於是據其坐而坐。卽案上覓其詩藁。顧四索不之見。第見經籍雜陳。說經之書。上而孔伏下而馬鄭。靡不畢具。壽姑意不在此。搽檢之得。一巨冊。龍伸螭屈。皆係鴛機手書。以爲此詩藁也。披閱之。知是經籍攷。乃鴛機所撰述。而尙未脫藁者。因心歎其學有本原。非咕嗶小儒所得望其項背也。然此事非心所好。又審檢之。得一殘卷。於羣籍之中。似是詩卷。取而閱之。字皆潦草。而頗雄健。類醉後所書。上書鴛湖漁唱。注以細字曰。遺暑吟。揭讀之。第一首云。

歸來生事足淹留。昂首長吟倚小樓。出入蹉跎騎戶限。聲聞寂寞作堂頭。炷香讀曲梅花落。高枕看雲水簟秋。終古文淵成底事。少遊款段更何求。

壽姑閱此。知是詩人之詩。至末尤擊節不已。更閱其下。則爲疊韻兩首。

槐陰午日弄清流。暫覓蕭齋一晌幽。雙髻吹笙歌水調。七絃拂指引涼州。書臨冰篆珊瑚筦。畫愛瓜禪水墨秋。分付長安閒歲月。蠻牋試擘賦登樓。

嬌紅閒翠恣冥接。多爲風花一代愁。白袷微吟燈上市。紅欄小倚水邊樓。少年詞筆。

塵銷。爵壯。歲情。懷鼻。綰牛。何日。罷揮。閒翰。墨天。臺七。卷。閉。門。秋。

三首之後。字跡稍巨。渾灑淋漓。似稿成而續書其上者。題曰和鴛湖散人雜感。二首用原韻。

漫歌招隱掩柴扉。一髮青山帶夕暉。滿院苔痕無客到。舊家燕子傍誰飛。衣冠南國風流盡。蔬果山家雨後肥。一笑探薇成謾語。江關詞賦欲安歸。枇杷幾樹碧油屏。一繫春驄未夕暉。花底笙簧鶯自語。掌中歌舞燕能飛。衣香杜曲花俱瘦。鬢影秦淮水更肥。拜罷樓頭新月後。屨廊依約記初歸。壽姑讀此知是鴛機。游學時所作時值亂離。滄桑變局。牢愁之概。託綺語以寫之。因爲之太息不已。又讀其下題曰初歸。則去歲歸里後之作也。

桑麻長矣我初歸。五月江南白紵衣。簷鐸蕭疎和燕語。池塘深碧見螢飛。養花注水纖瓶瘦。乞米裁書病鶴肥。幽事日增應不厭。北山慚愧恐多違。

虛堂結夏綠陰時。卽事悠然自得師。日鑪看斟鷹爪子。水沉閒裊鳳凰兒。長鑱露渥黃精藥。粉壁紗籠白石詞。寫盡長蘆好風物。自書蠶尾界烏絲。

又閱其下。爲雜興兩首。

漸拋金縷長芙蕖。風軟波柔六月初。上月簾櫳雙髻坐。落梅門巷一鳩呼。花穠定子霞相似。詩澹鵝兒酒不如。

壽姑微吟至五六一聯。顛倒不已。心愛其工細蓓艷。則憂其卷帙之易盡也。遂復讀曰。問訊輕羅紈扇上。幾家思把放翁圖。

漠漠輕寒柳浪斜。齋頭閒倚玉鴉叉。嫩陰綠罨三篙水。疎雨煙籠一樹花。書爲貪多時束閣。詩因愛好入名家。新詞比似紅榴雋。手疊花箋待晚霞。

讀既壽姑微有倦意。置卷膝上坐而深思。暗謂諸生才調之雋。信乎名下固無虛士。數詩格律藻采直合飛卿放翁爲一手。幸不以藁示其人。不然持布鼓過雷門。如小巫見大巫。寧不差煞。又思苟得生爲問字之師。資日以奇芬異采。蘇我枯腸。則爲樂又當何若。思極而神往不期而墮。卷於地。女亦惘然不之覺。斗聞門次有柔聲呼曰。壽妹何事獨沉思。乃爾女學士。乃學三家村學。究吟成一字費時三年。耶女驚視之。則駕機歸也。駕機既赴友人約。忽而心動有懷。乃託故歸。逕入書室。不意見女。于是衝口而呼。視女。

則低。覽引袖紅漲於頰。嬌羞無地。亦殊自悔。孟浪乃復慰之曰。我乃大悖。不審妹在此。茲我且出。讓妹縱覽圖書可乎。言既欲引身退。旋復延佇以目視女。取進止良久。女始低聲曰。且勿我倦。亦欲歸矣。遂歛容自出。近門次。盼生猶立侍其側。不禁橫波一粲。低語曰。鴛哥。晤大姊。可勿言妹曾至此。言次羞絕。疾趨而入。生則目注其入。至於不見其影。始已閱者誌之。此爲二人通情款之第一次也。

第三章

弱絮吟偏敏

蠻箋擘最强

蘭膏墜髮紅玉春。燕釵拖頸拋盤雲。城西楊柳向嬌晚。門前溝水波粼粼。麒麟公子朝天客。珂馬瑤璫度春陌。掌中無力舞衣輕。剪斷鮫綃破春碧。抱月飄煙一尺腰。麝臍龍髓憐嬌饒。秋羅拂水碎光通。露重花多香不消。鴛鴦交交塘水滿。綠萍金粟蓮莖短。一夜西風送雨來。粉痕零落愁紅淺。船頭折藕絲暗牽。藕根蓮子相留連。郎心似月月易缺。十五十六清光圓。嗟乎時序之徂。芳華易萎。吟飛卿此詩。與夫李易安紅藕香殘玉簫秋之句。甯不動美人遲暮之感哉。時則壽姑晨粧既罷。殘粉印檻。啓窗四眺。隱隱見鴛鴦湖。水柳覆岸。畫舫藏林。枯荷旣殘。湖波凝綠。坐而深念昨日之事。竊幸未爲姑氏

及阿姊所察覺然此特中表往還常有之事我胡爲獨心忡忡而未甯良以往日晤對咸有姊氏爲伴不則羣焉坐姑氏側未嘗以獨見而偶語也旣而又思阿姊長矣而我年較稚窺姑氏意時時稱姑長厚端謹苟遭際而佳者且可正位坤儀而無媿此雖戲語然姑氏之傾倒深矣而阿姊又常日能伴老人瑣瑣言家政以才調言姊似良較我優也已復自斥曰我胡爲今日遊思及此絜舉姊氏之短長而窺測姑母之喜怒大非閨秀所宜慚極舉首則阿姊已亭亭立其前嫦姑起本夙粧已將下樓視壽姑乃臨窗癡坐凝望無言而顏色屢變乃亦止步思叩壽姑以胡思壽姑旣覩嫦姑色迺益頽詢曰姊胡來語甫發吻復止訥訥幾不能出口嫦姑無語就壽姑坐次與並坐

嫦姑曰妹氏聽之我輩今宜歸矣老母本命來朝姑母小住一兩日卽歸今留連已逾期數日矣我知倚閨而望我母之心當亦促我輩早返也且此間亦殊清寂少采伴妹意如何者壽姑無語已曰我胡知者姊以爲如何卽如何而可言次垂首倚窗下望忽破顏嫣然一笑復顧嫦姑曰姊試視之個妮子亦大憨煞人嫦姑視之則婢子垂絲方立庭中以銀匙就花葉手銀櫟子承之取花葉間露貯櫟中數數不已了髻受風髮覆

其額狀至婉。嬾可愛。婦姑將揚聲呼之。壽急止之。以手取案頭金橘一枚。以手作勢。將擲。婦姑笑曰。勿弄狡獪矣。行且傷破人面目也。聲發。垂絲已覺。仰首翹望。而壽姑手中之橘亦疾落。顧乃不中。中者別爲一人。其人方施施從廊間來。轉折處。乃爲樓陰所蔽。壽姑初未辨其面目。顧擲橘之頃。手勢微偏。橘乃欹斜行。適中是人襟袖間。聞發聲曰。垂絲又作惡戲矣。又曰。何物橘耶。乃幾傷我目。壽姑審其聲。知爲鴛鴦也。

鴛鴦轉至樓次庭中。亦矯首以望。垂絲乃發。吻曰。頃間擲橘者。實爲壽姑。姑姑方與我爲嬉。此語一發。壽姑頗乃大絳。力以目止。垂絲使勿言。顧乃勢不能掄。垂絲之口。又聽垂絲曰。婢子以匙取花間露。供公子瀹茶。用姑姑自樓上窺我。將擲橘驚我。不期而公子適至。乃誤中公子。鴛鴦聞言。則仰面睇壽姑而微笑。壽姑頗復大絳。婦姑笑曰。頃我語汝。勿狡獪。今若何幸誤者爲表兄。當不見罪責。又面鴛鴦曰。妹子年十七。愁跳乃類才離保抱者。又微語壽姑曰。阿妹今爲擲果人矣。言次。瓠犀微露。亦向壽姑而笑。此笑蓋爲婦姑所不經見者。正如鼠姑乍放。端莊中雜以流麗。富艷極矣。而婦姑語音雖輕。已爲樓下鴛鴦所聞。不禁自語曰。媿我無安仁才調耳。言次。又防語太造次。爲樓頭

二女聆悉則亦俯首而頰疾趨上樓矣。

鴛機既面二女。罄折曰。阿母請二妹。謂有言見詔。我輩咸當往聆。語訖先行。二女無語亦隨之下。既見姑氏。則喜溢慈顏。謂二女曰。聞若兄言。二姑屈居寒舍。門庭清寂。不將令二妹患岑寂而思家耶。壽姑文才佳。嫦姑亦不弱。閒居無事。曷弗從事翰墨以娛老人。我輩至戚如一家矣。又復何拘忌之有。二姑盍從我兒探討。勿謙縮也。又指案上一書曰。此爲唐人溫飛卿之詩。我兒頃語我二姑才調。蒨麗學宜從此二姑曷各一研究之。語既微笑而入。鴛機與二姑相視無言。壽姑之心尤驟爾騰躍。沸不自止。亦不自審其爲樂爲悶。知此皆鴛機從中興雲佈浪以成此局。而二女遂略去形骸。日從生款語。詞章以永朝夕者。又旬餘。

蘆簾紙閣。吟出雙聲玉版。烏絲書成。疊韻天下文字之樂。未有若坐對佳麗。復爲知音紅袖添香翠裾。慰句諸生艷福。此數日中。幾疑折盡一生矣。近人詩云。綠窗新柳玉台傍。臂上微聞菽乳香。畢竟美人知愛國。自將銀管學南唐。鴛機比日以來之心緒。其傾倒沉酣於壽姑之才情顏色之中。馥郁醴至。蓋幾幾不能自克。秋窗殘照。徐移林鳥。逐

隊各歸其椽。一角書窗之外。惟聞流水潺潺。風颭樹枝。宿雨瀉葉。作蒲蒲細響。景象至復淒黯。而室中兩人執卷相對。情味之深。永乃如三春乍放之花。葩萼怒生。不可遏抑。壽姑方細吟庭筠雞鳴埭春曉諸曲卷中。丹鉛塗澤。幾滿皆鶯機手筆。壽姑本嫺習。競病得生數日。講解指授。乃益諳此中三昧。研讀有頃。忽掩卷以素面向鶯機。發問曰。鶯哥曩聞論詩。推李杜妹。閱少陵集。才一卷。許憶晉人庾子嵩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捨去。曰了不異人意者。正妹此時之謂矣。若其秋興諸首。似微有所入。然苦不易效。義山飛卿之詩。則可解處多矣。又微苦李詩之重。不若飛卿之輕。荷流麗而古人並稱者。又何也。鶯機笑曰。然矣。妹固宜不近杜李妹。知詩起周秦。以迄漢魏六朝之末。皆所謂古之詩也。自初唐四子。以至李杜。則爲今古轉機之關。板少陵繼往開來。爲古今不祧之宗。青蓮才高。然以言集諸體之大。成則不逮杜矣。無題肇自義山。香奩倡於冬郎。皆爲絕艷。驚才盪氣。迴腸之作。然義山源出老杜。托詞寓意。正不易軌。故知非飛卿可比。昔人有言。得杜之骨。惟有義山能掩。尋義山又惟有山谷。此皆其傳流法乳之微也。若飛卿者。乃眞所謂其艷在骨耳。今試與妹言飛卿詩全集。中當以何者爲最佳。壽姑笑曰。

此何待問。必當推七言古爲冠。鴛機笑曰。得則得之矣。今試問妹。王次回疑雨。疑雲。兩集如何。壽姑聞話。頰又大絳。曰。此則妹所未知。且鴛哥胡爲忽詢及此。鴛機笑曰。無他。次回號爲能作艷體。而僅以詞意淫靡見長。以較飛卿之光彩。陸離無美不備。便當知有雅鄭之分耳。壽姑曰。然則爲詩者當力祛如次回之弊矣。鴛機曰。此亦不能閒情。偶寄亦正是雅人深旨。特不當沾沾於是耳。曩日曾有集句偶作綺語。茲當就女學士正之言。旣就案頭抽取一帙。揭以示壽姑。則無題八首。集溫飛卿句也。壽姑受而讀之。詞旨旖旎。而墨痕猶新。則非舊作。可知明審其有所爲而作。則亦頽顏受之。而中心叩叩。尤深篆之矣。

明日壽姑以一箋授鴛機。展視爲三絕句。

冰簟銀床夢不成。鳳陽晴日帶雕輪。誰憐芳草連三徑。試向文園問長卿。
細雨濛濛濕絳紗。碧霄煙闊雁行斜。合歡桃核真堪恨。宮體何嘗爲杏花。
月榭風亭曲遠池。寒雅遼亂葉紅時。王孫莫學多情客。入骨相思知不知。
鴛機循環低吟。正情味酣然之際。壽姑突以一手攫之。投之博山爐內。水沉未燼。頃刻

已燃鴛機急奪之已不可得片字壽姑羞甚則以袖障面力奔而入以就其姊

第四章 蘿薦情方狎 萑苻勢忽昌

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此事古難全但願人常久千里共嬋娟東坡之言甯其欺我但願之語要爲存此一段願力留示後人聊作滿志語耳乃見諸實事適若與此水調歌煞尾兩語成一反比例蓋當壽姑焚藁之次日而于家催歸符至矣蓋時值鼎革之後閭閻未靖餘亂尙滋土匪乘間揭竿以起夥於亂麻吳中亦爲是風聲鶴唳之寇警日日逼迫而訛言四起匪勢益蔓縣治亟亟日憂不保于氏母聞之則大驚又慮二女居諸家去城絕遠一旦有不測則離散堪虞乃亟屬健僕挈舟至鴛脰村立命二女甯家諸氏既鄉居幾與塵世不相還往世外桃源宜置至險惡之寇警若罔聞也于家僕既登門將此惡消息以流佈於此慈祥和靄之家庭而鴛機與壽姑半月纏綿亦於是中絕矣

書室中駢二案爲一展長聯覆案上鴛機方以巨筆濡染淋漓作擘窠大字集馬援與參寥子語作聯曰居前能令人軒居後則使人仰胸中有萬卷書筆下無一點塵壽姑

傍侍歛鬟舒腕代爲調墨。嫦姑坐臨窗探半身窗外數溪中遊魚。壽姑且調墨且笑謂鴛機曰。聯語固佳。然稜角太露。乃不若坐而與妹譚玉溪生集時之鴛哥也。鴛機笑曰。兒女心腸。名流吐屬。兩者固不可偏廢。妹胡少所見而多所怪耶。又微語曰。纖指污矣。妹可且勿弄墨。我書亦竟矣。已又曰。我固誤柔荑之上。不有墨痕。又烏得爲女學士妹。殆以此作幌耶。調謔方酣。嫦姑回首視二人。似欲有言。斗見門簾動處。姑氏已徐步而入。面有愁色。使二人亦停其論鋒。駢立望老人顏色。待其發言。于夫人徐自坐以手指聯曰。兒輩未曉事。今尙伏處書室弄筆墨耶。又顧二女曰。若母已以人來速汝輩歸矣。消息乃大惡。言次容益蹙然不甯。三人咸大愕。鴛機則柔聲問其母曰。母所聞究何事。乃若是抑抑。速語我輩。或且能爲老人分其憂。母曰。若姪氏以僕來言。城中連日得警報。謂土寇垂至矣。勢且猖獗。恐禍患乃旦夕間事。故以舟速若妹歸也。乃起立謂二女曰。茲若亦毋太亟亟。我將往勞若僕。使暫候。若母以耗惡倚閭之心益切矣。茲固不能留。若且可往治行事。語旣匆匆遂出。嫦姑壽姑相顧。哈愕癡立無言。生固鎮定。聞寇警殊不引爲憂。然一念老母愁容。則心亦爲之戚然不懌。

芸籤插架。琴劍依壁。此一室中。位置陳設。乃至日色天光。溪流鬢影。在在無改。其舊而此一刹那。悲歡之間。迺若別易一天地。陽春煦和之氣。驟易以嚴冬凜烈。宜乎中之者之號寒。不自禁也。未移時而。婦姑壽姑。摒擋行事。已竟維舟待發。奴子擁楫以候矣。鴛機逆知。不可強留。而方寸間。惜別之懷。終不自已。試欲以情告老母。又知地久天長。終有一別。不可不以曠達之懷處之。二女中。婦姑猶強。可自遣。壽姑則夙爲多愁善病之身。以是言愁。愁可知矣。然懼以傷離之色。爲老姑或姊氏所窺。則亦惟有矯強顏色。揚揚如平常時方。以素手整裙幅。蓋以易衣初竟。將往別老姑也。婦姑則立而待之。壽姑忽曰。我裙幅裂矣。姊盍少待。我將易之。婦姑曰。否。妹自易之。我當先至姑氏之室。言已遂去。壽姑俯首自窻間下視。而鴛機方徘徊廊間。負手循行。不已。壽姑低聲呼之。鴛機聞而登樓。視壽姑。壽姑亦凝視鴛機。可半刻許。鴛機力言曰。妹妹行矣。珍重言次。疾回其首。他視趨而下樓。至梯次。壽姑復呼之。鴛機復止。則壽姑已淚珠被其頰。嗚咽不復能聲。鴛機強笑慰之曰。壽妹勿悲。暫別耳。相見固有時。壽姑收淚。斂悲容。然不復能強笑。特低喟謂鴛機曰。雖然。人事未可知。白雲蒼狗。誰復能料。有再見時。特不知復在何。

所矣。言下復愴然欲涕。鴛機亦不復能以言相慰。相視無聊。問壽姑突憶一事。曰。曩蒙鴛哥以溫詩加評點。來妹茲此冊猶在書室中。乞哥取以來。妹將以是慰舟行岑寂也。鴛機諾而下。壽姑亦遂下。偕其姊氏拜別老姑。遂盈盈偕出。鴛機及諸夫人送之。舟次鴛機出詩冊授壽姑。舟狹而殊潔。處兩人適有餘。二女入艙。壽姑乃以背向岸次而坐。避面。鴛機將撥觸而傾其鉛淚。取譏于姊氏也。顧常姑雖莊重有儀。不爲兒女瑣屑之態。然春山緊鎖。遙與岸上姑氏致意。時亦不勝淒然動歌驪之感矣。

平波瀾淼一葉扁舟。容與乎中流。輕颿柔櫓。其行甚駛。而自離別之人視之。則滿載黯然銷魂之意。蓬飄萍泛。到眼盡是愁根。雨片風絲。所織無非離恨。天下境逐心移之說。蓋至確矣。試以閱者之心理度之。壽姑其感喟當爲何若。天下有情之人。旣使之生同閭里。誼聯葭李矣。而又性情融合。才貌頡頏。玉雪交憐。雲錦互耀。是乃眞所謂一雙兩好。天生孤乃爲是人矣。迺必斬之以常聚。驚之以寇警。使不得不因此缺憾。以生無限之夢魂。顛倒若然。則相見無如不見矣。不見則情無由生。妾心古井。水波瀾永不起。亦詎不大佳。乃必與之以一見。一見不已。永之以暫時之把握。而延此後顧之無窮。長恨。

乃爲人。工愁善病之資。嗚呼。人當陷身情海之中。深思及此。寧有不咎上帝之板板者哉。然而壽姑之愁。又不特此也。寇氛果逼。強暴堪虞。弱女老親。煢然相弔。家旣無男丁。親屬之中。又止以鴛機一人爲最近。老母乃不以此娉娉孤雛。付諸堂堂男兒。將護之下。而乃催歸符急。如星火以匪亂之時。而深居重城之內。又甯爲計之得者。蓋壽姑此時。滿腔心緒。已力引鴛機爲平生依倚之人。於是時而念母時。而自憐軸轡上下之間。終篆一鴛機小影於心腑之間。力磨不去。

送君者自崖而返。而君亦自此遠矣。千古傷心之語。又何若此兩言者。覺江郎一篇別賦。猶爲浪費筆墨耳。鴛機惘然佇立。至天際遠帆入水平線之下。聞老母喚聲。始廢然返舍。返舍未逾時。卽辭阿母以倦憊自入室。掩關而臥。明日興居如常人。然神色若癡。有時背人自語。或吃吃作鸕鷀笑。母與之言。則應對如恒。不與之言。終日不言。有時篝燈疾書。所書皆狂草。迨後鴛機神少定。始自錄出之。乃小詞三首也。

賣花聲 憶別

絮雨點浮萍。簾外消魂。銅瓶。柴兒共溫存。樓下秋棠如醉。酒記得。朱唇。春恨細於

塵飄落芳樽。畫闌憶否倚闌人。小院苔痕留屐齒。夢斷無痕。
江雁一行斜暮雨。沉。霾。畫。齋。閒。却。玉。鴉。又。消。得。玉。人。留。粉。印。小。品。蓮。華。淺。醉。暈。流。
霞。偶。憶。還。差。銀。屏。樺。燭。一。回。嗟。祇。許。丹。鉛。評。小。艷。寄。與。些。些。

蝶戀花 別意

玉鴨煙銷寒惻惻。柳怨鶯聲。祇有簾波識。不信閒庭芳草色。春歸還把愁腸織。
入水釵光留未得。泥帶芹香。燕去空相憶。紅煞雕欄蟬鬢側。憑闌難覓柔荑迹。

第五章 連江馳羽檄 盡室隱村櫓

駕機既病莫能興。而亂耗之來。又日亟一日。獨居深念。既憂萑苻之擾。又叢離別之悲。
而咫尺山河。玉人消息。迺如隔蓬山。萬里中思。惻然其苦。蓋萬狀矣。村中間有自城市
歸者。悉攢眉蹙額。相與語匪勢披猖。大吏束手。符調俱窮。匪前鋒已迫縣治。縣主惶惶。
然日集城中紳士謀保守。顧習于晏安久。兵疲餉空。無肯爲效死者。不得已飛詳乞援。
而省中置若罔聞。待久未得確耗。今城中已人人解體。富有者咸率眷屬出城謀避矣。
又有人言。某鄉宦盡取宦囊金帛。掘地埋之。而以大扁載其姬妾。乘夜出城。某士人夙

號公正敢任事。今亦縮手。日督僕御爲自固計。且言匪果破城。在勢惟有降耳。以卵投石。徒自取敗。無益也。此風一布。而宵小乘間。已有暗通情款于匪者。謠詠紛起。一日數驚。而鴛鴦獨不得。始氏及二姑消息。終日書空咄咄。如坐針氈。乃請於母氏。遣僕星夜至城中探安否。僕才行而訛言乃益起。

鐵騎連雲白日暗。平明稍露如沙霰。一壁孤城托死生。田橫五百今安在。消息頻傳父老驚。空江刁斗夜無聲。石壕村里夫妻別。烽火連營直到城。嗟乎此何時。此何時。此非鴛鴦。冥念此日。城中居民恐慌之情。景與夫匪勢如潮之驟。而意中人方玉容無主。相向失聲時耶。傍晚鄰近居戶。聞耗往探。全息相告者。不絕于道。鴛鴦悵立階除。聞戶外譁傳。匪已合圍矣。城且閉矣。以城中居戶乘亂潛逃者衆。縣主雖知大勢已去。而人事不可不盡。目覩衆志瓦解。爭作鳥獸散。知破城之禍。乃不待至匪之斬關以入也。則急下令戒嚴。四門盡閉。挈殘兵登城而守。從此鄉處者爲驚弦之鳥。城居者爲遊釜之魚。固知旦暮之間。雖骨肉家人。各不自保。而城內外之交通。則先已絕矣。

鴛鴦略然喪氣而入。知僕去已緩。必將無及。視老母則雖力矯其張皇慌亂之容。而危

恐之象已見諸面。蓋母固明詩禮洞世務。非若小家婦女。聞變而手足失措者。以垂然暮之年。門祚旣衰。經持之苦尤倍于常。何幸而子旣成立。桑榆之境漸覺甘來。忽遭離亂。安能無動。又念母家單薄。正復相類。嫂氏早寡。二女復嬌弱。孤城內困其况味。又當如何。輾轉深念。憂來不絕。但微有一線之期望。或去僕行疾。尙及入城。庶少爲之將衛。或竟能偕行出城。亦未可知。然而軍事之變。速于星火。一刹那間。或更萬狀。此時城之存亡。且未可知。安能更逆料亂軍中一孤孀二弱女子哉。

日斜矣。沉山矣。晚靄絢繡橫天末矣。冥色蒼然。四合矣。燈上矣。鴛機此際。每經一分鐘。許心緒起落。乃幻爲萬千變態。持此以度此半日光陰。宜其乃若五十年之久也。但見時而循廊疾行。時而入室枯坐。時而展卷觀書。迺未終一頁。遽舍去。時而結束衣服。作若有遠行狀。擾擾不已。但此萬端擾擾之中。獨有一端永無更易者。則腦中深印一壽姑之影。玉容黯然而已。欲言未言。作求援狀。乃未嘗有俄頃之異也。

笙瓶沸。愁枯燈。煮夢無聊。銀箭偏永。更籌有限。虬龍未殘。漏滴而鴛機於腸迴百轉中。度此一宵矣。次晨消息。仍復杳然。鴛機亦已絕望。然以身處干戈擾攘之時。上有老母。

亦不得不隨衆亟亟爲自保計。意果得聞者當躬往一探之。正當指揮僕婦結束行裝時而一人揮汗至息自門次疾趨而入視之則昨所遣之僕歸也。鴛機卒見之驚喜交集。然又未稔消息果如何。慮其耗或惡故未敢猝詢。僕行路既憊喘息至不能語。但以手外指曰來矣來矣。諸母亦聞聲出視。又未及詰僕而門外人聲嘈雜。則舟子肩行李一女僕扶于夫人壽姑。媼姑隨其母後果闔家偕來也。嗚呼羣陰交剝而一陽生。鴛機此時喜可知矣。

諸于兩母相見各出不意。雖在患難中乃歡忭逾恒。鴛機尤心恟恟然莫自審其爲悲喜。僅能前與于母爲禮。後與二姑互視。既卽自出遣去舟子。安置行李。更呼人掃除二室。爲諸人下榻。地跋來報往爲狀甚勞。然而貌瘁神怡。諸于兩母譚甚歡。竟忘言頃間事。嗣諸母詢及之二姑乃爭舉別後情事以告。

初二姑之別。驚脰村而抵家也。道路藉藉風聲已甚不靖。于夫人一時昧於察理。遽召二女歸。旣念果亂事肇者城居乃益險。且于戈所之胡地不糜爛而况城池乃爲其目的物哉。至此則大悔。然已無及。二女固已歸矣。入門相見絮語之頃卽聞急遞入城告。

寇逼。乃大驚。鄰里紛紛遷徙。于家固素豐。一旦閭閻不靖。必及於禍。于母乃亦急謀出城避難。遣散僕人。止留一閹者。而自囊細軟。作僕婦粧。偕一老嫗。將二女。宵行出西郊。買舟以抵此。諸僕之來也。固已在閉城令之後。蓋後于母之出一日。已全城戒嚴。及歸。乃值于母等于途也。人生離合悲歡之事。如春日遊絲。隨風盪漾。初無一定之向。亦若天公故示其狡猾者。然層陰之後。繼以晴明。雷雨縱橫。迺不轉瞬而杲。杲日出。鴛鴦初墮情場。卽經此一番波折。宜若怨天尤人。謂彼情之一字。實天以爲鍛鍊之洪鑪。入其中者。盪氣回腸。不可自止。而畢生精氣銷磨至盡。當自遏抑。永永不更墮落。乃揆之鴛鴦機心。緒則殊不然。不特不謂天之設狡猾以苦我。乃轉謂是塵塵小劫。實天所以玉予於成。蓋綺障旣深。固不自悔。抑若此潢池盜弄之來。亦爲情場關合之鎖鑰矣。

賓客旣集。諸夫人乃暫置寇警于不問。躬自治具爲款。以敘其親戚情話之樂。晚餐旣罷。淪茗閒譚。蓋二夫人亦契闊久。且鬢各霜矣。數年情話。敘之乃彌雋。永于夫人忽歎曰。妹晚景良佳。我乃不如諸夫人笑曰。嫂氏大謙。彼亭亭姊妹。花冰雪。爲腸瓊玉。照眼乃謂不足。以爲嫂氏桑榆之樂耶。所微欠者。宗嗣一節。然此亦無大害。他日嫦姑或壽。

姑相攸得如意。郎半子承歡。勝生得忤逆兒。快牛破車者多矣。于夫人亦笑曰。妹子語亦有理。顧我老病。後顧有限時矣。阿嫦雖長厚。而不諳俗務。阿壽尤愁跳。一家諸務。悉蠅集于老朽之肩。甯有卸時耶。安得如鴛哥。讀書既敏。聲名乃出翰苑。上蜚騰。在指顧間。又終日依依承歡如女兒。妹子大福。終非愚嫂所能幾也。又微嘆曰。我輩數十年生長盛平。今各垂老。乃復爲避難人。不識此番亂事。能卽平復否。于夫人亦微嘆。顧視娣姑。侍坐凝聽。亭亭不語。壽姑則與鴛機據案坐。方爲馬弔之戲。壽姑手捉子。凝思不已。長裙綈地。蓮靴微露。時聞弓弓以靴尖抵地之聲。知其用心苦也。鴛機則以指指界道。若示壽姑。而口中方微語曰。我別妹日日誦妹所集詩之第三首。妹亦能憶及之否。壽姑垂落子。聞鴛機言。斗憶澈骨相思之句。頗復大絳。手中子不期自落于界線之上。諸母睨視娣姑。心愛其端靜。笑謂于夫人曰。我視二姑。咸佳品。而娣姑尤莊麗。可人意。于夫人笑曰。妹既垂愛。曷勿爲留意。一壻得如鴛哥者。老身心願足矣。娣姑頰亦絳。亭亭起。自坐間。而壽姑適亦推局起。嚶甯曰。罷矣。遂相偕同入。二母尋亦各歸寢。鴛機既歸。寢心仍輾轉不甯。念天下老年人之性情愛好。乃與年少者迥殊。至可異也。

目注孤檠。光漸微黯。而腦中尙軸轡不已。至于燈滅。眉月上窗。虛室生白。猶未入夢。

第六章

探丸搜保社

結侶竄茅房

壽姑于天未辨色時卽起。容色略瘁。而雙眸之眇微黃。起知其終夕未得闔眼也。視姊氏香夢沉酣。鬢雲如幄。張滿枕上一彎玉臂。露裘外白膩。無倫而吹氣如蘭。知其夢中方遇愜意事。以輔頰間微微展笑。迺不類平日端凝之態。壽姑之視娣姑。平日間本極同懷之愛。往往以其姊之喜怒爲喜怒。娣姑尤極撫覆之。蓋此二人生長璇闈。初未嘗以外界之客感侵蝕其骨肉天然之愛情。顧于此日。壽姑乃別有所感。凝睇娣姑。久久無言。娣姑夢醒。張目視室中。朝暾已上。顧壽姑曰。妹起胡夙。連日奔波。乃不疲耶。則亦起坐視壽姑。悄然如有所思。爲狀乃大類前日擲果之晨。心大詫以妹氏平日在家頗活潑。老母常呵其愁跳。顧一至鶯脰村。頓沉寂如老成人。時時沉思。獨往。類有心事。則又何故。且思且整衣下牀盥洗之。頃壽姑亦殊沉默。比臨鏡晨粧復時。時回眸微睇阿姊不已。

匪勢旣成。宵小因緣劫掠。幾於黃巾遍地。殺人越貨。日有所聞。初僅近城。繼而漸支漸

蔓及於村舍。且匪以攻城破後。戶口流亡。不足償其欲。迺亦分支焚掠。隣近鄉鎮。而鄉居之有資產婦女者。尤惴焉不自保。鴛機知家居雖好。已爲纖兒撞壞。則太息不已。閭者老王。晨起方與人譚鄰村被禍事。乃無意間。一爲于夫人所聞。於是大驚。語諸夫人。復捫擋將爲遠逃計。諸夫人雖不忍棄此一片乾淨土。然以奇禍飛來。亦復不能不預爲之計。鴛機憤謂橫流遍地。去將安之。不如集村衆圖自守。猶庶幾保全。一二語雖激切。出語同村相識。無有應者。卽二母亦不之聽。但日皇皇爲遷徙計。

日向午。村民奔走相告。語言城破矣。縣主棄城而遁。兵弁盡棄械言降。城中烽火澈天。則賊之肆屠掠也。尤有扶殘攜幼自城中逃至村者。紛攘喧呶。間以婦女之悲號。村人乃益心力全墮。未幾。來賊騎十餘。爲首者衣短後之衣。黑帕蒙首。狀如胡人。厲聲責村衆。以村中年老足表率者數輩來與語。村老既至。賊首責令村須納穀若干。馬牛若干。子女玉帛若干。來則貸爾合村命。不則縱吾兒郎輩屠殺。必盡勿悔。約以明日復來踐約。苟有一不如命者。村血成渠矣。語已。厲色示以猛武。始縱騎去。

當村老面賊騎之時。婦姑方助二老人治事。蹀躞甚劬。鴛機出探得耗。急歸。見壽姑立

庭中矯首外盼。覩鴛鴦倉卒訊曰。事如何矣。鴛鴦強笑。且行。且語曰。妹勿憂。事尙無大礙。賊方與我村訂約。衛我村耳。今我且報二老。今二老又安在者。語時已入室。則覩娣姑。手挾衣囊等物。方一一填之於篋。聞鴛鴦言。仰應之曰。姑氏與吾母方在內室收拾一切。哥又何語。鴛鴦聞言。且不答。所問停足視娣姑。娣姑摒擋則笑曰。大妹真幹才。瑣瑣事。此乃不爲煩。我視妹他日大足持家也。鴛鴦此言。本以慰娣姑之勞。未及細審言外之意。正復大有含蓄。壽姑時已隨行入室。聞言則熟視鴛鴦。與娣姑二人而笑。鴛鴦機知旨。卽易辭曰。我且往面老人。翩然遂入。於是室中僅二女在。娣姑治事如恒。然不復以面向其妹。似微有羞意。壽姑曰。姊意此村果不可居乎。娣姑以目視窗外。應之曰。然。壽姑曰。然則姊意以何往爲善。娣姑提篋置案上。俯首視其鑰。曰。我乃未知。壽姑曰。姊意二老人之意亦如是乎。娣姑忽回面向其妹。以目微睨之。旋復下其睫。卽曰。妹意何指。壽姑笑曰。我謂離此他往。二老人之意果不以爲忤乎。初無他意。娣胡爲索解不得。娣姑亦笑曰。良然。此行正以二老之意。妹復何慮。壽姑曰。如是我輩又將賃村。作遊山婦女狀矣。乃姊妹相視一笑而罷。

約不克踐矣。賊大怒，以騎來圍村矣。以區區鶯脰村數十戶之衆，而應賊無厭之誅求，力不足舉。極三五鄉老之力，思輸款以衛其村，終於無濟。夜既過午，賊知村中人不復踐約，遂以兵戈相見。當是之時，村民明知禍及而不虞其若是之速也。遂不設備。賊破扉揭第而入，村中數十家居留者，半迺一遭其蹂躪，嗟乎落花流水，清景猶異人間。打鴨驚鴛，濁世安逢樂土？至是而鴛機一家乃不堪設想矣。

鴛機家聞警，自夢中驚起，猶幸夙爲之備。臨事尙不致無措。鴛機有僕二，僕婦一小婢，一卽垂絲也。于氏之來，則祇隨一老嫗。鴛機自將老母，行背衣包，一垂絲則隨二姑。于母亦倉皇偕老嫗同出，餘僕悉命之守舍。昏黑中，顛躓而前，才出大門數武，則村中焚殺之聲大起。行旣倉卒，初未擇向。諸母之意，則投五兒子村。村去鶯脰村可二十餘里，村中于氏諸夫人之同族也。有一弟一姪存，意問途無近於此，則姑投之。于夫人素怯，則寒戰不可已。幸二女力扶之，不然顛矣。諸人出僻徑行，仰視天上，明星爛然，村間多田隴禾長，可隱人。幸免攔截，然回首前村，則人馬喧闐，刀槩聲盈耳。幾處房屋已著火，村民號哭奔避之聲，亦歷歷可聞。不禁毛戴行可，更數十武而禍作矣。

初賊憾村人之背約。計必盡屠村人而後止。其來也分兩隊。從東西村口入。諸宅乃居村之西偏。初之幸免者。賊西隊少緩。未至也。及行至村口。而賊隊乃迎面至。賊軍可數百多馬隊。疾駛而來。見諸氏衆大呼。卽之。諸氏衆皆婦女。震越亡魂。獨鴛機以手挾老母向麥田中力竄。鴛機此時止知有老母在。餘人悉不復能顧矣。乃未數武復逢一伏賊。以刃背驟擊。鴛機腦。鴛機遂立暈。後事不復能知之矣。

夜越三更。涼露滴面。鴛機始醒。則覺有人坐己身畔。而哭淚珠滴鴛機面。涼乃同露華也。鴛機驚曰。誰何。殆母耶。聞其人微應曰。妹在此。姑氏不知何往矣。言已哭聲復縱。鴛機大驚。瞿然力疾而起。視之。則壽姑也。玉容狼藉。都是淚痕。衣爲泥污。殆滿狼狽極矣。鴛機曰。妹乃在此。餘人殆皆散失乎。然吾母復何堪者。言次亦泣。壽姑曰。我見賊來。懼爲賊得。則急竄。隱身亂石之畔。乃幸不爲賊見。聞人馬聲嘈雜。逾半時許。始盡去。我時驚悸幾死。不復能憶諸人何向。殆賊去。神志少蘇。始匍匐自石次出。行數武。絆一物而顛起。視則哥臥於此。吾又大震。以爲哥……語至此。咄然而止。鴛機無語。徐太息力起立。謂壽姑曰。今已矣。合家避難。今乃剩我兩人。我不能護持老母及姪氏。此責胡能自

道。

大雨之後。雖啓微晴。而殷雷競競。尙足以生人懷烈。鴛機望村中。餘火未息。殺氣四漫。賊旣得手。歡騰之聲外徹。乃急謂壽姑曰。妹且起。果尙能行者。當以速行爲佳。乃力攜壽姑。手急行。鴛機當顛沛急遽之際。不得不少軼禮法。而壽姑亦不期以手授之。相將行矣。

二人且行且語。鴛機亟欲覓得母氏及餘人。計姑向五兒子村行。果不誤者。或可相值於道。壽姑則念母氏老邁多疾。經此顛頓。必致不堪。雖素心攜手。傾譚並行。苟在平時。必且以爲平生之至快。今日則殊悒悒。不歡。鴛機旣受傷痕。亦殊罷不自聊。顧視壽姑。香汗淫淫。已透重衿。雖力自遏。制不呻然。蓮靴窄窄。漸遲重。不能舉。鴛機計程尙須二十里許。知一時必不能達。則微語壽姑曰。妹罷。盍少休。黎明而行。不遲也。且姪氏及母當自能安抵五兒子村。妹可勿憂。嗟乎。鴛機言此。蓋茹苦至矣。以此時尋母之心。急於弦矢。而顧能爲此無聊慰藉之言。蓋視壽姑困極意良。不忍壽姑雖力搖其首。示非困然。以其外象卜之。亦足知其爲誣壽姑此時固足不能前矣。

離鶯。脰村已十餘里。曠野荒茫。中乃有三間老屋。跛倚風中。而紙窗已破。燈光尙漏窗外。此不可謂非天所以福此二人也。鴛機叩戶良久。應門者爲一老農婦。初見男女二人。駢立。愕然不卽納。迨細詰知爲避難故。又老農婦曾一至鶯脰村。知村固有諸氏。始肅客入。支折脚鐺。煮水飲客。二人罷極。壽姑才入室。乃覺如履洞天。視破屋中無在而非。樂土雖野。風破窗而入。亦覺奇暖。不可當。坐次已向壁而仰。鴛機尙與農婦譚遇盜事。然未幾亦伏几假寐。恍惚中聞壽姑嚙語。言以一身依倚鴛哥爲狀。樂也。

第七章

孟里經三徙。

樊樓又一廂。

秋夜本長。深居繡闥者。錦茵重帳。細數更籌。時恨其夜色之不遽盡。迺經此奔走顛連。艱苦備嘗。憊而得息之頃。又若天特故縮其時。草草中東天發曉。已作魚肚白色。壽姑此時醒矣。倚壁欠伸。星眸惺忪。四顧而愕。見鴛機以肱枕首伏窗。前破几之上。首當窗。已不冠。亂髮受窗風四披。覆其額。身畔衣包尙在。自顧乃空無所有。以盡細軟悉付老嫗司之一身。乃不挾一長物。幸五兒子村。距此非遙。不然殆矣。時則隔室老農婦亦披衣而起。摩挲倦眼。作呵欠聲。推門入曰。客宜醒。天色明當上道矣。我家乃無一物足款。

客者奈何。壽姑謝曰：姥何言。蒙收留暫憩，已爲非分之福。胡敢復當款待。且我方欲詢姥。此去五兒子村，尚有幾里。老婦搖首曰：路本非遙，可九里強耳。然以我卜之，客殆不易往。壽姑張目曰：何也。語次，則諦視老婦之狀貌，以昨夜倉皇之間，且室暗燈微，不暇細審也。視老婦年可五六十許，髮鬢而面皺，奇醜乃不復類人。衣尤縑縷，百結無一完。壽姑生長城市，初未見此鄉間貧老之婦狀。乃大似羅刹，則心亦微震，不由而生其速離此間之心。卽以手微推，鴛機之肱，使醒。尙續問曰：姥姥言我迺不解。旣距是間頗近，行胡爲不達。老婦曰：嗟乎！姑娘胡知。寇四出擄掠，非一日矣。鄰縣治數十里鄉鎮，殆鮮有免者。我家兒子大強壯，本爲城中某宅作傭，茲亦以匪來故，盡室出奔。我兒子乃不審焉往，亦不復家來視我。昨聞鄰村老五言：我家兒子亦入夥矣。姑娘試思：本鄉人皆從賊，又何處不可往。劫掠者，五兒子村固有富戶，尤當爲賊所垂涎。已而曰：相公醒耶。天明矣。我方與姑娘譚，乃忘醒相公。此時鴛機已霍然而起。謂老婦曰：謝姥姥。今吾輩當首途矣。苟得一日之平安者，必當有以報姥惠。然姥頃固何語得弗謂五兒子村亦有警耶。我意必無其事，則面壽姑曰：今妹可勿憂行矣。遂與老嫗爲禮，拔關出。老婦閉

門之頃。猶聞其喃喃自語曰。賊固可爲我家兒子大強壯也。

旭日載途。林木如沐。曉行之景。至可入畫。駕機科頭不冠。衣履盡泥。污背荷而行。壽姑則從諸後。裙角襟邊亦縐痕狼藉。兩人。不期自顧而笑。半夜之間。所歷乃如一夢也。野行至幽峭。行人幾絕。壽姑聞老嫗言。心怔怔不自聊。念夜間情景。至可怖絕。設更履險地者。當奈何。老母姑氏亂中相失。倘果咸赴五兒子村者。尙得團聚。設有一不測者。又當奈何。駕哥本將姑氏而行。乃以遇賊一擊。暈踣於地。已身匿石後。幸不爲賊得。賊去。四顧親屬。乃無一人。以娉婷弱質。行野田霜露之中。在勢亦可以遇強暴。乃若天留駕機。使將護已。又似不得不謂之幸。如是。憧憧思維。容乃益沉寂。駕機曰。妹胡思留意石躡。妹履矣。壽姑前答曰。我無思。我思老嫗之言。必不……駕機急曰。必不中。壽姑曰。然必不中也。

田隴之間。時有小溪。田夫當耕耘之時。以桔槔取水。灌浸田禾。時則天寒水淺。亂石磷磷。激急湍。作聲細草蒙茸。覆岸次狀至娟秀可愛。兩岸相距可丈有奇。駕機行至是。四覓石梁。乃不可得。顧壽姑已顧躡泥淤中。履附泥土已垂。欲脫乃曰。妹此間乃無橋梁。

可繞隄行也。壽姑無語。從鴛機行。於是可百步許。終不得石梁。壽姑惶急曰。鴛哥休矣。此去五兒子村尚當幾里。茲乃繞行覓渡。爲時不更暮耶。鴛機笑曰。若然當奈何。妹詎能。亮水渡耶。壽姑顰蹙相向。無策已而。鴛機笑曰。得之矣。我當去履而涉。水淺當可行也。顧妹何能者。惟有我負若耳。遭此亂離。亦復急何能擇。妹當不以爲褻。壽姑驟聆是言。頗大絳欲拒之。然再四思維。實無能得一策。欲坐以待渡。或繞岸更覓石梁。則爲時已促。不知母氏諸人果狀何若。心焦灼幾欲自焚。沉思刻許。不得已亦領首示諾。鴛機於是去履實諸衣包中。然以文人初不習此。亦殊羞赧。復曳衣裾以帶束之於腰際。結束既已。至水次。將涉回首欲呼壽姑。乃吃吃不能吐。則亦自笑。壽姑無言徐行近鴛機。以手授鴛機。然嬌羞至於無地矣。幸地荒悄。四顧無人。鴛機乃逕擁壽姑而涉。以狀言之。初不類負半爲攜。半爲抱也。

既行過小溪。鴛機始據地而坐。拭足進履。壽姑背立目注溪次。胸際殊忐忑。不可言狀。視鴛機整衣已。始相將俱行。壽姑雖以閨女遭茲艱頓。受苦皆非閨女所能禁。然以身依鴛機而行。視此文弱儒生。乃殊料料有丈夫氣。心微平貼。心房四塞。陰慘之氣。惟餘

此一絲陽光以燭照前途亦不甚覺其罷。鴛機復能於百無聊賴之中出慰藉之言。此言在鴛機爲佯歡強笑出之至艱而壽姑一聆其語則若奇寒之中錫以輕裘而膽力亦不期而自壯。行次微見天際遠樹黏雲一帶村落屋瓦鱗鱗已現於林木之隙。鴛機以手指曰壽妹五兒子村近矣而壽姑忽若有所觸乃凝視足幾至於不前。嗟乎昔人詩曰近鄉情轉怯不敢問來人壽姑此時乃正有同感也。宵來奔波所不憚艱者惟存此一線希望謂至五兒子村者必將見吾母吾姑氏吾姊以及僕婦及垂絲一一皆見重爲團圓歡樂之家庭而二老白髮盈顙坐而笑語吾姊則仍以手支頤外望盼我輩之來。百凡無變惟易鶯脰村而五兒子村耳。此玉人腦際方虛構此一幅家庭行樂之圖不審禍變之來乃不可以想像而得設一旦至其地而所得乃悉不如所期則此後又何堪設想壽姑腦中爲此反射之思想所激乃至不敢以面向前路足益慙懣不勝舉。前此怨路脩者至此將轉自怨其行之疾矣。

行行重行行遠黏天際之五兒子村乃漸漸近而卽人矣。未至村半里許一谿橫亘小橋流水草樹翳翳清景至可入目一垂髫女子髮披其頸方行過橋壽姑俯首乃不

之觀。驚機忽大張其目。如遇鬼物。疾呼曰。此非垂絲耶。嗟乎。我幸矣。語未既。已力奔。壽姑聞聲。驚視亦顛頓。隨諸後。口中微呼曰。天乎。我母必得救。此果垂絲也。橋上女郎聞呼。亦驚視三人。覲面幾疑爲夢。驚機不暇他語。卽曰。主母如何者。趣語我。趣語我。垂絲乃含涕。一一告驚機。以別後事。以下所書皆垂絲語也。

主母既見賊以刃擊公子。遂大怒。訾賊。賊乃若弗聞。惟曳主母。將解主母衣。搜珍物。主母斥之曰。若曹毋無禮。我讀書人婦也。素明大義。今日能以命與若曹。不能許若曹。以一指近我也。賊大怒。復以刃擊主母。主母亦暈。踣婢子方自賊叢中逃生出。昏黑中見主母伏草間。力曳乃不能起。嗣大姑姑亦奔至。乃共扶主母起。主母始微醒。能呻。而于家老夫人亦扶老嫗喘息行。相值於道。時旣受巨驚。又虞賊復來。覓急不暇顧。幸婢子生長是間。幸得就附近人家。覓得竹牀二。雇村民之未逃者。舁主母及于夫人以行。擡擡中。竟不憶公子及二姑姑未至也。黎明抵此。主母始醒。大怒責婢子。謂不應遺二姑姑及公子弗顧。今方雇此間人之有膽者。至驚脰村。覓公子及二姑姑。而公子及二姑姑乃遠矣。

駕機偕壽姑上行。且聽垂絲語。不覺已入村。未幾。遂至其舅氏之宅。舅爲諸夫人之從弟。而于夫人之叔也。名衍。字伯英。年老而鰥。一子曰喜。郎才舞勺。見戚串至。則大驚喜。駕機升堂拜母。復與于夫人娣姑相見。皆淒咽。幾失聲。舅人飭僕婦掃室以處。諸人於是諸人遂暫棲止。驚風駭浪。後必有明波如鏡。布颿紆徐。棹乎中流之時。山川奇險。峯巒刺天。數里之外。乃有平原曠衍。以紓其勢。吾書至此。亦將與閱者以少休矣。

顧天下事。乃輒出乎人意之外。諸人方居五兒子村三日。而訛言又起。賊氛復逼于伯英。乃與二夫人商。謂近村皆爲賊境。屢遷終不寧謐。乃不若出境。至別縣。庶足少休喘息。二夫人然之。乃定以詰旦治任。

第八章

庶改梁鴻賃

機仍織女囊

自五兒子村至鄰治虞山爲程可百里。強水程則三日可至。較陸行爲少迂。于諸兩氏既定議。遂以翌晨出發。雇村舩二。以一舩處伯英父子及僕婦等。一舩稍廣。則于諸兩母二女及駕機。顧舟長僅二丈有奇。列艙二。以板窓隔之。二女處後艙。兩母及駕機則居前艙。垂絲無臥處。乃就蓬底數尺地展臥具。而以葦席覆之。湫隘極矣。顧在難中。亦

卽不計位置既定。舟子移行李下艚。幸二氏細軟。乃未爲賊劫。旅資初不憂乏。二女以旅行。改膏沐。不施衣。皆荆布。婦姑長日勞劬。治事容已消。瘦然尙自支。壽姑則顛。顛尤甚。目眶微陷。兩頰徐褪。其絳狀如患作。然自鴛機目中視之。則謂美。乃逾昔潮訊。旣至。衆皆下艚。伯英猶在室。勾當一切。待久乃至。舟遂發。于夫人本老邁。遭亂後。尤不堪其劬。顧在奔波之頃。尙不自覺。旣出險。安居數日。疾乃大作。且所處隘甚。諸人皆不習水行。而舟行葦蕩中。谿流旣淺。益多傾側。諸人皆大量。嘔吐不止。獨鴛機尙力支從。伯英處假得書數卷。舟中讀以自遣。

日向午。舟行才十許里。以河水旣淺。風復不利。舟子二人。以一司楫。其一則挽纜牽舟而行。邪許至艱。過午。天色忽變。細雨徐作。風復緊。舟子衣盡濕。然猶力前。比時舟已入葦蕩深處。蘆長過人。力摩船窗而過。日復黯。舟中乃昏。不辨人鴛機亦遂廢書不復讀。兀坐如石人。視姪氏擁被而臥。時時作微呻。母氏尙力自支。厲然雙眸不期自合。以首觸船壁。適然驚醒。旋亦復睡。天下以老年人處是顛沛之境。爲狀至可悲也。後艙二女亦寂無聲。息鴛機自板窗開處視之。婦姑方治針線。壽姑則以首面船窗。不悉何思。鴛

機。自。後。望。之。乃。不。能。見。其。面。未。幾。天。日。漸。漏。則。舟。已。出。葦。蕩。河。身。亦。較。前。爲。廣。細。雨。瀟。瀟。仍。洒。舟。板。作。聲。而。陰。雲。則。漸。開。朗。鴛。機。推。窗。外。望。不。期。適。面。壽。姑。亦。方。以。目。睇。水。微。露。半。面。窗。外。於。是。彼。此。對。視。不。期。各。爲。一。笑。嗟。乎。此。一。笑。也。在。此。際。爲。破。天。荒。矣。

是。夕。舟。至。若。塘。鎮。遂。泊。焉。伯。英。自。登。陸。購。食。品。及。雜。物。鴛。機。舟。中。亦。治。晚。餐。舟。既。偃。側。無。几。案。則。以。簠。簋。陳。艚。板。圍。坐。進。飯。飯。時。乃。至。甘。芳。壽。姑。坐。處。置。飯。一。巨。盂。鴛。機。飯。已。更。盛。而。坐。處。較。遠。壽。姑。遂。接。食。器。代。盛。以。飯。與。鴛。機。授。受。間。脈。脈。含。情。鴛。機。則。以。爲。極。平。生。之。樂。也。飯。已。垂。絲。徹。器。授。舟。子。助。舟。子。洗。滌。二。女。遂。歸。後。艚。鴛。機。出。艚。至。船。首。立。而。遠。眺。間。隔。舟。與。伯。英。閒。語。未。幾。亦。入。艚。則。二。母。已。臥。鴛。機。臥。次。轉。側。不。復。成。寐。遂。成。小。詩。

轉。側。荒。江。漏。點。殘。遠。山。眉。黛。太。無。端。共。眠。一。舸。聽。秋。雨。小。簾。輕。衾。各。自。寒。

次。日。晨。舟。復。前。發。而。于。母。忽。病。甚。不。能。起。以。于。母。本。患。痰。喘。之。症。舟。中。沉。頓。又。困。風。寒。乃。益。以。寒。熱。遂。不。能。支。諸。母。大。憂。舟。行。僻。地。既。無。從。得。醫。藥。而。轉。側。需。人。尤。形。不。便。乃。請。於。伯。英。以。鴛。機。移。居。伯。英。舟。便。二。女。侍。疾。鴛。機。既。移。去。二。女。遂。移。處。前。艚。而。以。諸。母。

處後艚。易處既已。二舟始發。踰天。踏地之中。又益以病。母呻吟。二女至是。蓋備諸艱苦矣。是夕。泊停河。亦兩縣間一小鎮。居民既稀。亦不成市廛。仍可云一村落而已。舟既下碇。駕機乃偕伯英同登。覓藥肆。乃遍覓不可得。無聊而返。嗣用村民言。就一賃廡懸壺者。得藥數種。歸授二女。煎以飲于母。顧亦殊不效。而舟於次日抵虞山矣。

虞山者。東南之大縣。繁盛稱是。駕機等既至是。遂入客邸。暫寓。顧寓舍在繁麗之區。旅客常滿。舟至已晚。而于母復病。遣僕索輿。輿至始行。至則竟不得屋以居。幸伯英與肆人熟。商始得數椽之地。以棲此衆。伯英言。將宿戚串家。就便覓屋。遂辭去。駕機視室止尋尺。而木榻二具。卓椅數事。外無長物。諸母乃命以一榻處于母。一榻臥二女。飭駕機就地下宿。餘悉臥廡下。而諸母則與二女同榻焉。旅行況味。固爲男子所深諳。迺天降厥凶。災及深閨之內。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遲明壽姑先醒。視病母酣睡。鼻息亦勻。心微甯貼。乃披衣下榻。次而駕機臥。乃近門。次薄衾微墮。露其衣角。知其和衣眠也。而睡次容色轉和。時時若與人微笑。不禁以手近之。爲掖被。後胸際。駕機已覺。張目見爲壽姑。仍以一笑報之。而壽姑已媿不可仰。仍歸。

榻次覆衾而睡良久。諸人始皆醒。則俱起。趣垂絲傳餐。而匆匆間。伯英亦至。言已賃得一屋。足以宅嫂氏及老姊。于諸人衆皆大喜。遂復摒擋移家矣。

宅在城之東隅。在繁盛中。爲較偏靜。樓居明淨。堂室井井。兩氏之人皆大喜過望。然有一事微忤者。則于母之病日就沉綿。殆將不起。而壽姑一生厄運。亦於是乎肇端。蓋移居後之第五日夜餐既罷。二女坐于母榻前。諸夫人鴛機亦至室問疾。壽姑以一手入衾爲母按摩。娣姑則坐案次以指微近藥碗試其溫度。室中悄然無聲。四人顏色皆蹙然不樂。良久。于夫人發聲曰。阿壽。汝姑氏安在。壽姑方欲應。諸夫人已移坐近牀前曰。妹在此。嫂欲何索。于夫人喘息發爲斷續之言曰。妹老病之身。今已矣。我以衰朽餘齡。死復何恨。況遭此離亂。尤爲促死之具耶。顧身後將以二妮子累妹。奈何。曾憶鶯脰村中一夕語。妹已忘之否。語至此。痰復上壅。良久曰。果有不測者。當以鴛郎婿阿娣妹幸弗忘。一諾諸夫人點首應之。不禁淚續續落。于夫人語後。似心事已宣。轉形安謐。昏然沉眠矣。室中二女及鴛機皆俯首各以目注地。久久無語。

第九章

末緣通叩叩

祇自覺張張

次日于母病遂大漸。二女日啜泣。不知所爲。諸夫人則皇皇料量後事。奔難之餘。益以凶喪困悴。都無人色。客居又寡戚屬。惟伯英日來寓襄理一切。鴛機長日躑躅如患風狂。偶至內室。見姪氏一息僅屬。壽姑坐於牀。次淚珠時溢。鮫綃婦姑則檢點醫藥。安置衾簣。忍淚從事。相顧無語。心輒如割。不能少駐。則自出就外舍。據牀而坐。太息不已。時已垂晚。四壁皆黯。鴛機亦不呼燭。以此時心緒沸騰。殆忘其候。忽聞隔室老母與伯英語聲頗低。細聽始辨。聞伯英曰。病已矣。醫生皆束手。辭不能爲力。頃診視之王醫語我。嫂氏年壽已屆。如燭已見跋。自歸寂滅。非人力所能爲也。奈何。則聞老母聲枯而澀。曰。果不起者。亦天命。但遭此鞠凶。客中草草。安能備禮。嫂氏一生安享。從無不特意事。臨終乃至此耶。卽如衣衾棺槨之費。頃詢之婦姑。言尙無出。誠如是。非變賣細軟珍飾。不足了事。後此將恃何支拄。家鄉亂未平。此地又無戚屬。則誠奈何。又聞伯英咨嗟聲。老母掩泣聲。鴛機聞之。直如心胞中驟受巨弩。佇立如癡。心念我兩家今日乃一寒至此。耶至人死。無以爲殮。此胡可者。著者曰。嗟乎。鴛機汝慮晚也。以鴛機生長慈母蔭覆之下。生平未識家室之艱。故於亂離奔走之頃。但念二老暮年。璇閨弱質。以行役爲苦。

至於錢之一字。初不屑意。茲聞隔室密語。乃恍然於人生喜怒哀樂之外。別有此物。操其榮枯軒輊之權。

鴛機於是低首尋思。續續不已。聞隔室語音漸寂。知老母及伯英都已他去。又念老母苦矣。恨己初無理財之能。爲堂上少紓憂患。則復不敢出面。衆人患坐視各人。一籌莫展。淚眼相看之時。益當無以自聊。正於此時。忽覩門外一人。翩然掩入。以手拭眵。淚光巖然。審其面則壽姑也。鴛機愕然而起。欲言又止之。頃壽姑已嗚咽而泣。鴛機曰。妹且勿哭。今矜氏何如者。壽姑以巾掩口力止。其悲戰聲曰。妹今已矣。言次氣咽不能自續。鴛機急曰。妹何言。縱言之。今若此。我心糜碎矣。壽姑曰。頃醫生來視我。母顰眉。他顧與伯英叔作目語相偕而出。妹心疑之。潛尾之出。至客坐。伯英叔趣醫生下藥。醫生顧微笑。謂伯英叔曰。公亦解人。此病復何須醫藥。伯英叔固強之。醫生不顧遜謝。自去。妹心知不吉。氣抑不自聊。乃出至庭。次舒散。我悲復入。經客室門外。聞姑氏與伯英叔語。妹復止潛聽之。語至此。復大哭曰。今我家毀矣。我家毀而妹身亦隨之俱毀。哥謂我聞此消息後。將奈何者。鴛機聞而大驚。知頃老母之言必已盡入壽姑之耳。此等惡消息。以

男子當之。尙憂心如焚。仰屋無計。更何堪使弱女子知之。徒戕其生。顧已無計。則惟強慰藉之。曰。妹且自寬。他事有我母及我在。必弗使妹難堪。妹當知此天意也。人力烏能與抗。壽姑頓足曰。哥尙未知我家之產盡矣。曩見我姊與姑氏語間。及財政。妹尙惓然以爲事固與常日無少變。距家鄉近。不患無供。故忽視之不聽。今茲乃知我實大愚。我家遭難矣。家財一切不能取携。頃姑氏言。乃謂我母身後事尙無着。哥試思此。胡可者。駕機曰。然則妹當已盡聆頃者我母與伯英叔之言矣。我亦自恨生處安順。懵不知世務。無一策以甦此困。奈何。壽姑忽不語。以手自探其襟。摸索良久。出紫羅囊一。啓囊則中貯珠鈿一。赤金條脫二。授駕機曰。哥試視此物。何如者。駕機就視。珠光燦然。珍物也。曰。妹出此胡爲。壽姑曰。此老母所賜避難時。姊氏勸珍藏之。妹乃貯以囊。繫之襯衣之次。茲事急。不以易錢。又安用者。然苟以授之姊氏及姑母。必以恐傷妹心。不之欲。妹故以授哥。哥趣爲我出易錢。苟得錢歸。當言假之友人。勿言妹氏物也。駕機尙欲有言。壽姑揮之以手曰。哥勿復多慮。從妹言行之。今我當入視老母。言已掩淚匆匆入。駕機旣受物。心皇惑不自主。繼念已諾壽姑矣。不可負其意。則逕懷物自出道中。蹀躞

思維念可以質錢者計惟、有典肆。然特聞諸人言、固未審典肆爲狀何若。徬徨中忽覩、
罕堵巨書質字。卽亦逕入。幸乃不誤。旣質物得百餘金。鴛機亦不計其爲值當否。懷之、
以歸。頓憶自居此間、未嘗有一朋舊造門。己亦從無出門酬酢之事。且與老母言。亦未、
語及有故人居此。苟母詢以金從何得者。將若何以應。思極至於汗溢。若負大愆。趑趄、
入門。卽見老母引領外望。以于母此時已垂絕復蘇。宅中人大皇亂。諸夫人覓鴛機。乃、
不之得。心急遽且怒。見鴛機入。卽厲聲責之曰。若何往。家中事如此。乃閒行耶。鴛機初、
面母。心已趑然。聞語益嗒然不能答。旣乃極力言曰。往假貲耳。母曰。假貲胡爲。且假之、
誰氏。鴛機囁嚅曰。我頃隔室聞母與伯英叔言。知母患無資。故往假之。友人母無語而、
垂絲奔出。言于夫人。氣絕矣。

時則天寒月黑。萬籟皆寂。帳中殮殍之。于夫人遂撒手。捨其二女。一瞑不視而逝。諸夫、
人率鴛機。又請伯英助理。經紀其喪。暮年感逝。彌復洄瀾。貧困憂患之中。益以勞瘁。幾、
亦臥牀成疾。二女哀毀。自不待言。然逝者之一生已成。過去生者境遇種種。方在未來、
二女長爲鮮民。而一生獨立之境遇。乃方開始。吾書遂之亦另闢一境矣。

距于母喪後可月許。兩家含哀悼外。無他事足紀。離鄉避地。弔問亦絕。諸夫人以居舍逼仄。擇日權厝于母之柩於鄰近之某寺。二女居喪成服。日惟哭泣。一切悉稟承諸母而行。娣姑尙能強自慰抑。從諸夫人後。出理家政。壽姑哀極。惘惘如癡。面人時尙不甚恣哭。兀坐垂淚而已。一歸私處。不復能自持。人見壽姑起。每遲而目盡腫。知其無人處。日日以眼淚洗面。已成習慣。亦不甚以爲異。獨有一端。自駕機目中觀之。足表異於前日者。則此月許來。壽姑對於駕機之態度。倏忽漸冷。冷面熱心。本爲女兒家習。尙衆人之視壽姑。其對待駕機。前後本如一日。獨背人時之送暖偷寒。叩叩芳心。固不能自免。而人亦無得而覺。獨駕機則驟有所感。頗如寒暑表中之水銀。經冷漸縮。積日減退。而自不知物理者。視之固莫審其緣冷之故。則大詫不已。其初來時。壽姑每日必出其間。安侍疾之暇。與駕機款語少時。間或興至。偕爲雅戲。圍碁聯句。雅不寂寞。及于母病亟。此事遂廢。惟駕機至內室侍疾時。或于母困睡相對。無聊。壽姑於有意無意中。時時以一雙曼目微睇駕機。藉通問訊而已。後遭于母之喪。則並此亦殺。娣姑尙以佐理家政。故時時晤駕機。娣姑故木訥。而舉止則近大方。駕機雖與之日接。而情款願不如其

於壽姑之摯。壽姑長日樓居。與鴛機晤面時。乃日益。尠而鴛機心念之不已。亦不自解。二女並皆妙麗。論才具。則且以娣姑爲長。阿母之心。亦復眷注於彼。獨已與之落落殊。無情。懷壽姑。則以通文翰。故與已習近。然以言交。期不過數月耳。乃兩心相印。已若經數十寒暑之久。暫時相見。兩兩無言。而心中之甜密暢適。乃復非言可喻。壽姑既樓居。鴛機則以客邸多暇。重理故業。殘書剩帙。出之亂餘。又從伯英許。求得書數十種。吟諷攻苦。仍如居家之日。每日光陰中。鴛機所最以爲溫和快乐之頃。無如家人會食之時。以惟此少許光陰。得飽餐壽姑秀色。而壽姑神情之間。乃逾益澹漠。鴛機百計逗壽姑發。吻乃卒。無一語視其色。戚而莊。乃大不類。平日鴛機以爲何處忤其意。故作此態。徐察之。又似非怒已。諸夫人長日親瑣事。無閒復慰藉壽姑。惟娣姑於治事之暇。時亦持針線至樓伴其妹氏。未數日而壽姑沉沉遂病。

當此之時。鴛機之抑塞可知矣。諸夫人既不命其至樓。問壽姑疾。日三餐。亦以垂絲將之至樓。伺壽姑食已。撤器下。終日不得通一語。時晤娣姑。詢娣姑以壽姑何疾。娣姑則曰。妹氏嬌弱。連日憂傷過度耳。固無大病。兄可弗憂。言已。凝視鴛機。若待其答語。鴛機

乃大頰而避。又於無人處。詰垂絲。亦言姑姑無病。但日不言。亦不笑。倦而睡。醒或時出涕耳。鴛機終不得端緒。則搔首仰天。微歎無語。

第十章

有時還邂逅

何苦太周防

一日者事發矣。其日之晚。鴛機娣姑方侍諸夫人宴坐。夫人蹙額枯坐。意中似念其嫂氏爲狀至復不樂。娣姑就燈次方核日用之帳。忽顧諸夫人曰。辦喪事時。憶姑母曾語吾鴛哥從友人處假得百許金。不審此款鴛哥假之誰手。乞姑母語吾便異日償還。諸夫人斗聞娣姑語。始憶之。笑曰。老身亦大憤憤。月來忙亂。乃忘未爲汝言。復顧鴛機曰。若此款究向誰假得。前日未暇詢。若茲儘明言之。鴛機聞娣姑語。已跼蹐思遁。復經夫人一詢。語益期期不卽出。夫人已不耐。復視娣姑停睇向己。專待答語。則復謂鴛機曰。此是何暗昧事。乃不可告人。我知汝意。殆以若妹在此。故不欲宣責主之名耶。此卽何妨。假人者必償。又安能終祕鴛機以目視無語而面色已遑窘狀。娣姑不期一笑。夫人心大疑。謂娣姑曰。若何笑。若兄不言其名。我觀若色。若殆已知之審矣。然則若試語我。弗令我蘊疑而疾作也。娣姑笑曰。姑母姪女本亦不知語至此。鴛機已離坐欲遁。夫人

顧鴛機微叱之曰。若坐勿行。待若妹語既聽。若行可也。乃復以面向娣姑。聆其言。娣姑笑曰。此亦特姪女擬議中得之。固不審其中否。姑母知妹氏病矣。今晨我爲之理。衾乃見其胸次。繫一紫羅之囊。此囊則妹氏避難時始繫之。以貯金飾者。今囊在而物空矣。我方欲詢之。而妹氏遽醒。急以衾角掩之色。大皇遽我知妹氏初不須錢。亦不致遺失。當聞我時與姑母語。慮費用不給。故潛以此飾物致鴛哥。易錢矣。茲姑母問鴛哥。鴛哥又不卽語。我故知之。嗟乎。我妹氏亦大可憐。既欲質其飾物得錢。以殮母。又愁姑母及我不卽允。故迫鴛哥行之。行事雖不脫孩稚氣。抑其情真摯。亦大可憫。姑母今亦勿責鴛哥以誑語矣。

諸夫人乍聞娣姑語。心頗怒。謂鴛機不應與壽姑以飾物輕相授受。尤怒鴛機不知大體。胡可私以閨秀之物出而質錢。乃無一語稟白。既聞娣姑款款之言。深入情理。則亦易怒爲笑。渙然冰釋。笑顧鴛機曰。癡兒胡不早語。乃飾辭以誑。若母汝心安乎。若壽妹少若幾年。乃能如是。若男子亦知媿乎。若今且出。後此無論何事。必以白我。更敢誑者。必不汝宥。若出矣。我將偕娣姑歸樓。鴛機俯首唯唯。俟母語已始出。自是而後。鴛機壽

姑之問乃更施一重厚障。蓋不特壽姑思避嫌，卽鴛機亦惕惕然常若有人以譏嘲之聲揭其隱衷白之老母矣。

悵悵爐香剪剪風。夜寒簾不捲芙蓉。美人情緒渾無賴。不是愁中卽病中。壽姑困臥無繆者數日。金風愈厲。萬木蕭疎。秋序將終。而于夫人輟哭之期已至。諸夫人偕二女至厝所哭奠。壽姑扶病而往。撫棺暈絕。至再。諸夫人乃命婢垂絲扶之。先返。已獨留與婦姑料理一切。鴛機本亦欲偕往以守舍。故止徘徊空庭。百感交集。忽覩垂絲以肩承壽姑。壽姑倚之而行。淚痕被其頰如著雨之花婀娜絕世。斗見鴛機作微呻以目注地。不視而入。然身倚垂絲乃搖搖欲墮。知其蘊怨極矣。鴛機返顧不見老母及婦姑。乃亦反身從壽姑。行行次囁嚅欲訴。又不敢視壽姑。登樓則亦登樓。壽姑憊極卽倚床而坐。實則謂之爲坐。尙不如謂臥爲當。以壽姑偃坐。蘇其嬌喘。其狀態乃大類臥也。垂絲傍侍則爲微展衾角覆之。壽姑啓眸見鴛機斗變其色。閉目若睡。鴛機無語趑趄近床。次以手揮垂絲去。垂絲微笑遂出。鴛機急不暇擇言曰。我日來未見妹妹。乃忘我矣。言未已。已泣。壽姑力引衾覆其面。戰聲曰。哥胡言我乃未解。且吾姊及姑氏將至。鴛機強笑曰。

今日即使以斧鉞加我頸。我亦必忍死盡我言。然後引頸就戮。今且問妹果忘我否。乎。壽姑忽以手去衾。露其素面。衾裡漬淚盡。濕力言曰。誰言忘。又何名爲忘者。遂復哭。鴛機不禁以手撫其肩。止其勿哭。且曰。然則日來胡太生疎語。次壽卒然推去其手。正色曰。哥忘我母臨終之語乎。今乃……卽復不語。反面向內而睡。鴛機嗒然而五中如裂。聞庭次垂絲呼曰。夫人及大姑來。胡晏二姑姑已睡矣。鴛機知不可逗留。遂匆匆自下。自是日後。又可數日。壽姑與鴛機乃未得一面。鴛機陰念壽姑心中必有大不可堪者。在迫不得已始爲此相見。何如不見之下策。思欲以言譬解之。謂謀事在人。片言非勞。可以眼前慈母愛子之情奪姪氏臨終之命。又慮語及姪氏爲壽姑所弗欲。繼念要當掏心相示。以萬死不渝之言慰之而已。他非所計。思定又念何處可覓青鳥使者。十日所視之地。萬不能互通款素。而終朝隔絕。又絕無私語之期。詠義山身無彩鳳之詩。小宋路隔蓬山之句。覺靈犀一點脈脈。誰通而前度劉郎。乃有蓬山萬里之感矣。短檠相對。黯然銷魂。計惟有藉管城楮伯之靈。通殷勤於美人左右。而最適當之來鴻去雁。又惟有小婢垂絲一念。苟事機不密者。此書爲娣姑或老母所得。則不特已愆。且

益重且足以禍壽姑則又不覺索然意盡顧百思不得他策則亦惟有冒險行之遂剪燭拂箋取筆書曰

壽妹青覽某於枯燈弔影之頃和墨和淚以成此一書妹當諒我生本樸訥初不解爲感甄之賦亦不習爲求凰之挑顧以日來腸若消湯而喉如骨鯁不得不求一吐敢計非分聊達我情

振筆疾書至此略一頓挫微微太息復書曰

某以凡下獲侍仙才論誼則葭李相親論學則璩管合奏一心互印兩小無猜至於乍通款素忽丁亂離綰髻辭閣則曾許扶將推蓬倚檻而謬加眄睞寒着襄公之背則半臂催添春回賈女之簾而通中誤溜雖彩鳳雙飛未如夙願而靈犀一點早許潛通

書至此復停筆以思慮語太着迹壽姑覩之且嗔則亟易其辭曰

乃者好事多磨橫生別議月教星替母也天只李代桃僵虞兮不奈然而心如金石何愁天上人間月到團圓偏妬疾風盲雨是特蒼母者故欲示其一番狡猾耳

鴛機作如此語。本欲藉以安壽姑之心。然亦明知後此事有難言者。無聊作吉語而鴛機此時心彌傷矣。停筆良久。涕續續落已。乃振刷精神。提筆復書曰。

茲聞鳳女多愁。散花示疾。維摩禪楊。既淒寂之可憐。蘇蕙璇閨。復抑鬱而誰語。頃者倉卒獲聆清言。申之以禮防。重之以母訓。嗟乎壽妹某也。束髮受書。頗諳禮教。詎遂忘之。妹乃揭墟於片言之下。忍令某賁恨以沒世也。耶。嗟乎壽妹某從茲以後。亦更不復掉舌。妹而憫其狂愚。不復唾棄。隨歡重拾。久要相期。所敢負此盟者。有如此水。若曰。匪然。妹其終唾棄我矣。某亦惟有鉗口結舌。一瞑不視而已。此書之發。待妹三日。三日不如約。後其索我於枯魚之肆。嗟乎壽妹。夫復何言。鴛頓首。

草書既畢。情緒萬千。覺猶未盡。硯有餘墨。復縱筆書數詩於簡後。

鶯老春殘芳事非。江南詞客恨殘暉。好留金粉南朝氣。珍重雲鬟爲強衣。
燒殘香篆自橫斜。擁被無言祇自嗟。知否桂堂東畔客。有人對汝惜年華。
誰遣紅蘭半萎霜。漫將情懺禮空王。玉樓殘夢知誰度。細雨秋深白袷涼。
情深百劫轉頻來。雨雨風風又幾回。漫笑衛公英氣盡。一生脚感爲憐才。

閒中依約亭亭。怨病裏相看黯黯愁。一事溫馨心上過。柔波如鏡看梳頭。
當窗奩鏡黛初描也。似蓬山路萬條。我欲絕裾歸。割忍此生無分比文簫。

小詩吟罷漏鼓頻催。鴛機既憊。卽自就枕。顧不復能成寐。轉側至曉。卽復起。函書覓垂絲。囑以倘獨見壽姑姑在者。則出此授之。亦弗他語。垂絲知旨笑諾而去。未幾卽來。低聲語鴛機曰。已如命行矣。老夫人及嫦姑姑方在夫人室共語。婢子見壽姑姑方醒。惺忪問婢子。已以書置之枕畔矣。鴛機點首復囑其入侍。壽姑探取喜怒。

第十一章

朝霞凝遠岫

春渚得歸惶

鴛機既發書。靜候報章。而行坐之間。省省不自適。復不敢出面。老母及嫦姑姑枯坐臥室。可一句鐘而垂絲復來曰。我至壽姑姑室。卽門隙窺姑姑。則姑姑方於枕畔摸索得書。開函取書觀之。才少觀卽棄書。衾側反面自睡。莫測其爲笑乎爲哭也。少需則見姑姑。又轉側更覓書執而凝視良久。頰絳似怒。我乃大駭防其責我。然一瞥間姑姑又立易其容。顰其眉。眼波汪然如蓄水。欲滴復其平日常見之態。長嘆折疊其手中書。我知姑姑不更觀矣。乃潛行出。至此鴛機聆其語。旣乃以溫語獎其勞。復力囑其勿他洩。垂絲

遂去。駕機心知事有轉圜矣。乃出而與夫人及婦姑語笑如常。

日垂暝。垂絲復匆匆至。以手探袖出一函。置駕機案側。曰：「幾嚇殺我。傍午壽姑姑呼我入室。責我不應爲公子將物件至渠處。謂更若是者。渠必訴之。夫人道我。我惟諾諾言知罪。臨行壽姑乃命以此致公子。公子取此嗣後我更不爲公子傳書矣。駕機心知壽姑亦防垂絲之他洩。故以言威劫之也。則亦心服其慧。遂笑慰垂絲遣之出而視書曰：『展誦素書。寸衷如擣蟾。不幸不能自絕於大君子。乃重爲君子之累。荷荷何言。然所敢自信。此心皎然。可質天地而無媿者。則惟是五中傾倒之情。所不辜君子殷殷之意者。其亦惟此而已。嗟乎一片纏綿十分熨貼。此特小兒女夢魂顛倒中事。乃不謂於蟾今日親經歷之情網。萬重愛河千頃。而蟾亦墮入苦障矣。然蟾苦不自怨。所以云者。爲君子悲也。君子以卓犖才華。颺聲譽。固爲過江第一流人物。乃爲一弱女子眷眷不已。以自損其壯志耶。嗟乎。駕哥人孰無情信。及豚魚亦莫非精神所格。乃謂哥以純摯無已之情。及我而我顧鹿豕不若耶。然蟾略讀書粗知閨訓。非分之事所不敢承。則亦不但爲蟾計。亦且爲哥熟計之。千里霜蹄。爲程方遠。甯可以蟾一弱

女子故一蹶不振。嗟乎。鴛機所願。哥能強自排解。庶以少贖蟾罪。戾於萬一。至於要約之事。亦胡敢弗承。哥以死自誓。蟾有人心。詎忍相負。但前途朕兆已萌。以蟾女子之心度之。欲圖如願。覺有至艱。故稍示哥以疎者。亦欲哥緣此遂決捨。不復戀蟾。則前途始臻平適。凡此皆蟾爲哥地也。至反而自圖。則生趣已盡。惟有禮佛待盡而已。惟此身雖不屬哥。而心之維繫於哥者。乃永永至於無極。故甯捨蟾以全哥甯捨軀殼之愛。以全精神之愛。哥既不見諒。乃辱道責事。已至是。夫復何言。敬卽勉如所要。一切如昔。嗟乎。鴛哥我欲絕裾歸。割忍此身。無分比文簫。我知此特哥一時憤激之言。實則哥固萬不能割忍者也。夫復何言。夫復何言。見示佳章。吐辭璀璨。哀艷雄奇。兼而有之。亦復效顰作數首。嗟乎。自吾母之病。我乃不復得與哥唱和爲樂久矣。書此不禁念我老母不已。嗟夫。嗟夫。蟾褊衽鴛機。吾哥足下。

月斜風定。玉樓涼繡罷。慵添禮佛香。擁被連朝嬌不起。祇應受病是廻腸。金鴨香殘。玉簫秋捲簾。遠翠入空樓。一生贏得眉頭繭。才說無愁便是愁。北堂萱萎。怕嚴霜泣盡。方諸淚幾行。不信黃花如我瘦。月移倩影上迴廊。

辛苦書成。決絕辭卿。籌爛熟。我籌之不留。後約將人。誤千種難言。是此時。

鴛機既得書。惘惘失志者累日。已始少定。壽姑病亦漸瘥。然自諸夫人及娣姑等視之。兩人態度一仍其故。而鴛機心中則冷暖迥殊。知此者。惟有一垂絲。顧垂絲不他洩。人則胡從窺測得之。而鴛機心中獨時時虞娣姑發其覆。蓋娣姑之爲人。自家中上下無不交口以長厚識事頌之者。獨鴛機自爲金飾。故見斥於老母。不禁遷怒娣姑。大類化其長厚成爲陰險之狀。然而娣姑者。非二母欲以鴛機壻之者乎。夫其事果成。則婚姻之道苦矣。

讀者亦見盛夏之時。驟雨將屆。天半黑雲如磐。雷電交至。險怪萬狀。而其雨所不及之一角。則固天如蔚藍。明淨無片雲。而山清水潤。作深秀可愛之景。同一時間。夷險乃成二局。今日鴛機之家。則正爲雨所未及。山清水潤之處。試一反顧。其本鄉官盜相拒殺。人如草。凶焰燭天。鴛機之家。乃一不之染。安處將及二月。而亂勢始漸就靖。滂沱之後。雨勢徐殺。著者方執筆以繪天如蔚藍。淨無片雲。山清水潤。深秀可愛之一境。固未及舍而傍視。迨繪寫將畢。而雷雨之天威亦漸霽。此後則是兩境也將合併爲一矣。

蓋距鴛機與壽姑通書之日。又旬餘。伯英忽來。以鄉里亂定。告土賊既無大志。小得志。耽樂逾常。及省中以巨兵至。不戰立潰。勸亂之後。撫卹居戶。使各安其生。伯英既得訊。審之確。則走告諸夫人。謀偕返其鄉。諸夫人得訊。則亦大驚喜。客居之苦。既已備嘗。乍許還里。如何不樂。二女亦苦居此。無戚屬采伴。終日伏處。無歡顏。今各大喜過望。鴛機以老母之樂。則亦引以爲己樂。長吟杜老白日放歌。青春作伴之句。往復不已。綜言之。一家彌不引爲幸福者。於是又三日。諸夫人。摒擋行事。扶于母。柩攜二女歸鶯脰村。途中忽忽。無事足紀。既抵家。則災毀之餘。村舍零落。刼灰一片。觸目驚心。猶幸已宅尙未被火。特牆壁門窗之類。小有損壞。需脩葺耳。入門。則家具蕩然。十無一二存者。乃至几椅之類。盡失去。不得已支板作牀。共坐小憩。日垂暮。稍稍有鄰里來相問訊。皆鶉衣百結。家無隔宿糧。不問而知爲經亂者。不啻鄭俠一幅流民圖也。夫人家稍完。乃鳩工補屋。脩葺毀壞。可數日始已。又使人至城探二女家。夫人以二女歸家。無依擬候。厝柩已與己同居。便二女亦心違其言。遂自請扶柩歸視。便爲移家計。夫人允之。二女至城。其觸目刼灰傷心。今昔如夫人鴛機之至鶯脰村時也。

越數日。二女以舟歸於鶯脰村。舟二。以一舟載家事之存而未被劫者。以一舟自載。抵暮始至。諸夫人遂命掃除東樓。仍居二女於其間。于母所帶僕婦一。在虞山時已辭去。夫人乃另雇一婦司爨。而以垂絲給役。使鴛機常日無所事。伏案攻苦之暇。夫人復命其榜於家。立私塾。招村間童子來就學。然久乃未有應者。以當此之時。衣食不遑。村人乃無復注意及學塾。夫人亦以家業中落。坐食非計。欲使鴛機少習勞苦。便爲他日任重。地故促之。設塾招生。其實非鴛機意也。鴛機之意。但得壽姑長日坐對佳句。互賞疑義。共析卽此爲樂。已極。奈天之不玉成之。則誠無如何耳。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鴛機方幸壽姑如約。匪亂已平。家室無恙。書卷重對。日來事事順適。中心怡然。引爲至樂。而不期乃有意外奇峯。忽起攪其愛河。使生濁浪。則諸夫人忽使人至。五兒子村示意。伯英倩之爲媒。爲娣姑。及已作合。此事發而鴛機又不安於其家矣。

第十二章

冰下人能語

雲中雀待翔

鴛機歸里後。可月餘。清寂自守。而家況益窘。前此設學之事。旣鮮應者。旋亦作罷。諸夫

人既經喪亂。精力頹唐。氣體亦驟呈衰象。時時內顧咨嗟。思得卸事佚老之地。計莫如爲鴛機完姻。而嫦姑之偶鴛機。于母在時已早有成說。卽以諸母眼光扶擇於二女之間。亦必取其長者以嫦姑老成敏慎而諳練家政不辭勞瘁久爲諸母所倚賴。且壽姑年較稚。諸母既受其嫂氏托孤之命。爲之擇配亦當先其長者。有是以上數種原因。而諸母擇媳之意始大定。意壽姑者當候嫦姑事定後更爲覓一佳壻。則老人心事畢矣。顧雖遭亂而于家幸尙有田產亦不致甚貧薄。且壽姑才貌名遍遐邇。當不乏才人吉士願入東牀之選。諸母心腦中旣深印此數層理想。於是亦不復求得鴛機之同意。趣人之五兒子村速其族弟伯英來將命之執柯。惟諸夫人雖老耄亦微知鴛機之意。其於嫦姑不若其對壽姑之摯。遂陰戒家人不令鴛機知其事。意待文定之後始宣示之。則鴛機當亦弗能與抗。

諸宅屋後有荒圃可數畝有餘。雜蒔花竹間亦種菜。去年鴛機始自城中購得菊種數百本。蒔之甚勤。此秋亂事起奔走不暇。無復雅致。鴛機歸後始日往後圃巡籬而行。視殘英滿地相對淒弔。在例鴛機晨起必出戶外郊行。或遂至湖濱。蘇其筋脈。自亂後歸。

來。遂。不。甚。出。門。亦。鮮。朋。舊。相。過。從。日。則。必。至。後。圃。此。時。已。交。初。冬。輕。霜。始。降。林。葉。在。地。
踐。之。作。聲。鴛。鴦。機。負。手。徐。步。引。目。視。天。際。飛。鳥。與。雲。日。之。光。相。上。下。實。則。初。不。視。鳥。飛。
刺。天。而。鴛。鴦。機。胸。中。之。思。乃。深。刻。入。地。見。殘。菊。飄。零。霜。枝。萎。頓。則。念。劉。孝。標。魂。魄。一。去。將。
同。秋。草。之。語。念。人。生。之。際。遇。至。爲。無。常。而。榮。苑。之。間。又。似。有。一。定。之。數。然。設。此。秋。亂。事。
不。作。者。則。又。如。何。菊。之。含。苞。而。始。花。花。而。繁。盛。迨。繁。盛。之。極。漸。歸。枯。落。其。時。間。不。爽。固。
年。年。如。一。然。而。平。時。持。螯。相。賞。漉。巾。共。飲。菊。而。有。知。當。不。落。寞。若。其。既。經。劫。火。又。悵。邱。
墟。冷。圃。斜。陽。無。人。過。問。則。花。一。也。冷。暖。迥。殊。矣。及。夫。盛。年。既。過。同。歸。於。盡。又。似。悉。其。盛。
衰。之。致。一。泯。無。迹。而。喧。者。自。喧。寂。者。自。寂。人。亦。未。必。有。因。是。而。生。其。惋惜。者。古。人。使。我。
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之。言。所。爲。發。憤。而。道。也。鴛。鴦。機。既。感。念。身。世。對。花。淒。然。口。占。
小。詩。朗。吟。曰。

春蘭秋菊總飄零。休辯詩人滿地金。一例英雄遲暮意。鬢絲禪榻自沉吟。

朗詠未歇。突聞林際有人語。聲曰。狂奴故態。可笑。殺人鴛鴦機。急視則露一素面。睡餘霞。
暈脂粉不施壽姑也。全身猶隱樹葉間。僅露自肩以上。望之乃嫻嬌婉動人。笑曰。妹起。

胡夙簪菊來耶。壽姑笑曰：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哥試觀之。言次，移步出林中。鴛機見其曳前襟貯菊花殘片，殆滿而柔荑之指露光猶凝。笑曰：妹乃拾落花耳。然以胡時來，我乃未覺有人在。是以手觸其纖指，冰乃逾恒，蹙額曰：中寒矣。趣添衣。壽姑搖首曰：不我乃甚。適曩長日樓居悶幾欲死，今始稍舒暢耳。鴛機笑曰：此則妹咎由自取，徒自苦耳。壽姑急斂其容，顰眉無語。鴛機知措辭不善，慮又觸撥壽姑心事，則亦大踏跼不語者久久。時才侵晨，冷風砭肌骨。鴛機勉強索得一語笑曰：妹收此殘菊，胡爲將效葬花之林顰卿耶？此語出，意圖以諧語博壽姑破顏一笑。才發，吻又覺語太唐突，愈慚語愈格格不吐。聞壽姑冷笑曰：林顰卿乎？誰許哥以妹比之者？且妹亦深願如林顰卿之早殀，猶爲令終也。葬花又何爲？花旣飄零矣，聽其飄零可耳。不則蹂躪之亦可耳。葬之胡爲？花必深不欲爲人所葬。語已復乾笑撒花片於地，不顧而入。鴛機木然有頃，亦自入。

壽姑以鴛機語太直驟疑其有意輕己，頗怒旋念已頃者之言亦太冷峭，或鴛機不諒因是而遽灰其心，又轉念曰：果如是，亦詎非大佳事。懸崖撒手，兩無挂礙，以較今日之

貌離神合者。當大快樂。然而天良之正。念終不敵情網之纏綿。壽姑旋即銷去。此念仍懸懸然。卜鴛機之喜怒。而鴛機是日受壽姑之落寞。慚極亦不禁生其怨望。以爲壽姑與己形影相憐。熱度已達沸點。偶有小忤。犯語言不慎。亦當以大度優容。胡遂峻絕人。至是因慚而怨。因怨生憤。遂決計不復更面是人。歸室擁衾。復臥日上三竿。諸母偕二女早餐。已不見鴛機。異而詢之垂絲。垂絲言頃捧盥具入公子室。公子尙沈臥。不敢驚之醒。遂出。今當尙未起也。諸母則飭垂絲視之。垂絲復命。謂公子抱微恙。頭岑岑。然不能離枕。故不即起。且言不思食。故無庸傳餐。諸母蹙額無語。娣姑語垂絲。果公子不能御飯者。趣爲治糜。更往詢公子。以何時須者。垂絲奔出。壽姑知鴛機之疾僞也。殆慚不欲面己。故托辭以疾。則俯首而微哂。忽聞僕婦奔告。五兒子村舅爺至矣。夫人立起。至中堂與伯英相見。娣姑忽言體亦微不適。思得小睡。遂自歸樓。壽姑獨坐。念此時得問何不往一視。鴛機當可已其疾。思定亭亭自行。逕至鴛機寢舍。鴛機此時以二女來移榻書室。卽當日枕流小舍爲鴛機吟嘯之地。

鴛機負氣而睡。實則非病。亦不復能寐。卽擁衾而坐。懣懣間聞蓮華瑣碎聲。至門而止。

誤以爲仍垂絲來也。遽厲聲曰：勿來。瑣瑣擾人。已語汝。弗須廢矣。門啓。斗然見爲壽姑。壽姑先笑曰：鴛哥何病。殆真爲曉涼所中乎。遂就鴛機牀。次坐。輕展梨渦。嫣然作巧笑。此爲鴛機生平所未經見者。安得不魂銷骨醉。舉晨來怨意悉棄去。不復留片影於。是亦笑曰：我自恨生無廣長舌。常患語病耳。又何曉涼之能中。

壽姑與鴛機絮語可十許分鐘。已盡釋鴛機之沉疴。霍然能起。壽姑心慮來此私語。爲人所窺。究促促不自安。旋即安慰鴛機數語。自去。鴛機此時亦已美滿酣暢。達於極度。無復絲毫芥蒂存乎胸中矣。亦即起立整衣。將入內。足甫出閨。聞伯英謙遜聲。老母叮嚀聲。似送客行也。甫至穿室。卽值垂絲詢來客是否。五兒子村舅爺垂絲答曰：是鴛機。曰：若可知舅爺何事至此。曰：不知。特知夫人有命速之來。鴛機茫然然亦不虞其來。卽爲己也。入室。老母容色極悅。慰問不去口。及一矚壽姑之面。而鴛機又萬疊疑雲起。落不已。蓋此數分鐘中。壽姑顏色又似另易一人。與頃間私室密語時一種溫和悅懌之態迥不相侔。端中帶肅。而雙波頻注。鴛機似有無窮怨意。然此惟鴛機心知之。他人莫能辨也。

諸夫人笑曰。今日天氣太不佳。新寒中人。我兒及婦姑幾皆成疾。我觀壽姑姑面亦大不適。盍少將息。往視若姊。壽姑諾而去。諸夫人笑曰。兒且坐聽我語。若及婦姑姻事。已倩伯英舅父作冰人矣。頃我與之熟商。一切均就緒。兩家均單寒乏照料。事以速爲佳。我已倩其擇日便行納采。明春卽擇婚期矣。且若兩人事畢。我尙須爲壽姑擇婆婆家。若母年已老。凡事皆思速了。兒當體我意。但既定後。二姑居此。頗非便當。送之暫歸其家。待明春成禮時。更逆之來。兒意以爲何如。鴛機聆語如震雷。著體噤不能答。壽姑之五中崩裂。亦不減於鴛機。初自鴛機室出時。經中堂門外。聞伯英語聲。心忽動。立而潛聽。顧語極低。不可辨。惟聞曰。若是姊意。當以速成禮爲佳。曰。暫送之歸。亦善。惟壽姑姑當如何同歸。抑仍居此。此數語皆辨爲伯英語。諸夫人之言。則更低。遂不復聽。此時壽姑震極。欲暈。力支而入。思趣臥室。臥又念不可不更與鴛機一面。則強自支厲。堅坐如木人。及一聞夫人言。知旨遂行。一入室。引衾覆面。盡情決瀾矣。鴛機自是而後。可旬餘。心意灰懶。如罪人待死。生趣都盡。而婦姑自是亦引嫌。不時面駕機。鴛機居家。乃淒寂如老僧。於是決計辭家浪遊。以遣此生。兼念二女無家。可歸以

我故使之離溫和之家庭歸冷落之故里。意亦良不忍計。惟我行。者則二女可安居。如常而婚事亦可以少緩。思定覺此策至良。然忽一轉念。茫茫大地。去將安之。世無平原。豈容毛遂頓覺才名。畫餅憂患如山。側身天地。有栖栖之歎矣。又數日。文定之日至矣。二女皆治裝言歸。有日。鴛機慚憤。亦不復思面壽姑。惟待冰人伯英之臨。則死刑宣告矣。思未已。而垂絲至。息入告言有客至。

第十三章

計程衝瘴癘

回首夢高唐

鴛機無語。力奔而出。身戰如冒重寒。知來客必爲伯英。經今日。伯英一言而一生大局已定。思極。噤齟不已。垂及中堂。忽覩一人徘徊堂中。意必伯英。思欲避不之面。顧已爲來客所覩。驟呼曰。鴛兄久闊。無恙。鴛機聞聲大詫。急視堂中客。又不覺失聲自笑。趨前爲禮曰。道子何來。相逢乃出意外。則各相視大笑。鴛機肅客坐。忽又起立。四顧曰。兄乃在此。我舅氏又焉。往。道子笑詢曰。誰爲君舅氏。何以我來此。乃未見其入。鴛機轉念恍然。始憶垂絲報客至。故未言爲舅氏。然則客卽道子。伯英殆未至也。於是又爽然失笑。自詫爲孟浪。復坐與來客道寒溫。來客茅氏名媛。道子其字山左名士也。弱冠遊學四

方。遍登五嶽。文章經濟之名冠蓋當世。未幾拔解。受知於今嶺南撫軍馬公益理。以國士目之。曾一至吳。邂逅鴛機。論藝相莫逆。茲以馬公之招。郤超入幕。班生登仙。便道清遊。兼訪故人。近況鴛機乍逢。舊雨歡忭。自不待言。而初見時之愉悅。失志之容。乃驟啓道子之疑竇。

寒暄既已。上下古今。道子此時既以知己相逢。助我張目。高譚大睨。興不能禁。而鴛機亦愁緒暫拋。歡情漸洽。玉屑清言。亦復倒翻三峽。道子忽太息曰。我兄天資既邁。稟性至冲弱冠之年。名動江左。而才人清福。簞瓢足給。讀書飲水。名教中樂地正多。乃數年之別。今日相見。觀兄似有不豫色。然豈亦以紛華動其外。慕乎兄當明以教我。鴛機笑曰。直諒古列益友。非兄不能爲此言。然弟有隱衷。不可卒告。且此間非宜言之地。奈何。道子大笑而起曰。桂以薰自焚。膏以明自煎。諸生非我友也。我本當一宿而行。茲既觀兄不自聊賴。當請其詳矣。鴛機笑諾。乃導道子入內堂。拜見老母。而安頓其僕從於外舍。道子卽於鴛機之書室下榻焉。解裝旣已。相將出遊。沽飲於村肆。飲次。鴛機悉以情告道子。且曰。以兄爲道義至交。不敢終秘。明知六州聚鐵鑄錯已成。非欲向兄求幹旋。

術也。道子按膝靜聽。默不一語。鴛機言既終。遂連飛數巨觥。太息而已。

當道子鴛機沽飲之頃。而伯英至矣。與諸夫人相見。卽言吉日已選得于氏族。人亦無近支。足代表娣姑。父母主嫁事。則主婚介紹。兩職將以伯英一身兼之。伯英亦慨諾。商權既定。始辭去。諸夫人乃明告娣姑。且商以須暫歸之事。娣姑殊落落大方。謂兒女之事。父母主之。父母既歿。則有親長。茲既姑氏與叔父議定。重以先母遺言。卽不須更與姪女商酌。至暫歸一層。固屬至當。然家族既單。門戶支撐不易。不若暫依叔父。諸夫人諱其大方。又明達。能計事益愛重之。壽姑雖行止如恆。然面失色。且瘦削枯悴之意。乃不能掩蓋。嬌葩初放。屢經風雨。雖未卽搖落。而生意固先盡矣。

壽姑見日來諸母之對己較前益曲意殷勤。撫愛每於一言一動之頃。將護已甚。至而對於娣姑之長日勞瘁。理家事反若不甚愛惜。每見己侍坐欠伸作倦態。卽曰若罷矣。盍先歸寢。將息已若偶失眠。起晏。諸母見則必絮絮慰問。而娣姑則熟習如家人。壽姑見之心乃益創。謂姑氏之作如是態。客我也。客我卽所以遠我。然而其所以客我而遠我。我則不思自解。思至此。則不期自哭。

駕機既偕道子歸剪燭西窗絮語達旦道子譬解再三其辭大致謂天下好事多磨自是定理兄倘能安心任運一意割忍情絲萬縷不值慧劍一揮家室既安高堂益悅計之上也必不得已而爲委曲求全之計則不妨姑遷延以待時機之至遷延之道維何兄年過弱冠家又不豐人子負米之時壯士四方之志此其發軔之日矣又況馬公禮賢求士久虛左席以待宣城計當與弟偕行既展挾策之才又遂養親之願兼爲緩兵之計或人事不測天心可挽一舉而三美備亦爲中道抉擇行之可也若徒撓情喪志進退無據或致墮裂名行誤人卽以誤己斯爲下下語既駕機笑曰上道不可幾下策亦必不至此無已我其從中道耳燈炮酒闌謀畫始定抵足酣眠

明日諸夫人方忽遽爲二女治行事以方與娣姑商定將以二女暫歸伯英家而駕機忽自陳將偕道子遊嶺南應撫帥馬公之聘復粉飾其辭謂茅生之來早受撫軍意旨登堂不速之客固挾有巖穴求賢之意者且陳馬公愛士之心茅生勸駕之切而已則志在四方當此時機大足爲異日顯揚之地情辭切至母亦爲動而道子復親見諸母從中慫恿諸夫人愛子晨昏之情終不敵其責子成名之意之切於是不得不允其請

惟謂事太匆遽。老懷戚然不寧而已。鴛機既得請。則自出治行李。諸夫人亦祇得暫止。二女勿行。而更爲鴛機摒擋一切。二十年膝下依依之愛。子一旦爲世故牽挽千里。長征。作天涯之客。夫人心中之悲。蓋可知矣。

後二日。鴛機治行事已。道子敦迫至。再遂於其日。侵晨偕發。諸夫人及娣姑壽姑咸早起。送行。二女以有客故。踰中庭卽止。諸夫人倚閭視道子主僕及鴛機各騎。道子僕二一僕一僮。鴛機行李則僕代負之。處置旣已。鴛機揮淚乞老母歸室。始並騎去。行數十步。猶頻頻回顧也。而諸夫人則極目而望。至不見鴛機之影。始惘惘入室。時則朝霞四散。陽光穿窗而入矣。

鴛機道中沉思。殆如入夢。念我今日此行爲一己私情。拋撇老母。罪大惡極。宜無地自容。顧當前又不能自己。不得不出此絕裾下策。繼一轉念。顯親養志。非異人任。此行果有所遇。未必不足爲他日板輿娛母之地。則亦不妨一出。不期而復思及壽姑。念渠果知我此行之意者。則其意中爲喜爲悲。斗憶行時。倉卒間垂絲牽我袖內一帕裏物。微聞其低語。謂二姑姑命將來也。此時離緒萬端。不暇細詰內之而出。幾遂忘之。乃急於

袖間摸索出之。卽馬上展帔。則一無所貯。羅帕一方。澹墨數行耳。欲細觀。慮爲同行人衆所見。復內之袖中。黯然復行。

是日行數十里。至縣治。止宿客邸。道子屏絕酬對。鴛機亦疲於道行。解裝已。各進少餐。道子與鴛機同室各寢。道子臨寢拍手謂鴛機曰。陳平奇計。如何當令吳兒關口也。夜二更。道子寢已熟。鴛機坐燈次。復展羅帕。念舊傷離。悽然欲絕。視其書墨痕。黯澹殆和淚成。此書爲詩二絕云。

玳瑁梁邊舊借棲。海紅簾底記同歸。如何才共呢喃語。又逐秋風獨自飛。

烏衣巷口夕陽侵。露宿雲飛路幾尋。寄語孤飛好珍重。休教銜石效精禽。

鴛機反復誦之。知其借咏燕以寓深情。語淺情深。徘徊無限。此五十六字中。不知費却幾斛淚珠矣。則亦伏案而鳴咽。

未幾鴛機倦甚。睡魔來告。隱几酣眠。恍惚間。己身仍在亂兵間。爲賊所持。自分必死。視壽姑已暈仆於側。痛亟大誓一賊刃下。乃未傷己。直斫壽姑中其胸。大呼而醒。旋復入夢。則共壽姑坐己家書室。執一卷。兩人共讀。恍憶前夢。曰。卿不已爲賊戕耶。壽姑笑曰。

然死者妹之魄不死者妹之神。今伴君於此者非妹而實妹也。言訖不見。鴛機復大呼而醒。而紙窗之外曙色動矣。

第十四章

客來桃葉渡

人在木蘭航

破曙。鴛機及道子皆起。道子此行本意渡江入湘。泝澧度嶺以至粵。計陸行當至南都後。始易水程。鴛機初不習行旅。亦惟道子之命是聽。草草進餐。並轡遂發行。可二日。薄暮抵蘇閬。去金陵尙可數百里。道子飭僕先行。覓宿處。已則共鴛機垂鞭緩進。指點晚色。初月已升。峭風吹袂。殘霜落帽。鏗然有聲。景既枯寂。二人皆沉默。不語。鴛機忽按轡以鞭指夾道殘楊。曰。樹猶如此。人何以堪。弟有小吟。聊當歌。挽遂朗吟曰。

聞道蘇州樂未闌。誰牽麋鹿弔荒殘。鵝黃嫩綠飄零盡。腸斷西風日暮寒。

道子笑曰。詩自佳。但音太淒惋。非吾兄平日手筆。近來一夢溫柔。壯志遂已摧落。如此釵裙禍水。誠非過言。鴛機微笑不答。是夕同止於寓舍。道子素能飲。遽盡數爵。不覺陶然。辭鋒益豪。鴛機素亦恢暢。善雅謔。是日獨邑邑不能歡。念平日此時者。翠裾促坐。脂香粉氣。旖旎交融。心忽忽欲復入夢。忽聞道子歌一詞曰。

疎星。的。的。湘。簾。外。閒。庭。初。過。微。雨。杏。韞。消。春。金。龜。換。醉。回。首。一。時。羈。旅。離。懷。未。苦。但。心。裡。聲。聲。兩。家。同。貯。幽。夢。重。溫。脂。痕。粉。印。記。情。緒。玉。瑤。槭。札。枉。寄。流。紅。曾。不。到。夢。都。無。據。衰。柳。旗。亭。早。梅。門。巷。休。憶。曾。逢。伊。處。霓。裳。偷。舞。祇。依。約。當。時。偷。聲。入。破。一。曲。瑤。琴。峯。青。江。上。去。

道子歌畢。駕機擊節稱善。道子曰。曩歲薄遊吳門。見寓壁有狂草書臺城路。一闋古意新詞。聲情兼到雅愛。誦之今鑿齒重來。忽忽數載。而舊遊在目。枵觸回腸。聊重諷之。耳道子復曰。此詞筆意似近宜興。程可大兄識此人否。駕機謂久震其名。殊未識面。閒語久。皆有倦意。乃撤饌歸寢。明晨以急於南下。不及攬勝。遂行。

行首尾可半月。抵金陵。金粉南朝。芳華無恙。二人既入城。覓近秦淮。一小寓卸裝投止焉。意小住數日。暫憩行役之勞。次日晨起。風日頗和煦。可人意。午後道子易服偕駕機及一小僮隨行。命僕往秦淮雇一舟。巖岸次以待。未幾三人同至。遂同下舟。舟製頗精巧。朱簾繡幕。使人意遠。道子復命舟子治酒果。既備。舟遂徐行。十里柔波。兩傍水閣。所謂家家歌管。臨風度日。日長眉照水。青者茲雖勝事。不常風流小寂。而剩脂零粉。猶足

以撐柱東南。二人以白下之萍蹤攬青谿之佳麗。渡名桃葉懷王令之風流。湖近莫愁。憶盧家之舊事。亦不禁逸興飄飛而綺情霞舉矣。

舟中不設窗寮。以輕錦爲幕。中施几榻。盤盂尊壘。色色精緻。鴛機側坐時復遊目。則河房櫺比絲竹聒耳。心念遊宴之盛。當爲東南冠。河舫亦多。間有履舄促坐低唱侑觴者。鴛機亦不甚留意。持杯默坐。遊思無已。道子則酒酣耳熱。脫略形儀。滿斟巨觥。置其前。偃臥嘯詠。爲意至得。日中舟行至利涉橋小泊。鴛機卷簾間眺。紓其抑塞。正暢適間。斗覺一物疾落帽簷。視之一繡帕裹物作球形。穠薰襲人鼻。觀大詫不解。道子自後見之。笑曰。來矣。子試解而觀之。中貯何物者。鴛機如言解視。則鮮果數枚。色香猶溢。仰視則一家水閣恰在己舟所泊處之上。數雛鬟倚欄笑語。皆明媚可人。時時目己舟而微笑。尤聞閣中有絃管之音。嫋嫋垂歇。知綺筵猶未撤也。道子凝視曰。憶之憶之。此間似爲舊遊之地。主者非楊愛奴則張三也。語未絕。一粲者盈盈來與雛鬟同憑欄而望。望之年可二十六七以來。彷彿艷絕。雛鬟見麗人至。則爭以笑鑿承迎。且指點舟中似有所語。麗人回眸。睇鴛機。道子拊掌曰。然。然。是果爲愛奴也。愛奴聞聲。驟見道子立鴛機後。

則亦轉嬌喉。謂道子曰。妾謂何許人。茅公子耶。道子大喜。言轉啲啲不達。愛奴又曰。公子盍來舍小坐。此間有公子之故人在。語已奔入。道子遂促鴛機同登陸。訪愛奴。鴛機不欲強而後可。

登陸行數十步。卽至愛姑之家。才入門。愛姑已偕數客奔出承迎。鴛機視之一中年者。貌極清癯。巾服瀟散。風致頗雋。一二十許客。秀目長眉。軒軒有英氣。其一則年事在中年者之下。少年之上。虬髯繞頰。而氣極溫文。諦相未已。相將入室。道子咸與道寒暄。握手極歡。兼爲鴛機介。始知中年者龍姓芝亭。其字爲吳中。老名士。曾登顯秩。今致仕歸矣。少年爲潤州方蘭生。虬髯客則卽宜興程可大。皆一時名士。鴛機會聞道子述可大詞名。則尤欽欽在抱。相見皆大喜。

可大等肅鴛機及道子入席。愛奴親斟玉液。爲二人安席。鴛機初入花叢。視聽驟易。而燕語鶯聲。花香酒氣。在在咸能薰人。至醉酒數巡。芝亭詢道子。何能知吾輩蒞此。道子遂舉曩所見以告。且詢擲果事。果誰爲之。衆皆答不知。愛奴笑而言曰。是雲兒也。可大笑曰。鴛兄。艷福不淺哉。個妮子。目中不知抹殺多少名士。乃獨加鴛兄以青眼。我輩宜

爲。駕。兄。賀。舉。坐。皆。和。之。則。各。浮。一。巨。觥。雲。兒。者。愛。奴。之。假。女。愛。奴。以。花。信。已。過。姿。貌。日。減。蓄。之。爲。他。日。退。老。計。顧。碧。玉。年。華。破。瓜。未。許。而。艷。名。遽。超。越。其。母。愛。奴。故。絕。愛。憐。不。甚。飾。以。應。客。女。兒。生。性。乃。絕。嬌。癡。也。茲。以。女。傾。倒。鴛。機。故。愛。奴。遂。命。雛。鬟。呼。之。來。、
低。酌。淺。斟。爲。樂。無。極。而。傳。喚。雲。兒。乃。久。久。不。至。初。則。侍。婢。奔。入。宣。愛。奴。命。未。幾。來。言。姑。娘。方。理。粧。粧。既。卽。至。鴛。機。殊。落。落。無。意。顧。以。衆。人。欲。之。則。亦。不。能。拂。衆。意。乃。久。待。不。至。則。各。縱。譚。以。遣。時。可。大。笑。曰。鴛。兄。今。日。可。自。命。璧。人。矣。道。子。曰。璧。人。乎。諸。公。亦。曾。聞。鴛。機。詩。有。齊。向。羊。車。看。衛。玠。臨。行。愁。殺。洛。陽。人。之。句。其。以。璧。人。自。命。固。已。久。語。已。衆。大。喧。笑。鴛。機。臉。頰。曰。道。子。胡。知。此。余。贈。太。倉。花。貞。仁。之。句。也。乃。以。爲。自。詠。耶。芝。亭。忽。曰。聞。君。言。花。貞。仁。我。忽。憶。一。事。衆。爭。詢。何。事。芝。亭。太。息。曰。諸。君。亦。知。貞。仁。近。喪。一。知。己。乎。貞。仁。風。儀。至。美。家。居。時。偶。偕。其。兄。過。流。霞。橋。有。一。女。子。亦。不。詳。其。姓。氏。家。橋。側。見。而。慕。之。潛。以。問。其。母。其。母。故。識。貞。仁。兄。而。不。識。貞。仁。則。漫。應。曰。三。郎。也。女。積。思。成。疾。將。終。語。母。曰。得。三。郎。一。見。死。無。恨。矣。邑。邑。遂。卒。卒。後。一。日。適。貞。仁。復。過。其。門。母。以。其。女。臨。終。之。言。告。貞。仁。聞。而。大。哭。撫。尸。一。慟。女。目。始。瞑。今。此。事。已。傳。遍。一。邑。矣。言。訖。四。坐。皆。爲。太。息。可。大。

笑曰。此女何其不幸。言之大亂人意。今雲兒出矣。衆聞語。皆止不言。而湘簾動處。果見兩侍兒。捧一十七八麗姝。入嬌小婀娜。容光絕世。鴛鴦視之。乃依稀似壽姑來也。

第十五章

唐突邀行酒

勾留信裏糧

雲兒姍姍其來。衆皆暫止其喧語。爭移目線以向之。可大笑曰。我儕今茲且弗語。雲嬈果欲得意中人者。恣其就衆中覓之。衆皆相與目笑。以示會意。愛奴笑曰。爺輩弗惡作劇。我女嬌養顏弱。故不耐謝諢。則自起將指鴛鴦。以示雲兒。雲兒以手扶侍婢顏微赧。聞可大語低鬟一笑。以目側睨愛奴曰。娘勿瑣瑣大憎人。言已。已就鴛鴦坐。後坐回睇向鴛鴦。以袖揜口而哂。衆皆嘩然。道子則注視鴛鴦。拍案高吟曰。十五妖姬吳閨女。何人不願嫁。王昌吟已狂笑。衆皆和之。幾於噴酒滿案。可大忽飛一巨觥置鴛鴦前。曰。難得玉人青眼。鴛兄不可不爲吾儕浮一大白。鴛鴦亦粲然微睨雲娘。杏靨微酣。梨渦欲醉。星眸斜睇。若不勝情。鴛鴦固曾飽飫嬌女兒羞態者。茲視雲娘。乃若另具風神。與壽姑微別。雲娘衣淺藍蜀縠裁製狹小。彌襯其嬌。湘裙窄地。覆其雙趺。微露鳳頭。纖不如指明艷。不如壽姑。而纖媚似微過之。顧以鴛鴦此時當之。乃都無動。此時腦海中。方爲

無窮之幻想。念彼傷離。怨別之人。方爲倚欄之眺。秀髮。霞額。迎風微漾。而老母。婦姑。一室團聚。亦似歷歷在目。則回視當前。脂粉笙歌。益動其悲矣。雲娘視駕。機脈脈無語。以爲個兒。郎倜儻。豐神歌場舞隊中。閱歷當已匪淺。乃亦羞澀。乃爾復念墮身此間。閱人亦夥。顧未有若是郎之當意者。脈脈柔情。盡情傾注。正復不能自解。兩入之心。咫尺千里。乃各爲惘惘之容。坐客見之。益大喧笑。愛奴乃笑曰。今日倉卒。無以娛遠客。我兒當爲客一歌。雲娘微點其首。示諾。咄嗟間。簾外絃索動矣。雲娘宛轉珠喉。歌秦淮雜感之詞曰。潮落秦淮春復秋。莫愁好作石城遊。年來愁與春潮滿。不信湖名尙莫愁。音節淒清。諸人皆爲動容。歌已。可大笑曰。雲娘今日大無謂。佳客乍到。乃爲是敗興語。不可不有以示罰。衆皆謂然。道子立斟一巨觥。置雲娘前。立促飲盡。雲娘辭不能飲。道子可大皆固強之。芝亭乃掀髯笑曰。諸君且已。雲娘固不肯飲。余意當別議罰。雲娘亦願之否。愛奴笑曰。龍爺言。小妮子烏敢不聽。願聞龍爺言。芝亭曰。余聞雲娘腹中固有酒。令之庫。今卽令雲娘主觴。政行一佳令。以贖雲娘頃者之罪。可乎。可大聞語。遽拍掌曰。然。然。余所以迫雲娘者。卽在是。今已爲芝亭先生一語道破。更不煩余饒舌矣。蘭生笑曰。諸

公言固是特患。今日雲娘乍覩佳客。日授神興已久。更無餘罅。爲吾儕酒人理瑣事者。則奈何。道子曰。蘭兄此語未免不諳女兒家心事。雲娘此時方將掉弄文才。以博知己。一粲。卽微我輩語。亦必有佳令佐吾儕酒興。衆人語言雜沓。趣雲娘不已。雲娘徐笑曰。諸爺勿喧。兒旣受命。烏敢不敬。謹將事佳劣聽諸爺評隲耳。卽顧侍兒曰。往內室取酒令。籌來。侍兒噉應。卽奔去。鴛機顧道子曰。此間閒雅。至是恰稱諸公流連眞菜。傭酒保皆帶六朝煙水氣矣。則復回首視雲娘。乃雲娘亦方注其澄澄秋波。諦相鴛機視線。相交復低鬟吃吃而笑。鴛機急低首自責不已。

未幾侍兒以酒籌出授雲娘。雲娘以授首座龍芝亭曰。乞爺抽取其一。視爲何令者。則行何令。芝亭笑曰。然則雲娘當先盡一杯。令官之例如是。弗可棄也。雲娘無語。顰眉而飲。飲才半。盞遽嘔逆。則他顧而吐。復以巾承其櫻口。作嘔不已。愛奴笑曰。雲兒良不善飲。願諸爺原之道。子遽取餘酒授鴛機曰。在理。君當代爲盡此酒。鴛機意頗不欲。顧不能宣之於口。遂受而飲之。飲畢。龍芝亭抽籌視之上。刻飛觴下注。接令者說詩句一詞牌名一詩經一字。飛觴完。令笑曰。令亦非難。特大累贅。足見雲娘多才。雲娘方以水

漱齒聞之笑曰。頃龍爺強兒受此難。今兒亦使龍爺少費心思。聊以報耳。衆皆笑促芝亭行令。芝亭飲酒盡。沈吟半晌曰。令得之矣。顧何字飛觴。須俟衆命。可大曰。此易耳。卽雲娘之雲字。衆意何如。衆皆曰。可。芝亭遂說令曰。

坐中人影半南冠。望江南。禾黍離離。

飛觴曰。錯數神女夢行雲。數之應。鴛鴦機接令。鴛鴦飲既。略不思索曰。

忽見陌頭楊柳色。思佳客。搔首踟躕。

飛觴曰。除却巫山不是雲。可大大笑曰。芝老前令過於傷時。鴛鴦兄此令又似怨別。均非卽事。遣懷之語。均應。爵一觴如雲娘例。道子蘭生皆曰。如程兄言。芝亭曰。此事須詢令官。令官以爲然者。我儕皆應命無忤。雲娘以目視鴛鴦。似笑非笑曰。以兒意。龍爺宜爵如例。諸爺方傷離別。伊鬱不歡。爺等宜有以開導之。奈何。復言。爵道子猛以掌拍雲娘肩曰。開導之者。非汝又孰能之。言訖。衆皆大笑。雲娘顏頰。囁嚅不能答。鴛鴦強笑曰。諸君取鬧。殊無理。茲盍理觴政。當誰接令者。胡徒喋喋爲。雲娘數之。恰合。已接令。懼衆人復將嘲己。急微飲曰。兒當接令。

秋月春風等閒度。誤佳期。窈窕淑女。

觴字曰雲雨巫山枉斷腸。雲壤語未畢。衆已相與唄噱。可大笑推之曰。佳期之誤。當問鴛鴦。語我等。又胡爲者。道子曰。雲娘此時眞腸斷時矣。我儕須早散。勿誤鴛鴦。佳期芝亭離坐。微笑曰。錦心香口。可兒。可兒。我當爲玉成之。愛奴亦掩口低笑曰。龍爺將爲撮合山。第恐小妮子無此福耳。

第十六章

畫舫連晨夕

歌臺雜雨暘

時則日已過午。衆皆微有倦意。愛奴乃命撤席。以晶櫟置鮮果。佐酒復命。侍兒燕巘。腦頃刻間。氤氳滿室。雜脂粉薌澤之間。酒意爲之立解。鴛鴦離坐。就近檻一籐榻。偃臥兩額微酣。似不勝酒。忽雲娘盈盈至。其傍附耳低語曰。公子倘不勝盃酌。盍至內室少休。此間微涼。恐不適於玉體。語時。輔頰間芳芬襲人。鴛鴦微笑。搖首示弗須。雲娘不耐。顰眉。他顧曰。若是聽公子臥。此兒又何與者。他日襲涼而病時。方念兒此爲善意。旣又淺笑曰。珍重。客中身方足以對公子。意中人也。勿令搔首踟躇者。回腸百轉耳。言次。吃吃。愁笑不能止。鴛鴦正無以爲答。幸可大突來。以一手掖雲娘歸坐。曰。何事絮絮有言語。

燭滅留髡時不及說耶。今應雲娘數之。當誰接令者。雲娘數之。恰爲可大。笑曰。程公子。喉急矣。當敬一盞。遂起身。親斟一巨觥。奉可大。可大飲既。說令曰。

細語。喁喁。樂未央。春入我門。來求之不得。

語次。以一手。指雲娘。說飛觴曰。雲雨荒唐。豈夢思。衆又大笑。順數之。爲蘭生。蘭生飲畢。曰。如此行去。太無限制。弟當爲愛娘祝福。卽爲收令。隨說令曰。

丁字。簾前訪舊遊。羅敷媚桃之夭夭。

飛觴曰。雲想衣裳花想容。道子曰。此句却好的。是爲愛娘說。弟也勉強效顰。遂說曰。

客子倦遊胡不歸。臺城路。四牡駢駢。

飛觴曰。孤雲倦鳥空來往。說畢。舉杯自飲。鴛鴦笑曰。我兄何以忽動勞生之歎。時已將宴。我輩盡歸。休芝亭。蘭生可大皆曰。我輩咸宜歸矣。芝亭詢道子寓所。道子告之。愛奴忽笑曰。茅諸二爺寓所。距此頗遠。河舫早開發。命之行矣。二爺盡少駐。龍程諸人。均笑曰。甚善。我儕明日當來奉訪。蘭生笑曰。當爲鴛兄賀耳。何僅言訪也。言已共出。愛

奴自送之出。雲娘把鴛機袖脈脈無一語。

鏡檻與香篝雅懽溫柔替儂好好上簾鉤。湖水湖風涼不管看汝梳頭。時則雲娘晚粧時矣。朱樓十二暝色已呈河中畫舫盡點絳紗燈燦如繁星絃管復作清歌婉轉盪漾河心雲娘命侍兒淪碧螺佳茗以供鴛機道子溫言款款應甚殷自卸釵鈿就粧臺理粧一侍兒爲之握髮鴛機視之綠雲委地清潤無倫而送目流星時時在有意無意間加鴛機以眄睇雖以鴛機之曾經滄海鐵石爲腸亦不能不賞其明媚粧已堅邀鴛機入內室小坐鴛機無已亦卽從之。

室中位置殊精雅湘簾倭缶棐几玲瓏錦帳流蘇百和香噴溢尤異者案左設文具數事丹青畢備似爲渲染家書屋雲娘指一椅請鴛機坐已亦側坐以玉腕橫枕案上微呈倦態嗟然笑曰公子良不識兒兒則早識公子鴛機愕然曰何地曾遇余者雲娘曰夢中耳鴛機慚笑曰雲娘言過矣素未識面胡由入夢殆謔耶雲娘正色曰非謔也秦淮姊妹行苟識得芝亭龍爺及程方黃茅諸公子者疇不耳鴛湖諸十秀才之名爲當今名士固不止兒家具一雙法眼也鴛機哂曰名士何物賣幾文錢此語固出之此間

羣姝之口。況余又何物。足辱雲娘。青盼言已一笑。雲孃太息曰。君言良是。宜不復以兒款款之愚爲意。然兒系出名家。頗嫻翰墨。亦殊非河間數錢之流。緩之君自見耳。因曰。君道此何事。當作幾日留。鴛鴦見問。而一腔情緒。又無端湧胸次。掉首不語。雲娘固詰之。鴛鴦歎曰。奔走四方。男兒常事。過此空桑。一宿復胡能戀。戀亦卽行耳。雲娘才聞。鴛鴦語首漸低。俯語未終。顆顆鮫珠已奪眶而出。繼忽矯首爲笑。容向鴛鴦曰。我儕一見緣耳。兒遽以兒女子態。渙君不幾唐突。高賢重冒不韙耶。言已斂容而坐。不語亦不笑。

讀者思之。鴛鴦詎太上忘情者哉。徒以日來心目中。僅有一壽姑一點靈臺。爲壽姑小影占據。已滿雖坐對玉人。視同庸脂俗粉。然其千丈思潮。亦正爲雲娘起伏不已。一晌纏綿。正難自遣。特念情天。鮑亦正非吾曹安據之鄉。果天不斬我。則雙宿雙飛之願。固有其人在。迺必顛之倒之。使於己所屬意之人。偏不我有一重綺孽。已足以了我一生。又胡敢更觸藩羅。自尋煩惱。明知雲娘之繾綣於己而已之境。地處置壽姑已屬萬難。況於狹斜巷中歌舞隊裏之一人。又胡能必其如願。思至此而鴛鴦決絕之心動矣。

鴛機喟然曰。雲娘。余天壤之畸零人也。辱君青睞。自有情物。烏能不感。特惜花有心。回春無力。奈何。余之一生。亦不足爲雲娘道。特雲娘知我爲畸零人足矣。雲娘見鴛機默然不語者有頃。固謂鴛機年少翩翩。才名如是。安能自趨枯寂。適者之語。有激而言耳。見鴛機發語。謬謂此其回心轉意之頃矣。乃不料聞其作此言。萬穗情苗立時枯萎。然芳心自警。覺鴛機之語定非無謂。頃間行令時。已有除却巫山不是雲之語。以頃所言者合而印證之。然則個兒郎心中。乃早別有所屬乎。果已珠聯璧合。願遂雙棲。則亦已耳。而又胡自嘅畸零伊鬱至此是矣。是矣。殆亦早爲情場之恨人矣。彼方念遠神傷。夢魂顛倒。我則又胡爲者。不禁嗒然如澆冰雪。

窗外陣雨忽來。挾風怒號。淮水爲洶河中。畫舫已散。絲竹盡絕。一片絢爛繁華之境。頓歸消歇。惟有雨打枯枝。瀟瀟碎響。似鳴二人胸中之幽怨。愛奴忽來告茅公子。不勝酒堅欲歸。已呼輿送之行矣。臨行囑公子。少留茅公子。當以明日之晨更來也。鴛機雲娘各相視無一言。愛奴已治具食鴛機。使雲娘侍酒。二人皆悲。嘅不能下咽。席竟鴛機索筆爲詩。兩絕以謝雲娘。

客中相見儘堪傷。况復離鸞已欲翔。一語不成成。瞠視人天。揮手事茫茫。莫怨蕭郎是路人。情場千古意難平。欲知臨別無窮意。且覓閒兒墨數行。

題畢擲筆一歎而起。雲娘傍視淚續續落。濕瑤箋殆半。哽咽曰。雨甚行乎。鴛機堅自支。厲決絕言曰。行。愛奴曰。公子胡行。言者鴛機曰。然今夕必行。語未絕。雲娘以手推愛奴曰。娘勿噁噁。公子欲行者。忒公子行也。言已掩面鳴咽泣。不可仰力奔而入。愛奴瞠視不能作一語。鴛機曰。行也。掉首自出。冒疾風盛雨中疾行。愛奴追呼之已弗及矣。

第十七章

寄恨遺卷髮

題緘屬小臧

微醒初醒。驟雨洒窗。道子獨臥客邸室中。紙帳繩床。正無聊賴。忽聞叩門聲。拔關視之。則鴛機歸也。雨沾其裳。上下殆遍。身冒寒亦微顫。入室呼寒甚。偃懷而坐。道子大詫曰。胡以趣歸。乃亦不命輿。君殆痾發耶。鴛機無語。徐曰。我乃未痾。苟不歸者。乃真欲痾發矣。道子聽之果恤。我者我輩。明日當趣行。不則我誓不更踐秦淮河邊一寸土。道子今日胡太憤憤。乃亟歸。不呼我。相交垂十年。尚未知諸生爲何等人。耶。言已歛歔。自就床次。易衣展衾。將臥。道子驟聞鴛機語。乃不知所答。繼乃狂笑曰。花開造次。鶯苦叮嚀。然

是事亦胡涉。我者君目欲爲黃道周。然不能必顧媚樓之不相逼也。休矣。明日趣行。我亦初不欲逗留。於是珠江風月大足流連。彼時我當關口。潔身不復與君事。如何。乃相與一笑。各就寢。

卒明駕機睡絕。酣夢中似已與壽姑結禱香閨。唱和爲狀。甚樂。忽絮語間微觸壽姑。怒負氣而哭。駕機大惶悚。則就而撫慰之。良殷。壽姑奪手。自以鮫綃拭淚。低首泫瀾。駕機掣其手止之。弗悲。壽姑去。帕仰首。則面目全非。眉纖而秀。目光如醉。顧盼間。乃爲雲娘恍惚。又似與雲娘亦已有成約。則執手相視。柔情互度。頗酣滿。不可言。忽聞雲娘笑曰。君變節矣。數月來情款。何如五兒子村。一夕語亦憶之否。乃復與秦淮畫舫中桃根桃葉爲緣耶。駕機大愕。顧視復非雲娘。乃仍爲壽姑心媿。面頰不可言狀。幾亦淚下。聞耳畔大聲曰。君夢醒耶。雲娘來視君矣。一驚而醒。則揭帳立牀前者。乃爲程可大。駕機惶忪披衣而起。則室中芝亭蘭生都在。方與道子款語。笑曰。公等以何時至。我乃懜懜失倒屣矣。芝亭拈髭笑曰。適聞道子語。知我兄乃有坐懷不亂之操。可敬。可敬。可大曰。天下事正復難料。雲娘小妮子。聲價自高。睨傲不屑。雖量珠百斛。亦殊難博其傾。

城一顧。偶值鴛兄。乃頓眷注。如是留髻。滅燭。亦可謂顛倒盡情矣。獨鴛兄乃爲沾泥之絮。不逐東風上下。但不審雲娘此時胸中爲苦爲樂。然鴛兄亦太煞風景矣。蘭生笑曰。誰則似汝。偶見紫雲。便詫爲天生麗產。梅花百絕。不惜爲是人拈斷吟髭。因低吟曰。六年孤館相依傍。最難忘。紅蕤枕畔。淚花輕颺。吟未已。可大遽笑呵之曰。促狹兒。胡用汝刺刺爲。顛芝亭曰。芝亭先生。吾輩今日無事。曷不偕茅諸二兄。文酒暢歡一日。我當爲東道主。何如。芝亭笑曰。正中我懷。適聞道子兄言。鴛兄堅欲卽日束裝。留之不可。我意今日卽爲二兄祖道。一聚何如。二人皆稱善。鴛機笑曰。祖帳復何敢當。但……語未已。道子笑曰。我知鴛兄善中之意矣。因顧芝亭曰。鴛兄曾言自茲以後。誓不踐秦淮一寸土。蓋玆娥眉曼睩。工顰善笑者。實爲伐性之斧。鴛兄立志不復面之矣。言次。縱聲大笑。可大曰。鴛機兄真聖賢哉。他日不食兩廡。特豚者。當扶我目。芝亭笑曰。此亦奚必。況二兄趣裝待發矣。非久居是間者。偶一涉足行雲流水。亦復何妨。道子微笑。以目視鴛機。不語。蘭生笑曰。專待大賢一語取進止。鴛機面發赭笑曰。我安敢不從行。道兄自奮言耳。芝亭起以手捉可大。蘭生笑曰。我儕且退。少須當以東來奉約。然以我故。使大賢失。

節殊抱不安。吾已大笑自去。

道子偕鴛機在寓早餐。餐已無所事。鴛機則發篋取筆楮作家書告慰者。母且致意。二姑略謂歲盡春來。當可安抵嶺南。途中亦無所苦。幸釋遠念。且承二妹起居增福。書盡復注曰。壽妹病體當已霍然。止二語。卽止執筆。踟躇不復能下。念老母之前復何隔閼。儘當直訴胸臆。卽微加以情緒纏綿之語。亦當不致取堂上之憎。繼一轉念。又期期以爲不可。我卽不惜當爲壽姑惜也。此書一抵家。弗論爲誰得。必呈之我母。請閱。苟我母閱之。更以書與壽姑閱。則壽姑此時捧書而頽。眼含羞淚。欲奪眶而出。其心不將怨我唐突耶。思至此。決意不復書。取函封訖。擱筆仰而沉思。道子方料理行裝。見鴛機沉思。則笑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君此函殆致若意中人耶。喧笑未已。而芝亭之柬已至。則假坐河上媚芬樓。爲二人祖餞之速客帖也。

茅諸二人整衣同往。至則媚芬樓者。乃在利涉橋之西半里許。距繁盛之區小遠。朱樓數楹。俯臨瑟瑟河波之上。雅趣宜人。樓中陳設尤精雅。圖書四壁。芸籤整列。幾類學士之居。金鴨燕百和香。氤氳一室。沁人鼻觀。芳澹無倫。中懸巨幀。書七絕一首曰。水晶簾。

捲萬山開。百和深籠。玉鏡臺。貝葉靜。翻花雨。落衆香國裏。對如來。爲芝亭手筆。其餘四壁琳瑯。都名人投贈之作。駕機道子。乃與龍程諸人。一一相見。坐中乃無別客。主人午粧初整。親來酬客。駕機視之。秋老芙蓉。年事已過。芳盛然姍姍。玉骨不染纖塵。裝束穠淡相間。話吐尤復大雅。駕機詢其字。爲蓮香。柳氏廿四橋邊人也。移根南國。垂十年矣。乃顧芝亭而歎曰。無地無才。於今始信我向者可謂蟪蛄。不知春秋道子笑曰。諸生風幡動矣。不怕爲兩廡中人打殺。耶芝亭笑曰。旣自悔悟迷途。非遠尙可與吾儕把臂入林也。蘭生獨坐不言。可大疑之曰。我近觀蘭生。煞作怪。恆默默若無可與言者。蘭生笑曰。我觀諸公。但能作雅謔。獨未工爲人作計耳。芝亭可大皆不解曰。君意何指。曰。公等知駕兄拗蓮作寸情。絲固難絕乎。今日餞駕兄。乃獨不招雲娘。使其向隅。不樂可乎。可大拍掌大笑曰。怪道駕兄與芝亭先生言頗有傾羨。老前輩艷福之意。我良憤憤不解。絃外之音。今知旨矣。乃連聲呼蓮娘。趣以人至。愛奴家招雲娘至。駕機止之不可。合尊促坐。勸酬甚歡。蓮香手捉一玉雪獬兒。笑謂合坐曰。妾能令狸奴主觴。政博諸公一盡歡可乎。衆皆笑領之。蓮香乃命侍兒折玉芙蓉一株。傳花爲令。傳至某座時。狸奴

噉然長鳴。時則飲衆大歡洽。而屢傳至鴛機。時狸奴輒鳴鳴。衆皆不解。審視則蓮香時以手撫弄之。每撫輒鳴。乃知蓮香故有意勸鴛機酒也。可大曰。娘子軍律令嚴哉。乃至此載毛物。亦俯首聽命。他可知矣。合座大笑。鴛機舉杯沉飲。聽坐中笑語。槎觸不已。忽侍者奔入報雲。娘以病辭。芝亭愕視無語。鴛機獨微笑。無歡容。亦無慍色。可大喈曰。讐言哉。昨方倩粧侍如意。郎胡遽言病。遂命更促之。鴛機曰。已矣。胡必今日可大不聽。自起傳呼。蹀躞不已。而雲娘終不至。日影斜矣。始見楊家一侍婢持一函揭簾入曰。雲娘病不能興。命以此呈諸公子。鴛機啓函。則玉玦一枚而已。落花有意。流水無情。鴛機此時顧亦不能無動。特自嘆書生命薄。無福消受而已。龍程諸人咸不審其故。則相視而詫。道子亦知此席終不能歡。則托辭先起。草草終筵一曲。陽關既洒。江郎之別淚。三分明月。終撓杜牧之情。腸而鴛機道子亦於明晨早發矣。

詞賦江關之感。春暉寸草之思。碌碌風塵。勞勞客子。蓋鴛機道子沿江入湘。遡湘度嶺。忽忽兩月。無事足紀。既抵粵。道子爲鴛機介以見撫軍馬公。傾譚之下。嘉賞無已。立命處之幕府。參贊文牘。異途青眼。郗超爲入幕之賓。末路風塵。玉局是臨邊之客。兼之賓。

館羣賢一時抗手聯吟刻燭清話嚼盃復得道子一一爲之延譽紹介。鴛機雖客他鄉雅不寂寞。歲華如夢一紀已周。鴛機既在蓮花幕下度此殘年轉瞬間春光又至矣。鴛機雖時時得家訊而皆爲老夫人親筆。家中纖悉皆詳言之。顧獨不甚語及壽姑。鴛機乃并壽姑之疾爲愈否亦不甚悉。至鴛機作回書時情狀則我既已詳言之。萬語千言一筆不能下亦惟有伸箋擱筆搔首踟躇耳。緣是別垂半載餘兩人情緒各抑抑不得達然有一端尙差足爲鴛機慰者則老母書來亦不甚語及己之姻事意者母亦微覺鴛機之意故延擱其事不復言乎。若是則六州大錯尙未鑄成情海波瀾不患無轉圜之日。鴛機念此則春上眉梢不禁心中暗呼道子而謝之不置。

一日者幕府中公事已完諸賓僚方陪馬公坐而宴語。鴛機以感冒故微覺不適辭馬公起歸已舍。將就寐少時以祛其病乃歸舍坐甫定觸目赫然心大震則几上一函也但見鴛機兩頰驟白開函時手戰不已將啓函復顧門外呼其侍者詢以何自來此函詢者答此驛遞來者以爺方有公事故未稟白。鴛機知無術則亦開函知壽姑相別半載初無隻字茲忽有書來消息非大佳者則且甚惡也。乃開函而視素箋半頁字細如

蠅。猝。不。易。辨。更。有。一。物。落。几。上。諦。視。則。香。雲。一。剪。長。數。寸。壽。姑。鬢。際。物。也。鴛。機。觀。此。已。震。極。幾。昏。知。無。庸。讀。來。函。而。壽。姑。一。片。傷。心。之。史。已。呈。於。目。矣。遽。拋。函。瞪。坐。似。暈。非。暈。狀。如。石。人。

良久始微醒而素書在几又不忍不讀則鼓勇取書讀之辭曰

薄命人已矣別哥半載魂夢爲勞不得晤言一室則金錢卜罷鳳脰燈青時於是時得與哥把握喁喁一通積愫更不然者斷鴻零雁尺素雙鯉雖甚無聊亦足使哥開函一笑知精誠所通千里不隔猶聊足自慰也至今日則誠已矣誠無可如何矣將並此通信區區之緣而亦斬之矣質言之則妹已嫁也

鴛機乍閱妹已嫁三字五官俱悚神魂如欲脫軀殼而去執紙瞪視目光注視妹已嫁三字至數分鐘之久知點畫灼然萬非訛謬遂復強力視下文

妹以弱質遽失怙恃百不自知祇由天耳自今後妹亦不當更以一字落哥几案至於睽達千里相見之期又烏可知惟願哥忘妹不復以妹爲念姊氏才過妹十倍哥伉儷之間定美滿無倫妹雖死目瞑矣愁絲一握是妹手剪以遺哥者聊以踐曩者

之誓言而已。至於爲妹計。則此萬縷煩惱。絲盡付金剪。一割之下。其期正復不遠。否則全歸我親。桐棺附身之時。永埋之於地下。計亦復佳。嗟乎。鴛哥夫復何言。自別哥後。久疎韻語。茲亦不復以愁語亂哥。惟有一語哥當誌之。哥貽我之手評飛卿詩集一冊。妹什襲藏之。生以爲伴。死則以殉也。月日薄命。蟾言鴛哥文几。

第十八章

百憂成結轡

一病在膏肓

鴛機旣行。諸母之家庭。清寂極矣。二女長日伴諸母治針黹。理家政。亦都抑抑無歡顏。顧同一抑抑而爲態。則殊。嫦姑操勞如恒。尤能承諸母旨。先意將事。雖素訥於言。燈下團坐之頃。時值諸母悵觸。思其愛子時。亦能曲意解說。偶譚故事。亦復娓娓動聽。時能博諸母釋其遠懷。破顏一粲。惟獨居深念。時人偶見其翠眉蹙。蹙耳。壽姑則形容驟彫。瘦行住坐臥。都無情緒。長日病懶。若將患瘵。尤長日不言。雖侍諸母。亦但能以愁容相對。時復善怒。嫦姑待下。至有恩意。雖垂絲小婢。亦加以青盼。壽姑則反是。嬌嗔發時。奔走其前者。在在輒獲其咎。因之一家上下。咸怨壽姑。而益愛嫦姑之寬厚。垂絲雖雖年特頗。慧獨雅能。敬事壽姑。扶持安貼一切。備至。亦微知鴛機意。獨敬愛壽姑。平日鴛機。

待垂絲。厚垂絲。知敬事。壽姑卽所以事。駕機。故尤不敢忽。壽姑尤善病。三數日輒一小。不適。病時堅不占藥。時周旋其側者。惟一垂絲。湯糜之事。咸垂絲任之。諸母及娣姑。雖時臨慰問。壽姑視之。乃轉不若垂絲之爲細意。熨貼衆人。視壽姑長日忽忽寡歡。善怨。漸趨於閨秀冷僻之性。卽諸母亦微覺之。乃時語娣姑。若女弟。年雖稚。心計頗深。慮非閨秀之福。當爲早覓一壻。家庶少已其疾。娣姑亦唯唯面發頰。

一日者壽姑晨起。時嚴霜初降。尖寒中人。玉肌生栗。壽姑病後尤畏寒。則襲輕裘。襖。惶忪。推枕時娣姑已出至姑氏所。壽姑乃呼垂絲具盥水。連呼不應。而病後力弱。身遽顫戰。不自支。不得已自携盥具。顛頓下樓。甫盡梯級。則樓下諸母所雇廚媼。方擁帚掃除樓下室。聞履聲仰視。見爲壽姑。略一諦視。仍掃自若。壽姑不禁微怒。呼曰。媼垂絲何往。乃連呼不得一應。廚媼聞語夷然。仍揮帚而掃。徐曰。我乃弗知。姑姑盍自往覓之。壽姑怒曰。若何事。乃不能爲我代覓。廚媼停帚立而視壽姑。冷然曰。姑姑弗知。我事乃大忙。此一家中奔走給役。僅我及垂絲二人。小婢子乃極狡黠。時時觀閒遊耍。剩粗重役。悉付余。余一人焉能了如許事。今晨米尙未漸。廚竈尙未洗滌。婢子又不知何往矣。姑姑

乃謂我無事。我又安知小婢子何往者。意者姑姑又遣之市花朵矣。姑姑或自偶忘之。廚媼尙絮絮未已。壽姑已怒絕。幾暈。乃揮手曰。止止。若勿多言。弗行則弗行耳。余將自往取水。若胡尙喋喋爲言已。奮步而前。疾行如風。而柳腰顫。裊風中。酥胸尙起伏不已。知其怒劇也。

壽姑既自取水歸。行盡迴廊。至樓下。尙聞廚媼在室中。喃喃自語。壽姑心疑。立窗外潛聽之。廚媼仍揮帚而掃。視室中塵垢。若爲壽姑則力掃入箕口中。喃喃曰。若胡怒爲要享福。須居己家呼奴喝婢。恣爾可也。我爲諸家人。非若所可差遣。則又移帚掃室隅。仍曰。看汝指日有婆婆家矣。做新婦時。還能呌喝我否。則復以箕承塵垢曰。何若大姑姑一家百事得其經紀。乃彌和藹。近人絕不以大權在握。而張其威。噉壽姑聽至此。已忍無可復。忍力以蓮鞢觸窗扉。吁喘而入。手中盥水幾傾側。至盡。廚媼見壽姑入。語始止。顧亦不媿怍。攜箕帚蕭然自出。壽姑怒幾裂胸。思欲呼而痛訾之。顧良久。乃不能出一語。長嘆登樓。淚如泉湧。落盥具中。續續不已。嗟乎。壽姑今日乃真以淚洗面矣。壽姑入室。置盥具於几。亦不復洗。解衣復臥。淚眼欲枯。心中則追憶亡母不已。念曩日。

居慈母蔭庇之下。我復胡知人生有苦境二字者。今日乃備嘗親歷創巨痛深而慈母已背我而去。告語無人。卽冥冥中有知亦不能加我。以呵護。思極欲呼斗忽憶及心坎中所常往來之一人。念渠而果在家者。我又何至見輕於臧獲。果渠而常在我側。爲我將護之人。則彼廚媼者不更將垂手屏息以仰我顏色。又胡敢偃蹇作爾許態耶。不禁幽咽低聲呼鶯哥。鶯哥才低呼而悲從中來。哭聲縱矣。哭可一炊許。室門斗闢。垂絲倉皇奔入。呼壽姑曰。姑姑何事。我爲夫人遣赴市購物。未暇侍姑姑。姑姑果何事。乃悲哽至此。壽姑啓目見爲垂絲。餘怒未息。然亦止其哭。閉目不語。垂絲無術則笑曰。姑姑勿悲。我當爲姑姑賀喜也。

嗟嗟李代桃僵緣底事。一生苦恨嫁東風。壽姑心事垂絲亦旣微知之矣。乃復以若是傷心之事而爲壽姑賀。垂絲其果僥哉。亦以倉卒之間。覩壽姑哭。心皇迫無計。思以諧謔止其悲。此賀喜一語遂衝口而出。然此一言亦尋常耳。乃自壽姑聽之。則覺若與適廚媼所言婆婆家一語大有系屬。不禁支撐而起。瞪目視垂絲曰。若胡言若適胡言趣言之垂絲。心知失言。顧悔已不及。跼蹐難安。壽姑凝視垂絲面久久。忽長喟曰。噫。我知

之矣。言未終遽仰。

壽姑相攸之事。主之者爲諸夫人。其意已微露於與娣姑數語之中。諸夫人意本待爲機及娣姑成禮後。乃更及壽姑事。顧鶯機遽遠行就幕。事稍中沮。諸夫人乃始轉而商之。伯英爲壽姑謀。伯英既受諸夫人語。爲壽姑選壻。未幾卽復命。其意中所擬議爲壽姑壻者。高姓邑巨商之子。而伯英之姻戚也。壻字仲華。亦業商。諸夫人曾於戚串中一見之。容止亦尙有儀。商之娣姑無異辭。乃遽諾之。文定有日。獨秘不使壽姑知。一如鴛機之事。諸夫人以爲壽姑仍稚氣不足。與言得娣姑一諾足矣。待事定而後使娣姑告之。顧乃不虞卽於文定之日洩之於廚媪及垂絲之口。

壽姑自是遂臥床不復能起。咳喘之甚。遂至咯血。兩頰盡失。其絳目眶深陷。神志亦昏。初猶少進粥糜。繼遂不納。勺飲瘦骨支牀。無復生意。諸夫人始大憂。娣姑亦皇皇治醫藥。然終不知其致病之由。其知者惟垂絲一人。垂絲念壽姑之病。皆以己一言而致。心自怨艾。益日侍床。次不去。小春朔夜。疎雨助寒。顧影淒然。萬籟盡歇。壽姑視姑氏及姊寢已熟。強起作書剪髮一綰。函之授垂絲。使悄投之於驛遞。則卽鴛機於嶺南幕中所

得之書也。

第十九章

樸先爲檀斫

李果代桃僵

鴛機自得書後數日中情狀昏惘如長日洪醉卽稠人廣坐之間應對亦乖卽念當以書詢老母顧又無從措辭而老母書來亦都不言此事幕中事絕簡非重要文牘須聚議外馬公亦絕不以瑣事勞之文酒徜徉儘足消遣鴛機之心如春樹初花驟中巨斧片片糜碎矣人非鐵石如何能支自別老母遠征念別傷離雖有伊鬱之時都不若今日之甚覺冰冷心地中一絲微溫至是亦絕舉目言笑誰與爲歡而每得家書便趑然心躍不止幾不欲閱猶幸老母解事不將此極天噩耗絮絮達之函中然鴛機心中亦殊不敢怨老母以老母受矜氏臨終顧托之重固不當更其遺言卽其遺嫁壽姑亦情理之所必至以二姑無依極矣娣姑既已得所則壽姑亦當早爲之相攸女大須嫁此固天經地義無可違越但自怨艾胡不以眷注壽姑之情移之娣姑則壽姑當亦無復如是一往纏綿以對已娣姑既安而老母之心尤慰顧此事乃若出之天性非已思力所能拗改自聆矜氏臨終遺命之後已欲爲順時安命之人力排壽姑勿念顧乃不能

則亦惟有聽之而已。此鴛機得書後大慨也。我書既敘致爲數百言。而鴛機亦於嶺南幕中忽忽度此殘冬。轉瞬葭律吹灰。一陽將復。而鴛機胸中惟此數念。日轡軸胸中不已。

幕府中既絕通謁。鴛機初至。無所交待。新年既至。仍復清寂如退院僧。道子書牘事乃大集。長日倥傯無暇晷。鴛機獨處無俚益甚。爆竹聲中元旦既過。馬公乃大集府中賓僚作慶春宴。賓佐除鴛機道子外。尙得七八人。宴設府園之暢春軒。爲馬公政餘共幕友譚宴之所。鴛機既得肅束。侵晨卽起。呼給役館童問有公事否。童子答無。鴛機遂整衣而出。鴛機寓齋與道子衡宇相望。鴛機行次。覩道子之僕方整治盥具。知道子尙未起也。遂亦不之呼。悄然獨往。鴛機雖寓此數月來。窺園初不數數。以懷抱方惡。懼涉園林。轉觸其遐思。是日晴朗。嶺南天氣初無嚴寒。林木煦然。尙似小春時節。園中疊石成峯。栽松辨徑。樹多芭蕉木綿兩種。奇幹撐雲。敗葉卸綠。如人受噤。僵立轉突兀。向人鴛機行次。覺目中氣象爲之一變。念時則秋冬代謝。地則南北殊方。日月遘遷。陰陽輪轉。而胸中榮枯之感亦若判然異世。從此餘生直成爲生涯之渣滓。明明白白再無他法。

雖老母慈恩春暉寸草不忍湣先朝露或削髮披緇但此心已爲在家之僧更復何言
伉儷情好念此復爲嫦姑生其悲慨宛宛此姝幽嫻靜好固不失閨人儀範論貌亦端
麗特非吾意之所屬爾乃以母命偶我心如槁木之人不幾盡失女兒家歡樂之希望
如仙美眷又烏可期耶

暢春軒居園之東偏左廊轉處通節署內齋隔牆卽爲幕僚寓處顧行必紆道自園門
入軒爲屋凡五中爲正軒左右並爲書室庭除至敞方廣各可數丈疊危石爲屏爲峯
凡三磬折如人之俯以朝此軒內主客庭右偏小室二各數椽爲僮婢棲息鑰茶進酒
之所已刻撫軍馬公斜簪便服而出鴛機數見顧多以公事稟白未暇端相茲始脫略
形儀爲賓主之酬酢馬公六十許人也顏清而癯目光爛然不怒自威敷歷內外可二
十年人見其滿鬢繁霜卽稔其爲國之劬然此猶泛論也綜其平生尤具人倫之鑑天
下士經其賞拔咸能鶚鷺橫秋驊騮當路十年前典試山左得茅道子衡文之江得程
可大一時名士盡入網羅獨以未能得鴛機爲憾亦時時從道子稔知鴛機奇才樸學
爲江左無雙之士故值其晉謁便刮目相看鴛機雖問世無心馬公已薦彌有意特未

嘗使駕機道子知耳。

嘯詠南樓。諸賓俱至。老子於此興復不淺矣。酒行席設。珍錯雜陳。衆俱興高采烈。雜舉聞見。相與酬對。馬公獨重道子及駕機。與之上下。今古稱其賅洽。酒半。忽霽顏語。駕機曰。我弟年力方富。才華茂瞻。何遂不應科舉。無心仕路。耶。方今聖道昌明。賢才並進。搜求巖穴。棲隱之士。都見明諭。我弟卽不自求。亦未必能遂終隱之志。曷若與時推遷。早以一出爲得。語次。又顧道子曰。老弟旣係至交。亦當勸駕。何復默爾。乃不若老夫交淺能爲深言耶。道子素誠諧。聞言笑曰。夫子未知駕兄視金榜掛名。原同拾芥。特難於上句耳。馬公乍聞不解。凝思始笑曰。乃爲是耶。然則老弟胡久稽吉期。豈別有故曷以語老夫。駕機面赧未答。傍坐理會計者錢某。忽笑曰。適聞道兄言金榜掛名。令我忽憶我鄉毛文達公事。文達幼寒微。長而益貧。曾待館某氏。鄉富室也。及將迎娶。其女固不之欲。倉卒間無計。乃以幼女易之。人遂有大姨夫作小姨夫之諺。後文達遂大魁多士矣。語旣舉。洒盡之。若爲文達得大魁賀也。馬公聞之。微笑無語。道子則以目視駕機。駕機尤大跼踖。念我隱秘。乃爲此輩所窺耶。不則胡以適問之。語似隱隱諷我。然此秘蘊之

我胸舍。這子外人。又安能窺者。忽念道。子儻或偶不謹於言。以洩之。若輩若然。則道子誠大誤。我後此復胡能安居於此。日受若輩冷嘲。苟爲馬公所知。或且不察而謂我輕薄。吾行毀矣。思極不禁。遷怒道子。而面赧不已。飲亦不能盡歡。馬公雖莫審其意。顧亦知道子頃間之言。足觸撥鴛機心事。則復思以言開之。顧亦無可言。則舉盃勸酹。不已。鴛機初不善飲。酒入愁腸。數爵之後。玉山頽矣。馬公乃命館僮扶掖至齋。俾其自息而已。仍與道子等勸酬。

鴛機睡無何遽醒。以愁陣中。堅酒兵初不能破。憤騰才過。而萬千情緒。又上眉端。嗟乎天下傷心人。乃莫傷心於孤館閒庭。日長如歲。而隔牆歡笑。偏聲聲送入耳根。覺一己之外。匪人不歡。匪時不歡。而已獨悵悵無已。時九轉迴腸。不緣不斷。鴛機今日是也。時則馬公等歡宴未終。笑語頗喧。鴛機伏枕而聽。而一時百感齊上心來。愈聽乃愈不晰。時酒微醒。而體尙憊。偃臥床中。以目視帳幃之頂。久久無語。忽憶居家之時。似有一日頗類茲時。情狀是日。卽伯英爲己議婚之日。亦卽壽姑欵坐床次。執手慰藉之時。己之偃臥床次。爲狀固無變也。而自是日之後。以迄今日。凡百事皆大變矣。思至此。則以枕

熨面合眼而悲。

吾書至是筆路乃爲兩歧。一則旋繞鶯脰村之畔。爲諸母二姑寫其清寂之家庭。一則追隨鴛機於數千里外之嶺南幕中。以述其悽傷之身世。雙管齊下。爲事至艱。茲乃值鴛機醉臥之頃。乃偷洒閒墨。以敘諸母等人。時則新歲既過。諸務粗了。鴛機母諸夫人。以壽姑文定事畢。忽復念及嫦姑。乃遣人召伯英。更以嫦姑事商之。謂先行納聘。待鴛機歸。更訂婚期。伯英唯唯。大事遂定。乃擇是月吉日。亦爲嫦姑畢納聘之儀。而壽姑婚期。則已訂於是年三月春光大好。燕燕于飛。然壽姑瘦骨支床。其病如故。

第二十章

記曲由來擅

催歸且未遑

風花曲巷。知粵地之胭脂燈火。樊樓識珠江之水月輕棹。而迎桃葉畫舸。以載西施密竹繁絲。流媚送笑。此渡嶺者。所皆知之。煬帝迷樓也。每於斜陽西下之頃。必見一白晢書生。褐裘而來。從童子二。一荷錦囊。貯佳句。一隨行爲拂拭巾服。既至舟次。翩然而下。據案則水陸已陳。回顧則管絃遽奏。給事於前者。粉白黛綠。數人皆北里名姝。南都佳麗。書生於是揮盃獨傾。傲然嘯詠。舟行容與。歌聲鏗鏘。傍舟之人。皆驚而諦視。竊竊私

議見其日必獨飲。傍無坐客。則竊訝其行踪之奇。而觀書生顧視清高。儀表俊偉。知必非常。尋常狎客之流也。有識之者。乃以督撫上賓。吳下諸生告。

噫嘻。此珠江畫舫中狂歌擊楫。粉黛滿前之鴛機。詎卽鶯脰村中據案沉冥。殘篇相對之鴛機耶。長蛾鬪妍。留情顧盼之鴛機。又詎卽秦淮逃席坐懷不亂之鴛機耶。鴛機無二。而前後之行蹤。胡判若雲泥。若是嗟乎。中年才子。耽絲竹。儉歲高人。厭薜蘿。兩種情懷。俱堪諒。陽秋筆未宜多。阮嗣宗醉眠爐下。知窮途之悲。韓熙載乞食歌姬。乃傷心之甚。鴛機今日蓋合兩者之徉狂。聊浪而兼有之矣。

暢春軒中一角巾便服之老者。偕一精神英發之中年。相對宴坐。老者拈髭不語。似沉思一事。久之乃發聲曰。如此英年。誠國家不世出之彥。顧近頗沉溺笙歌。辜其壯志矣。奈何。中年人亦微喟對曰。夫子不知此兄胸中實抱無窮之戚。因移坐近。老者低語良久。老者頻點其頰。太息不已。曰。事誠無可奈何。然此君胸中安有凝滯。偶癡於情耳。老夫當爲畫一策。使其專志於三不朽之業。俾精神無由外鑠。則癡念亦當日就消磨。因大笑曰。少年儻類多不免閒情。卽以君等高明。亦復如是。良是異事。中年人亦微笑。

旋磬折曰。全仰夫子。上爲國家。儲有用之才。下爲此兄。開立名之路。當今盛事。無過於此。遂肅然起立。將退。老者笑曰。掄才大典。老夫與有榮光。卽如君奇才。亦當首舉。言已亦起立。與中年微點首爲禮。徐步而入。中年人亦遂出。讀我書者。當不待著者揭曉。已審此二人之名。一爲茅道子。一則撫軍馬公也。

今我書當復敍鴛機矣。鴛機昏惘失志。可十餘日。此十餘日中。鴛機之情緒。至淆亂。我書敍之。亦至艱。蓋合失望。伊鬱愁苦三者。兼包於方寸之地。歲首公務清簡。鴛機亦不出面。馬公卽道子偶來清譚。鴛機亦殊無心於酬對。道子虞其抑抑。至此將緣是致疾。心憐其遭復懼其病。則時勸其少少出遊。攬五羊風物之騰。以釋其牢恨。鴛機初不之諾。繼忽自念人生輕塵棲弱草。委滅易耳。胡爲自苦如此。我今者情場回首。百刼遍嘗。疾首痛心。無可呼籲。然此亦何嘗非天與我。以懺情入道之機。會當逆來順受。隨地優遊。以適我懷抱。胡爲自苦如此。顧一念及壽姑。鴛機則又悲從中來。不可自制。計惟有遏抑此念。弗萌始可以忘其深痛而遏抑之道。又何若而可。鴛機於是深思不已。夜寒風定。檝聲都寂。孤館短檠。照壁淒然。徐就澌滅。鴛機忽自床次一躍而起。色慘白。

如中寒。瞪目低呼曰：得之矣。得之矣。疾起就坐。剔殘燈令明。而自解衣搜索。褻衣襟次得囊。一執就燈下。反覆諦視。而手已戰不可止。則力裂其囊。墮青絲一絛。香澤猶馥。駕機目不忍視。疾就燈次。取火投爐內。焚之。復索得素箋半頁。亦投烈焰之內。其視烈焰而目猶注爐次。不他瞬。繼則淚珠如豆落頰際。復低呼曰：我誌之。我誌之。我今忘汝矣。汝今後亦當忘我。如我忘汝……則以手力叩其案。復呼曰：總之。我已將婚汝。亦將嫁百勞飛燕。從此東西忘之便也。語盡。駕機似鬱抑都宣。則慘然強笑。聲烈烈如鴻鳴。駕機平日所無也。此一笑似欲力舉曩日溫柔付之爐火。以俱去。故聲亦慘厲。以狀言之。笑也。較縱哭爲尤哀矣。笑已。駕機立仰於床。亦不覆衾和衣而眠。

爾日之後。人視駕機。乃頓改其常度。駕機素不樂聚處。乃亦於稠衆之間。時縱譚笑。復能痛飲。飲必至醉。醉則高吟嗚嗚不已。數日來。以一繩墨自守。靜穆搢謹之人。頓易爲放浪形骸之狂士。乃與道子合符同轍。人皆引以爲異。駕機殊不顧。馬公雅愛其才。故優異之。不與凡士伍。亦了不責以服務。縱其讀書哦詩。蕭閒遣日。駕機乃得放浪徵歌。盡攬珠江風月。日復一日。初猶勸道子。繼以道子事集。無暇清遊。遂時時獨出。桃根雙。

榮竹葉。千尊蓋亦彷彿五湖范蠡。身住溫柔矣。

驚機雖回顧。花叢實無所心賞。其珠江卽事詩數章傳遍。一時詩云。

沈沈憂樂鬢成絲。腸斷筵前白紵辭。又向東皇乞如願。誤人畢竟是南枝。
病來盪氣迴腸後。才盡吹蕭說劍間。乞得英雄湯沐邑。半歸歌舞半湖山。
折蕙摧蘭亦聽天。紫雲顚付誰憐。聯歌白雪初成曲。負了冰絲舊七絃。
鈿轂飛鸞日幾回。橫胸盃酒數人才。素娥青女俱無恙。只欠湘靈捧瑟來。
黃金虛牝尋常事。一笑誰能喻此心。一曲蓮花親乞食。韓郎以外少知音。
淮南鷄犬共登天。學得神仙也可憐。我愛東方英氣妙。獨來人海戲釵鈿。
玳筵銀燭飯胡麻。南服春來樹樹花。只恐明朝便仙去。劉郎相對赤城霞。
奈此茫茫百感何。黃衫俠骨已無多。那堪懣盡閒情後。重聽人閒白紵歌。
客邸蓬飄未是客。春來細雨百堪嗟。爲君誦取飛卿句。夢覺高樓見杏花。
釵盟鈿約恨難支。不信人間有別離。今日郎當成一笑。危崖勒馬看人時。
偶耽花裡按歌聲。難遣樽前惜別情。一夜天風鸞鶴怨。空王來證淚痕明。

不待言。愁始欲。愁平生。我亦薄時流。等閒七尺珊瑚樹。擊碎從教一例休。
檀板金樽我倦矣。鬢絲禪榻欲何施。長卿消歇原難繼。只辨佯狂作牧之。
月白江清淺。酌低唱。鴛鴦機。踞榻偃臥爲諸姬。正拍時有誤。則呵之止。罰以盃酒。歌妙則
酬以金。一童子侍側爲進酒。一則記諸姬優劣之數。諸姬曰雲仙。日月子曰蘭芳。曰桃
葉。桃葉萬歌東坡水調之詞。音婉而清。彌足動人。偶失一韻。鴛鴦機呵之止。桃葉必欲竟
其辭。笑不可。鴛鴦機呼諸姬共止之。喧笑問。忽報客至。入舟。則道子也。鴛鴦機仍臥不起。逆
但狂笑曰。道子來耶。不速之客。當罰一巨爵。遂顧左右呼酒來。道子止之。喏曰。噫。今日
之鴛鴦機。乃狂態逼人如是耶。雖然。我固以事至君家。報來矣。遂自袖間出一函。視鴛鴦機。
鴛鴦機爾來乃懶矚家書。雖心念老母倚閭。亦但默祝平安。初不欲以家中不特意之事。
亂彼愁人之懷。今日得函。則亦拆視。書竟爲老母手筆。則捧而心顫。不可自制。念我今
茲之所爲。不孝甚矣。心荷不已。迨讀其書。則亦無他言。惟言壽姑嫁日已近。家事頗
煩。老母望兒亟歸。助我料理。且尙有他事待汝。能向撫公乞假者。卽亟假歸。云云。又言
母身康健。若二妹亦無恙。不須懸懸。惟囑得歸亟歸而已。鴛鴦機讀訖。孺慕之情大動。則

以手枕面而哭。微呼曰：不肖兒，乃負慈母，乃負慈母。

第二十一章

杜宇催歸數

芻尼送喜忙

漏下二更。駕機道子皆傳呼歸節署。僕從皆執羊角明燈前導。二人咸以肩輿。輿中駕機默籌去留之道。自念年已及壯，既無宦情，不求聞達，亦無取居紅蓮幕下，使人以謝宣明面目爲嫌。歸計良是也。馬公雖數月情款，顧其一見傾心，憐才之念，不爲不竺。惻然舍去，亦似太無知我之感。然居此簿書鞅掌，案牘勞神，亦殊無能圖自見，以爲報稱。而母氏已老，侍奉無人，遠遊亦爲非策。然則決意歸乎？歸而娣姑來，嬪壽姑亦嫁，坐視舊日蕭郎，頓成陌路。又良無以爲情。然一轉念此事，終不能免落葉辭枝，終不能冒使復留。又何靳於此時一決？如是歸志決矣。更無所用其躊躇却顧矣。歸舍遂作兩律，以謝馬公。

官閣開樽幾度曾。驪歌帶淚又同聽。卅年爲國公頭白，一笑逢人幾眼青。老范頻嗟窮塞主，過江自占少微星。商量期許慚多負，剩許三長理索經。言歸元亮足徜徉。三徑猶應未遽荒。短笛陽關人已遠，春暉寸草日初長。紅羊換劫。

天無語黃鵠摩空夜有霜祇學玄暉辭記室白雲回首意茫茫。

馬公本惜鴛機之去。然以方爲鴛機畫策。已得端倪。亦卽不能不聽其去。卽治贖錢。爲鴛機祖道。道子則助鴛機治行。閱三日。諸務都畢。馬公設席暢春軒。與鴛機話別。座中除鴛機外。僅道子陪坐。酒半。馬公執爵勸鴛機。慨然曰。鴛兄前程萬里。老夫之處。尺水不足以屈蛟龍。惟望歸侍萱幃。諸凡自愛。三月之後。必有後命。屆時或拜颺玉堂。黼黻盛世。則卽老夫亦與有餘榮。言已拈髭而笑。鴛機此時心緒頗亂。亦不細味馬公之言。惟覺言辭頗近突兀。亦不暇詢。卽離坐鞠躬敬答曰。自登龍門。遽承青眼。人非木石。詎不知感。祇以老母促歸。倚閭念切。人子所不敢違。推解之恩。矢諸異日。言次。亦不覺悵悵不已。道子與鴛機十年交契。半載盤桓。傷別之情。自不待言。酒畢。馬公拱手曰。卽日登程。不敢久留。恕老夫關防在身。不能遠送。卽勞道子賢契代送一程。卽顧左右以鱸儀呈鴛機。白鏹千兩。媵以綵縑。鴛機數辭不獲。亦卽慨然受之。道子亦騎送鴛機至前驛。鴛機復遍辭諸同事。以鴛機素寡交遊。故送者亦殊寥寥。道子獨送至前站。共宿於驛店。時鴛機從道子處假得一僕一小童隨行。馬公復撥材官兩名護之返里。僕馬喧

闌行裝煊赫。頓洗曩者寒酸之態。驛店宿次。鴛機喟然長嘆曰。道子我與兄道同志。合肝胆相照。卽論手足。亦何以過此別。悠悠相見。不知復在何日。且我萬念都灰。此心已同槁木綿綿。長恨已盡。剗我有情之根。惟有力田買文。以奉甘旨。北堂百歲之後。我則廬墓披緇。長爲行尸走肉。以待此軀肉之委蛻而已。心死形存。慘酷已極。嗟乎。道子其謂我何以堪。言次。哽不成聲。淚潄潄下。在平時。道子聞之。亦必代爲哀痛。顧此時心有所思。顏色乃落。漠無動。鴛機凝視道子。念其何忽。以冷面目向我。聞至友之悲。乃了不爲動。其果宋廣平以鐵石爲腸耶。道子良久。忽易爲笑容。曰。否。否。君言一何沉痛。至是顧以我所思。則殊不然。以我計之。我輩重晤之期。亦殊至近。至君一腔塊磊。待歸後得家庭陽和之氣。所煦拂。亦當立銷。屆時。我當與君握手於京華也。鴛機不解曰。何事。至都。道子不答。但微笑曰。君不聞我師言耶。明日而道子歸。鴛機行矣。

鴛機渡嶺。遡湘下洞庭。航揚子。忽忽月餘。觸目舊遊。頻添別恨。雖材官捧輪。僕御執轡。行役之瘁。於以少紓。特客窗夜話。殘月宵征之際。缺一意氣相得。甘苦與共之友。爲之悶悶不樂。季春之朔。銀梨已落。蕭疎嫩柳。蛾媚細桃。又早眼際。則行客已抵金陵。城外

六十餘里矣。武陵如昨。崔護重來。鴛機因憶去年水閣。孟冒雨歸邸之事。尤爲悵悵。不怡。決意不履。秦淮一宿。卽行。顧斜日。嘶山爲時已暮。去金陵尙三十餘里。地名孤樹村。村落絕陋。茅舍數十家。炊煙零落。垣堵頽敝。苦無可以投足之地。鴛機乃駐馬沉吟。商借宿之策。村中樵夫漁叟。覩鴛機儀表如仙。僕從皆怒馬鮮衣。噓氣成雲。則驚詫聚語。遙立佇觀。顧無敢卽而問詢之者。頃之。村婦挈兒亦聞聲出視。村童見人騎。則驚爲官役。來索租逋。駭哭不已。一村豎牧數牛。子呼。嘯而歸。驟見鴛機。則却立而瞪。以手入唇際。作嘯聲。鴛機搖鞭將呼之。詢以前去有無寓宿之處。顧村豎已不顧。力奔引牛而去。鴛機無計。自縱馬行。遣扈從入村假宿。未幾。皆鞭馬搖首而至。言不可得。鴛機無語前行。而初月一鉤已出林梢。馬慙而嘶。人亦饑倦思食宿。一僕忽發聲曰。得之矣。我憶從茅翁來時。是間似有一廟宇。雖非宏敞。或尙足容我儕數人。待余先往覓之。言已。鞭馬前行。

林木蒼翳中。露窰堵數尋。雖不甚脩。似頗整潔。卽僕人所言之廟也。鴛機等旣至。以饑渴甚。不暇端詳。又月色昏黃間。亦不能復辨匾額。遽以馬槌槌門。三數槌。似有人聲。顧

又不遵應。時僕人聚議紛紜。有言爲僧廟者。有謂乃尼庵者。喧呶問寺門已闢。執燭立者。果爲一老嫗。見人夥則驚訝不已。木立不能語。徐聞衆人述求宿之意。始訥訥曰。此爲尼庵。爲女尼焚脩之所。不方便。客等盍他去。語未終。門遽闔。鴛機勒馬欲復行。材官等遽大怒。以馬鞭力鞭寺門。大聲曰。我等爲嶺南撫部馬太人。命送江南諸秀才返里者。不論庵寺暫歇。卽行又何妨礙。鴛機欲止之。顧念前行實無宿處。材官等又係馬公所遣。已殊不便。督過亦卽聽之。旋聞門內履聲瑣細。似爲別人出者。又似喃喃與道姑絮語。卽聞曰。姑開門縱之入。旋即道姑啓寺門縱鴛機等入。衆人簇擁鴛機就客廂權宿。道姑扃門自去。

天黎明。鴛機卽起。以生平未嘗凌踐人物。昨日之事。深覺不安。而寄宿尼庵。又爲鴛機心中所不喜。治裝已將行。呼道姑至。思酬以金。道姑忽詢曰。先生是否爲江南諸秀才。鴛機唯唯。又曰。是否與山右茅翁爲舊識。鴛機亦唯唯。道姑曰。是矣。然則我當回告。遂忽忽去。鴛機心大惑。念彼世外人。詢余及茅道子胡爲者。詎曾相識。耶。正沉思間。道姑已扶一妙年尼僧珊珊而來。將至客室。忽復止步躊躇。附道姑耳作數語。遂相偕同入。

爲機細審容光不勝駭絕。纖腰蓮步。踽齒愁眉。固依然一雲娘也。特是滿握香雲。已歸無有之鄉。而翠袖雲裳。口脂粉面。亦都已脫卸。所未改者。美人姿態。依然宜嘖宜喜而已。

未幾。道姑復來。袖出一物。與鴛機曰。庵主傳語。與居士爲塵世舊交。舊遺一物。敬以奉還。本當相面。特此時塵緣已淨。不見外人。故命婆子代辭。前途珍重。鴛機展視。則尺幅縑綃。固水閣夜歸時。匆匆遺忘未取者。於是歎歎數四。詢道姑以庵主來歷。答稱不知。僅知其自金陵來。此閉戶焚脩已半載而已。鴛機屈指雲娘出家之日。正已遄行赴嶺之時。回首舊塵。潸然淚下。於是出橐金百兩。付道姑裝脩院宇。太息上騎。如是途中。又數十日。鴛機安抵里門。登堂拜母。問訊二姑。獨壽姑推病不面。鴛機見母。氏果健心。已欣慰。而合家見鴛機歸。皆喜溢顏色。知倚閭念遠者之朝占鵲噪。夕卜燈花爲時固已久也。

第二十二章

夙擬韓童配

新成卓女孀

鴛機既歸。觀家事整理。母氏清暇。皆出婦姑一人竭勞盡瘁之效。心頗感動。故對於婦

姑亦非復曩日冷澹之態。然此感正與兒女私情有別。心省省終不忘。壽姑特邇來。駕機已非幽居讀書時之鴛機。蓋自嶺南歸來。一著賦。顏裕講。鄭康成之書。生頓爲諸侯上客。大府側席。邑令造門。塵俗之狀。日接於目。而鴛脰村比舍舊鄰。每於農作之暇。釋鋤而道諸家母。養得好兒子一脈。書香今更貴矣。而鴛機之心。尤邑邑不歡。念此行殊不得償所願。徒僕僕耳。顧雖長日無歡。而一接老母慈顏。沖藹中有無限欣悅之意。則己心亦不由而懌。忽忽月餘。壽姑嫁期已逼。伯英數數至己家。與母氏商議嫁事。高氏百兩到門。儀綵豐盛。鴛機中懷如割。然亦不能不勉爲歡笑。日出酬對其苦。蓋萬狀矣。日避人私詢壽姑近狀。於垂絲垂絲則言。姑姑自去歲來。無日不哭。性尤躁怒。以是亦屢受家中婢媼怨言。姑姑懣極成疾。數愈數病。至今尙不甚下樓。鴛機無語。惟咎己之因循坐誤而已。

轉瞬韶華。上巳已至。是日爲鴛機家中家宴之日。諸夫人夙起登樓視壽姑。壽姑已數日不面。諸母長日不施櫛沐。消瘦中容光仍復嫵媚絕世。特病後怯弱無復曩年嬌憨蕭灑之致耳。鎮日垂淚。迨後則目眶似枯。欲泣乃無點淚。亦微自詫。謂人生淚珠乃有。

盡時則我宿孽不將滿耶。自聞已將嫁而一寸靈犀已如垂涸之井亦不復爲復面駕機之想。意謂但授此一身於造化小兒顛倒播弄之手聽其宣告死刑時至則行足矣。但一日萬念終不能置鴛機弗思自聞鴛機歸家半年之別萬種相思亦詎不欲渴圖一面顧身處嫌疑見之既爲非便彼婚我嫁爲時已在目前不覲面尙能自遣卽不能而暗室幽窗儘容我時時灑淚若一覲面則此情萬難自遣設於衆目睽睽之地恣情縱哭則使鴛機當之者旣難自解而風聲一佈於己之名節亦殊有關緣是力自沮抑避不見鴛機卽諸母處亦不時往慮無意中偶值鴛機也今斗見諸母之來乃覺事出意外以邇來諸母之情其對於壽姑似微形澹漠百事不商之已特高姓婚事定後諸母亦曾清晨一登樓面壽姑略語以是事數語而出而壽姑芳心已如驟中巨刃麻木不能言語者歷數日之久嗣後一切瑣事皆婦姑主之而長日惴惴虞諸母辦事過主速成催命符一旦至則萬事隳矣故於諸母今日之來不期而生其聞弦而恐之心強起承迎視諸母笑靨向人亦若含有賀已得壻之意坐定諸母笑曰姑姑清瘦如此怪道數日不下樓殆恙又作耶老身自鴛兒之歸事乃大集無暇日來慰問姑姑當不見

罪然姑亦當自保養。今彼事近矣。語次諸母忽他顧。有不豫之色。諸母心中何思。著者所不能知。意者亦知彼事爲壽姑所不欲聞耶。

於是二人皆相對無言。旣而諸母笑曰。今日上巳佳節。姑姑亦不理粧。若兄妹此同。殆未相見我意。姑姑苟身體無不適者。盍下樓一遣此良辰。老身治酒爲姑姑祛疾。姑姑盍行壽姑初意不之欲。繼念我避面。鴛機之情緒亦不當爲姑氏所窺。以一行爲當著者曰。壽姑此念特飾辭也。彼詎真能避鴛機。弗面者一念後日大難。方且慮今日面鴛機之不數。於是理粧易衣。可一時許而諸母挾壽姑下樓矣。

是日也。天氣和煦。柳絮欲飄。棟風微動。諸母偕婦姑壽姑至內室小坐。未移時。鴛機已至。壽姑坐念今日之晤。鴛機殆爲末次。當如何自遣。使衆人不察而鴛機注己之情。終不少殺亦殊可憐。百刼千災終咎我一念之誤。思所以挽回之。若何而可。沉思間。鴛機已至。起而爲禮。首垂至臆。語不能吐。鴛機頗揮灑。知此時情狀萬不能使老母及婦姑見而生疑。則亦搜索無謂之寒暄與壽姑略語別後之情狀。語未終。席已設。老母中坐。二姑左右相向坐。鴛機廁末席爲陪。家人團聚其樂可知。卽壽姑亦復翠黛舒眉相與。

諸笑極歡而罷。鴛機見之，則心又大惑。幾謂壽姑之悅，豫出於本心。不然，胡前後頓異如是？則一握香雲，已爲我半載癡情之酬報。從此以後，行曳殘聲，過別枝矣。然以一聽慧如仙之女，郎壻一大腹賈兒，而揚揚有得色。壽姑雖至愚，不至是心皇皇未決。思乘間一探之。飯罷，諸母閒行攤飯，笑顧鴛機曰：「若今日何事，亦出門否？」苟出門，余當命汝至五兒子村一行，探伯英舅。余尚有命汝之事。若出遊，半載能佐督撫治大事，乃歸家後，瑟縮如女郎。耶言已而笑。娣姑亦笑曰：「姑氏言然，但鴛哥亦殊非瑟縮效女子態。特讀書多，不喜預聞瑣事耳。若我妹者，乃真瑟縮可憐。長日伏處樓中，較老母在時瘦碩乃類。兩人語未終，壽姑乾笑曰：「阿姊勿語，勿語鴛哥如何與妹何與者？」乃與妹並言。且阿姊自多才秉體，復健能爲姑氏分憂。我則愁跳柔弱一女郎，捨長日伏處外，又烏知有他事？語已，面微赭，細喘不屬，狀似甚怒。娣姑聞之，夷然微哂，不語。諸母笑以手撫壽姑肩曰：「孩子若姊，又觸若怒矣。若體既弱，又復善怒，老身殊爲若憂。復顧娣姑曰：「若盡至我室，我有事相煩。」娣姑諾而出。此時室中僅鴛機及壽姑兩人矣。

鴛機天姿絕特，所謂大智慧人也。顧我乃不審今日胡以憤憤至此。聆壽姑語，詞鋒中

若吐棄已不屑道心亦微悲謂女子之心乃善變至是誠爲我所不料未赴粵之前痛癢相關情狀之密切至於何等至於赴嶺以後書來情款亦復纏綿胡至今日聞我名而怒殆謂我爲薄情人耶不知此事究爲若負我非我負若吾爲若間關跋涉以期濟事今不幸老母之心匪石不轉是乃天也而若則已嫁靜言思之究爲孰相負者思至此乃不期矢口而出謂壽姑曰妹妹大好我當爲妹道賀今指日爲富賈婦矣嗟乎此爲何語在壽姑當日聞之詎有不五中摧裂怒鴛機之不諒顧今日深思籌畫卽已得策聞語殊鎮定坦然無驚面色尤形冷寂徐舉其首以目注鴛機卒然應曰唯哥旣已知之矣則亦胡多語語出口然心實已傷則迴面佯視壁間之畫不顧鴛機鴛機以爲壽姑之語誠也亦大怒起立曰我良不審妹妹語至此復止力咽餘言不更出入內覓母氏矣

壽姑聞鴛機語力忍其淚旣而回首鴛機已渺四顧而悲復念此亦良佳我當犧牲一身之愛情力爲鴛機謀異日家庭之幸福此遭絕之乃實所以全之於我坦坦之懷實可以掬示鴛機無所媿作卽鴛機怒我亦當無恤覺己身行事良爲光明磊落思至此

氣爲少平。旋復轉念我實心乎其人。今結局乃至於是。不特唯痛強歡。葬送一生。卽此茹痛之情。亦復不能爲知我者道。顧令其疑我爲飄泊之楊花。上下隨風。而我亦未緣伸辯人生至此窮極。天下之苦。培萃我一身矣。則四覓不見。驚機以帕掩面而入。壽姑去不至五分鐘。驚機亦出。則奉母命以壽姑婚事有待商酌者。須往覓伯英。心中自念。雖怒壽姑之心未息。而亦殊恨。謂天乃何必令我躬與其事。居嶺南雖抑。抑不猶愈於今日耶。且思且行。亦不覓壽姑。忽覩伯英。倉皇奔入。喘汗如牛。甫及庭。詢驚機曰。姊氏安在。甥速請若母。驚機驚曰。舅何事。吾母方命我速舅氏。伯英急曰。甥不知高氏子死矣。

第二十三章

者回成偏側

此別太悽惶

兵災之後。時疫盛行。此與壽姑素未謀。則之未婚。夫高仲華亦隨此滔滔。劫運以俱去。病起倉卒。卽伯英亦未前聞。此噩耗一來。而諸氏衆人欣悅之容。立易爲悲戚。諸母尤泣不可仰。連呼我負壽姑。不置。高氏夙與于諸親故。得訊後。則亦不得不往。唁問彼此。皆悽惶無極。伯英安慰諸母數語。見居此無聊。亦鞅鞅自去。諸母顧念此事終不能祕。

弗使壽姑知。於是自行將往。面壽姑。而壽姑此時樓居。情懷轉覺廓然。無礙。以既與鴛機絕。則種種煩惱。皆成陳迹。悲極轉爲平適。眞所謂心盡氣絕時矣。知逆運而行。至爲無濟力盡。能索終於莫挽。毫末則亦惟有聽之而已。萬念既灰。不期忽觸他事。則高氏婚事也。此事壽姑素未憶及。今日情絲既斬。然中絕則閒事轉上心。來念天下人同此心。此高氏子亦具人心。胡取一素不相識之女子。輒爲伉儷。而我以死灰槁木之人。復胡能強顏事人。則異日之事。將何以處之。斗念此冰雪姻緣之兩人中。或有一人遽爾摧傷。則此事了矣。有之。其必爲我。以我愛情既絕之人。老母早背。亦復何心。依戀人世。數十寒暑。且身又多病。卽無缺憾之事。而壽年亦正未必永然。則盍早自決乎。此念甫動。而諸母已推門而入。淚被其頰。喉中猶帶哽咽。壽姑觸之赫然。而諸母已坐。且哭。且與壽姑語其事。

諸母語未畢。婦姑及鴛機相偕登樓。壽姑本掩淚而聽。一見二人復淚如泉湧。號咷不可止。婦姑將進以勸慰之辭。顧亦無語足自達其意。青年之女。遭茲冥凶。亦良代爲媒。悲而回首往事。撫衷自問。亦良有負妹之處。不期亦隨妹而哭。一室之內。悲聲四徹。非

垂絲奔入報有客至者。諸人殆將無術以自已其悲矣。鴛機聞客至。惘惘自出。以此時坐視老母及二姑悲慟。己心亦殊難堪。既爲壽姑傷感。亦復自念此局。正如一子錯投。頓成滿盤敗著。大勢既決。無可收拾而已。及壽姑盡墮入窮愁。無告之海。事至今日。紛淆雜亂。顛倒無倫。若天心見道。在在與二人爲難使之似離非離。似合不合。老母於兒女婚嫁。煞費苦心。人子自不能因而生其怨望。顧百無可咎。則不得不歸之於天。著者曰。鴛機誤矣。天心仁愛。而日月行天。亦不能免陰晴圓缺。以此咎天天不任受也。

及見客乃殊未相識。及通問始知爲呂侯幕僚。將呂侯意起居甚殷。譚次袖出一書相示。則疆吏致呂侯之函。大致謂朝廷留意人才。搜羅遺逸。今秋將有博學鴻詞科之舉。先輩耆碩。後起名流。一體咸得與試。茲得嶺南撫軍馬函。開本治東江諸生諸衍。倚馬才高。雕龍技擅。英年卓落。譽滿江南。馬公會羅致幕中。欽賞已久。今擬與本衙門會銜保舉。貢之明廷。黃金求士。得郭隗而羣來。白衣多才。識羅隱之有自。今望先往致聲。善爲勸駕。不日明諭一至。便望護送來省。本撫當親執爵祖行。云云。鴛機閱畢。仍以書還之。幕僚笑曰。末學無聞。辱馬公過聽。又承大府美意。何以克當。但衍母老家寒。義難求。

仕令伯陳情之表。古有明訓。某胡敢違。還乞先生致意。邑尊代達大府。知我之感。矢之沒齒。至於馬公處。衍自作書謝之可也。區區下情。還望鑒察。幕僚躬身曰。先生高尙其志。弟胡敢妄贊一辭。但大府殷殷之意。邑尊諄諄見囑。務望先生弗吝東山一出。爲邦國之光。邑尊本擬親來奉謁。猶恐先生以塵俗見惡。屏之門外。特命弟先容。便當親來謝過。語訖。磐折而起。曰。唐突恕罪。負荆有日。拱手言別。駕機蹙額。念家事紛如亂絲。又多此纏繞之事。總爲嶺南一行。生此枝節。道子誤我。一至於此。口中則遜謝曰。邑尊親降。決不敢當。還乞足下代辭。一切容衍。緩日到衙稟白。幕僚笑而不語。拱手自上輿。行。駕機旣入。諸夫人已下樓坐。而拭淚。駕機趨前。語以頃間之事。旬日之後。壽姑已易素服。仍長日樓居。高氏成殯。諸夫人與駕機伯英皆親往弔奠。高氏僅一子。旣夭。殊不忍累壽姑終身。乃倩人傳語壽姑。年少訂婚。又僅數月。苟意不欲者。兩家儘可將婚事註消。任從改適。如守貞不字。亦當割屋產爲養贍之計。兩事聽諸夫人斟酌行之。諸夫人乃商之婦姑。終以詩禮故家。字人改適之風。所未嘗有意。終未決。則婦姑復往詢壽姑。壽姑決然曰。姊氏年事長閱。事已多。胡此事乃下詢及妹。無論

我于氏故家風範。改適之事。有玷家聲。卽爲薄命人。計命途多乖。天心已定。一之爲甚。其何可再。妹決意繡佛。長齋香火。蒲團懺懺。一生宿孽足矣。姑氏深恩銘之肺腑。我于氏單門無嗣。實不足以慰老母在天之靈。異日吾姊得人而事以一子爲于氏後。妹雖長逝。妹目瞑矣。語已復。嗚咽不止。婦姑慘然。不能終聽。卽下樓語諸母。以妹氏之意。堅定不移。諸母歛歔曰。佳哉。是兒佳哉。是兒然。老身誤是兒一生矣。語已復歛歔。拭淚無語。鴛機素惡酬應。尤不耐官場往還之事。茲乃無術自脫。邑中自邑令以下。至縉紳先達。日日造門折柬。僕僕不休。鴛機雖深惡痛絕。顧不能形諸辭色。郎當靴帽。虛與委蛇。清宵獨坐之頃。則輾轉爲壽姑籌畫後事。計以門風人格而論。改適必無其事。矧以壽姑知禮雅自愛。好必不生其琵琶別抱之心。顧壽姑之心。固本有所屬。好事多磨。遂至於此。則舍吞咽其情。候傾之於地下之外。更無他法。思極似反爲壽姑慶。慶其一生高尚潔白之情。終不致爲塵俗所污也。著者曰。女子未廟見。則無守節之理。歸熙甫固已言之矣。然此又未可引爲通例。況著者此書固述百十年前之社會風俗。又未可以例諸今日文明之世。然舊社會固拘泥執著而極。其弊尙不致流於佚蕩。此亦可以借鑑也。

又月餘。高家遣人致意諸母。願割腴田百畝爲壽姑終生之費。壽姑堅不欲。謂先人留遺薄產。敝廬尙足以支饘粥。而依倚姑氏。亦不_レ乏顧覆之人。遂請於諸母。撥宅後小屋三椽移居。其中閉戶禮佛。家人不見其面。僅小婢垂絲爲給役使而已。其屋正居宅之西偏。屋後卽爲荒圃數畝。則當日拾花片遇鴛機之地也。鴛機初聞壽姑堅決之言。擊掌稱是。格格而笑。喉澀音滯。乃不類爲笑。較哭尤厲。諸母駭曰。兒風狂耶。胡乃聞人遭遇如是而笑。卽常人猶不可矧若妹耶。鴛機不語。長喟而出。秋初夏末之交。而鴛機與壽姑乃爲末次之別矣。

第二十四章

入洛多華譽

攜辭喜拜颺

鴻詞科舉行之旨既下。彊吏紛紛舉薦人才。浙撫舉程可大。皖撫舉方蘭生。魯撫舉茅道子。粵撫及吳撫合舉鴛機薦牘既上。未匝月。有旨各省所舉耆碩英俊百數十人一體赴京待試。內庭又知粵撫馬公屢掌文衡。賢勞卓著。特旨內用。卽拜協揆。總持詞科之事。馬公以己曾保薦人才。嫌疑宜避。力辭優詔不許。馬公旣不得辭。卽於旨到之後。交卸篆務。輕裝入京。道子亦辭馬公同山右。馬公敦囑速至。又囑其覓便致意鴛機。趣

其出山始丁寧鄭重而別。道子立即改書爲機。大意謂吾兄荆山之璞。不刖而貢明庭。爲時至矣。事親養志。當以顯揚爲重。不可復以母老爲辭。馬公特旨內用。總持科場。礙於關防。不便勸駕。特囑轉致云云。鴛機得書。意仍狐疑。即持以質老母。諸母則達人也。謂若祖若父遺言。本以耕讀傳家。隱居不仕。爲訓。但鴻詞科。非他科舉之比。朝廷之意。原用以甄別眞才。仕與不仕。仍各從其志。若旣荷馬公青眼。似不可無此一行。得當則名成業立。未始不足以爲祖先之光。不然。卽復退耕。未晚。如是。若宜行矣。家事我自主之。我尙未老。娣姑亦勤慎足助。我若但行無憂。又曰。若年才及冠。卽僕僕風塵。爲母意良不忍。此行之後。出處由若自主可矣。娣姑歸爲我媳。兩家已有成言。若行後。我卽屬伯英。始終其事。過年便當完姻。如是。則老身一生心願已畢。嗣後可以優游適志。以厝沒齒。若侍奉之日。方長。足博我老懷之娛樂者。爲事亦正多。固不在今日之區區晨昏定省也。鴛機聆老母訓言。侃侃然情理交至。知不能不聽。然此時不能不忍痛出一言。則曰。母語誠是。兄及娣妹誠咸得歸宿之地。然壽妹奈何。語次淚隨聲下。不能自禁。諸母歎曰。是誠無可奈何。若母誤之矣。然兒勿更言。是事使若母心癢。

此數月來。讀者當渴欲知壽姑之情狀。然此亦當不須煩言。讀者亦正可擬議而得。所謂此中日夕。以眼淚洗面而已。殊不知此擬議之言。以之例壽姑往昔固當而揆諸今日。則殊非是。壽姑眼枯淚盡。固在駕機未歸之時。及駕機既歸。已亦旋爲新婦。百丈冰霜嚴裹。壽姑之心。乃使一碧玉華年之女。郎頓奇冷。成世外人。壽姑少已穎悟。隨母誦小乘諸經。能琅琅上口。此日乃大得其助。貝葉數編。天花一坐。藉遺此冷澹淒寂之世界。獨居遊目。見日影之移。則恨其遲遲不速。以爲苟一年得如一時之速者。則我度十二時便過一紀。從此推移。寒暑淹然。化去之期。當復不遠。我乃脫離塵垢。就慈母於地下。爲樂正無藝也。如是幻想。日復一日。而容儀清減。亦驟增其程。嗟乎茫茫來日。愁如海。寄語羲和。快着鞭黃仲。則傷心之語。乃爲是兒詠耶。駕機雖代喚奈何。而不知壽姑心中。已無復罣礙。則并此奈何一言。亦爲贅語。特駕機未之知也。

鴻詞之試。時在中秋。而明諭既下。大吏促行。邑令日日造門。逼迫駕機不得已。慨然於七月之杪。別老母及家人。就道臨行。老母治具爲駕機慶行。駕機復躬至宗祠。叩辭祖先之靈。以老母之意。此行承先耀。後關繫絕巨。不可不慎。重將事既畢。歸而共飲。老母

使人至宅後小室中。速壽姑。臨良久。垂絲反。謂姑姑。知公子遠行。本當面別。但未亡人重喪在身。恐反滋不吉。故不敢與席。囑娣姑姑代勸公子。道路珍重。鴛機聞語。知壽姑必不出心。亦以不見爲得。徒亂人意。無謂也。顧老母聞之色微不豫。良久嘆曰。個妮子太拘執矣。居孀雖不與外事。然家人遠行。亦不可不盡禮意。顧娣姑姑曰。若其速若妹來傳我語。謂弗妨也。娣姑姑唯唯。遂起自去。未幾偕壽姑至中堂。鴛機自爾日聞高氏子之喪。登樓與壽姑一面。至今始爲重見。數月來。壽姑不特拒鴛機不見。卽姑氏阿姊亦日不數面。以壽姑無事不出。而邇來尤憎見人。長日獨處。竟成孤僻。平素本厭脂粉紛華。至是悉屏棄不御。乃似投其所好。而娟淨天然。瘦極骨立。而不損其艷。綺衣如雪。弱不禁風。鴛機日中見壽姑服此服。作此狀。不審其爲悲爲恨。然已回首窗外。痛淚偷彈矣。旣入座。娣姑姑斟以酒。壽姑亦不飲。喑默如禪人。鴛機已盡捐曩日種種猜疑不諒之心。遠別之期。卽在頃刻。亦不暇擇言。但曰。妹好自愛。珍重千萬。而聲已微澀。壽姑自入坐。至徹席始終未發一言。迨後垂絲扶之將入。始回首視鴛機。作乾笑。力掙爲一言曰。哥亦好自愛。妹不及見哥之歸矣。言已遽暈踣於地。衆人皆大驚失措。鴛機大哭。此時

亦不暇計嫌疑以面近。壽姑額際而哭。衆灌救良久。壽姑始醒。醒則哇然大吐。狼藉臙脂。殘紅滿地。自是壽姑遂病失血。

未十日。鴛機行矣。到省。大府倒屣親爲祖道。自省起行數日。復遇道子於山右。蓋鴛機先以書期之也。遂同行入都。道次道子詢鴛機家事。爲之歎。歎累日。徐曰。君勿悲。天下事遭遇如君者正多。卽更甚於君者亦在在而有。君閱世久。當能徐忘之也。鴛機無語行旬餘。至豐台。道子偕鴛機同宿旅次。道子忽笑語鴛機曰。人生伉儷相得最爲難事。君尙未知家室之艱也。而戚戚於一得一失。不知卽得之亦未便爲福也。鴛機不省其語意所指。亦不暇詳詢。則以一笑報之。不知道子家室之間亦正抱難言之隱痛。我書下章中當詳言之。今言二人首途至京師矣。

入都仍復假宿邸舍。復值蘭生可大諸故人。文酒流連。還往甚歡。鴛機初至京師。自不能不遊攬風物。蹇驢側帽。覓句看山。得暫遣懷抱之惡。試期既屆。各治筆硯。試畢揭曉。道子可大皆得二甲。入詞館編修。鴛機才高被抑。僅列三甲。爲檢討。獨蘭生落第。樸被自歸。馬公見門下多才。盡入瀛洲之選。欣慰自不待言。以道子等寓居偏側。特除館相。

邀未幾三人遂遷寓馬公館中諸務少定各修書報其家而家中泥報已至諸母憂煩中亦爲開顏而笑繁華煊鬧之事吾書悉置弗敘今將別開生面叙道子事矣

第二十五章

小星初耿耀

文苑足徜徉

秋盡冬來長安風烈如晦奇寒砭人道子可大驚機偕居馬公所圍爐飲酒出必重裘猶不能勝某日馬公以科舉事畢辦理稱旨遽膺大拜兼掌銓衡乃請休沐一月意得少休始更治事宴居無事集府中僚佐爲消寒之會酒半馬公忽笑曰諸君皆淹貫典墳老夫不揣有疑事數條相詢疇能答者當令家姬爲獻一觴博一日之盡歡可乎衆皆曰唯唯然心念馬公風格清嚴傍無姬侍胡以馬融絳帳亦有釵鈿張禹後堂偏饒絲竹心微詫怪然未敢詰也馬公見衆皆聲諾則笑曰如是當老夫爲令官乃顧左右曰往喚柳奴來少頃海紅簾颺處一十六七妖姬執爵捧壺而前款步未移香風已到衆人皆以師相家姬不敢平視獨道子微睨之霧鬢雲鬟冰肌玉骨彷彿爲似曾相識之燕馬公笑指謂道子曰此子豐台之產流轉入粵其來歷容緩詳告但渠自言曾識吾子及鴛兄不知確否鴛機聞言赫然舉目而觀則柳奴非他珠江畫舫中歌東坡水調

之妓桃葉也。

馬公命柳奴斟一巨罍。問首座茅道子曰：「老夫向有所疑。古人讀書必先識字。而叔重說文實爲關鍵。但音韻分合。方言變更。古今不能一致。將生今之世。讀古之書。其源流遽變。不能不悉。道子盍一詳言之。」道子笑曰：「音韻之學。淺學胡敢妄譚。特憶音紐之說。昌自漢時。而隋陸法言始爲切韻。古今遽變。始於是時。自宋劉源爲禮部韻略。并爲二百一部。而古音始亂。例之叔重十七部已多變更。近人古寧神音學五書始昌言復古。其詩易本音精粹。無倫特間亦不能無譌。至於四聲自說始自六朝沈約之徒。而古無去聲之說。及今亦有定論。至於方言淆亂。固亦宜然。但能意以會通。古書不難讀也。馬公點首稱是。遂命柳奴以巨罍奉道子。翠袖留香。柔荑膩粉。道子以疎狂磊落之人。當之亦不能無動。酣然鯨吹。遂盡一爵。」

馬公以次詢。可大駕機子史疑義。二人皆應如響。馬公大說。輪流復詢道子。書古今文之異。易占卦之義。各數條。以故是日道子飲最多。玉山峨峨。狂言颺發。柳奴奉卮亦愈勤。道子已醉。忽前席大言曰：「門生年將四十。嗣續猶虛。夫子所深悉。今日憐才巨眼亦

許杜分司乞取紫雲。否言已大笑。醉態可掬。可大笑吟曰。忽發狂言。驚四坐。兩行紅粉。一時迴柳。奴疾以目睇。可大面頰復他顧。而微哂。馬公捋髭大笑曰。道子醉矣。張禹簾中。彭宣豈容輕乞。雖然此戲言耳。微子言我固將有以語子。此……語至此。指柳奴謂鴛機可大諸人曰。此女王姓。固珠江妓也。於鴛兄爲舊識。鴛機聞語。頗局促不自安。馬公笑曰。此又何妨。東坡不嘗識琴操耶。今且續老夫語。數月前以細事爲河泊所官所逮。楚辱不勝。老夫時將解任。偶嘗微行聞之。忽動惻隱之心。且聞道子語。鴛兄固曾遊詠曲巷。慮爲故人。不可不爲道地。特遣一介釋之。出將代故人量珠十斛。致之金屋中。適老夫就職北上。而是女固北產。其父母登門籲老夫。絜帶還鄉。老夫枯楊無復生。穉特留完璧。以待故人久矣。今聞道子言。鴛兄尙未成婚。先妾後妻。於理似又不可。老夫亦不能令故人越禮作事。使異日青史上白璧微瑕。則老夫之罪重矣。今道子既有此請。老夫便當代鴛兄移贈。如何。鴛機正色曰。老師言當衍年稚。此舉爲非。分道子兄壯年乏嗣。納寵無礙。名義衍且當乞。老師之惠一力玉成之。胡敢言移贈也。可大亦力贊其事。馬公笑曰。諸君且勿言。當問本人主意。如何。擇人而事。亦固其權。老夫所不能左。

右衆人皆以目視柳奴。待其答辭。道子酒此時微醒。意亦頗惶。婉念果柳奴不欲二字脫口者。我今日醜態畢露矣。一生倜儻。乃有此局促之時。良不意也。幸而天不欲道子滋慚。柳奴竟囁囁言曰。一惟大人之意。婢子生死肉骨。出自大人。今日胡敢違拗語出大事。遂定。馬公及鴛鴦。道子皆歡暢無藝。劇飲至燭見跋而散。

閱月餘。馬公遂爲道子撥宅後花園中。空屋一所。潔治洞房。命道子偕柳奴擇日成禮。翰苑職本清暇。鴛鴦及可大。長日不至衙。助道子料理一切。至日各賦催粧。送道子及柳奴合卺。道子自賦七絕四章。詩曰。

當筵鬢影與衣香。握手青樓大道傍。今日屏風端相未。清曉偶觸宛清揚。排當小隊合成圍。著个溫郎白袷衣。玉鏡台前人一笑。十年彷彿雉朝飛。相公東閣留賓住。翰苑簪毫合卺詩。多恐分司無綺福。香添紅袖嬾題詞。三生綺孽沾泥絮。老眼逢春已著花。從此鬢絲禪榻裏。散花相伴老維摩。道子艷福優遊之日。正鴛鴦思鄉回首之時。偶與道子語。將乞假還鄉。一省老母。道子白之馬公。馬公囑從緩。以政府將有開校四庫書之事。擬薦鴛鴦。道子可大同入局從事。

故也。鴛鴦無已，亦唯有姑從馬公之言。餘人玉堂清簡，觴詠多暇，數月光陰，忽忽已過。而道子傷心之事，至矣。

道子與柳奴愛暱甚至，大有此鄉溫柔可老之概。而叠接家報，其夫人程氏以道子得官，將至京相依。道子於是乃長日顰眉墮入愁海，蓋道子素懼內，而夫人閫威尤厲。知事發罪在不赦，籌思無計，乃往求馬公畫策。馬公笑曰：「道子君鬚髯如戟，乃無丈夫氣耶？無已，姑秘其事。」柳奴暫居老夫處，君夫人來別宅處之如何。道子尋思良無他計，不得不從。數日後，得夫人手書，月杪當抵京矣。

第二十六章

霜後紅蘭萎

燈前綠綺長

道子鴛鴦可大，共夜話於馬府之留春軒。鴛鴦抑抑不樂，已成天性。可大等習見，已不爲怪。獨今日道子亦無歡顏，可大詫曰：「道子新婚宴爾，爲樂正爾，無涯胡今日忽忽若有所思？」道子長嘆無語。鴛鴦微笑曰：「程兄不知道子，兄野馬將受羈勒矣。」可大猛然省道子家事，點首不語。良久歎曰：「此最是人間苦事。」茅道子文臺卓犖，橫厲無前，亦正宜受此報耳。鴛鴦曰：「娘子軍壁壘整嚴，止宜以哥舒半段槍敵之，毛錐子無所用也。」可

大撫掌曰。鴛兄素恂恂如女郎。乃亦能爲此諸語。大奇。大奇。正喧笑間。靴聲橐橐。馬公忽至。衆人皆起承迎。馬公笑曰。頃老夫下值。婢媼輩語吾柳娘微不適。囑覓茅君。君乃尙逗留此。喧笑。耶。老夫執柯人。將有責言矣。道子蹙額不語而起。忽忽自入。馬公坐定。顧諸程二人笑曰。人生得享艷福。大爲非易。道子半生寂寞。乍入溫柔鄉。意外風波。又重疊至矣。鴛兄見此。當亦弗怨天之憤憤。獨斬於我。可大笑曰。老師勿言。惟宰相爲能造命。此師責也。馬公笑曰。君無處咎天。乃來責我耶。相與一笑而罷。

自是日後。鴛機亦不數面道子。忽忽旬餘。聞道子夫人已抵京。道子爲覓宅於城南之櫻桃斜街。摒擋一切。頗甚忙碌。而已亦疊接家報。老母之意。將以明年之春爲己與婦姑完婚。苟館中不能乞假者。將親送之京。便移家寓京。以便鴛機勿致分心。念母辭甚切至。鴛機無術報書中。不得不一承母意。老母書中亦不言及壽姑。惟得伯英一書言壽姑自爾日病略血後。日漸增劇。姊氏之意。將爲甥完婚事。屆時或親送婦姑來京已商之。壽姑堅意不欲偕行。姊氏之意。壽姑必不行者。將暫以壽姑付我。以居現此事尙未解決。望甥相度行之云云。鴛機得書大憂。心念已果不歸者必且增壽姑以傷感。

煢煢孤獨。依姑氏。以居。已極處境之不堪。胡可更轉徙。依人。且姑氏及姊氏一行病中。更乏人料理。咯血之疾。或且因而增劇。我則和諧花燭。行樂及時。乃令一顛連無告之壽姑。顛頓病榻。舉目無親。抑抑以死。人有天良。何以自容。思至此。決計棄官歸里。無論婦姑孀我。諸事如何。但目前得一見壽姑死且無憾。於是懷書奔入。將覓馬公陳情。顧時過辰刻。馬公入值未回。繼念遽告馬公。必不遽允。以馬公殷殷屬望。方冀二三及門。他日繼其調羹之業。又校書之局。已開。馬公被派爲總裁。明諭不日且下。其篋袋中人才道子可大及己。尤爲倚重。保舉此三人爲纂脩之摺。亦不日且上。安能遽釋吾行。矧老母本有來京成婚之說。馬公一聞此言。必大稱善。如是我事。且反坐實矣。計當不得不詭言以動馬公。於是辭職之事。始克成。而又何詭言之可說。百思不能得一語。以駕機生。平未嘗爲誑語。至是乃左右皆不得當。無已。思往覓道子。以情商之。甫至園門。值道子家人喘息奔出。目不見驚機。幾衝撞而仆。駕機問道子在室否。家人搖首曰。爺不在園中。已多日矣。連日在櫻桃斜街夫人處。茲命我移僕被往。乃柳娘又病甚。爺不至。病益增劇。奈何。語已不顧。駕機自出。駕機無聊而返。嗟訝不已。

家人移襪被等物挾以至道子寓所入門見道子方共程夫人共坐閒譚夫人興采頗高譚吐亦善顧語聲微高抗稜稜有丈夫氣乃不類婦人道子自夫人之至目不暇窺園卽偶至柳奴許輒匆匆若有迫逐之者柳奴本柔婉嬌憨自媵道子方謂三生有福得偶才人方寸中良自慶慰不意數日之間道子頓改其常度柳奴自念初亦不謂道子之疎己謂數月之愛已牢縛膠固斷不能驟爲罡風吹斷或夫子偶有不特意事耳乃不謂道子之疎己良疎己也而且尙非出之道子本心乃有所迫而出此幸柳奴尙未知此不然卽此己可以一慟而絕不必至後日也

道子居夫人所數日夫人責備之辭良多一則謂道子自別之後鱗鴈甚稀遊幕之時猶之可也及今貴矣乃家書寥寥卽有書落落數語乃亦不言及我之來否直待我自投到耳詎乃不念糟糠我知若尙讀書明理固亦未敢出此夫人語時聲色俱厲道子心趨趨然而不念糟糠一語乃直刺其心念柳娘之事設一旦發覺者殆矣殆矣已爾家人肩襪被歸迨夜將歸寢夫人手自檢點被囊等物著者曰天乎僕人乃一何粗鹵至此實則柳奴病中固不暇檢點而亦未審道子夫人來京之事道子心緒忐忑尤不

及慮發囊見夫人抖被突執一物把而端相道子面色頓立易若死灰則一紙綽約畫中人固柳奴之小像也

初柳娘雖墮落風塵而生性聰明雅擅繪事自歸道子數月中筆墨酬和爲狀甚樂道子乃泥柳娘爲畫中人寫照柳娘調丹和墨三日而畢執紙自對歎曰薄命人眉目間已呈早天之兆纖弱如此胡禁風雨辱郎不棄終成一霎曇花耳他日見此便如見妾好向壁喚真真也言已歛歛道子亦悽然不樂不意此綺窗一夕語乃種今日之禍根固道子之所不料也夫人執卷端詳已回首向道子色殊冷澹而眉目間風霜棱棱不怒而威徐曰老奴大好此畫中人何來盡爲我一道道子不語夫人怒曰何事頓噤齟齬如是便足了事耶道子心中方曰事胡足了敗矣敗矣茲乃真敗矣懊喪間頓憶一策不如實語之託以此事之成全出馬公之命或尙無妨思已遂強笑曰若問是人耶是實余新娶之妾爲座師相公馬公所贈豐台之王柳娘也此語一出而夫人手中之卷立墮於地俄頃間話訖聲作矣

夫人既痛訾道子無良顧亦自念事已如是殊不得遣之之策訾已則坐而沉思道子

乘間自出赴馬公所求策。夫人亦不顧。道子至馬公所。乃未得見馬公。卽自至己室。視柳娘。柳娘之疾。本感冒微恙而已。自道子連日不歸。柳娘雖不疑道子。亦不免作無聊之幻想。固微知道子已有正室。設萬一不幸不見容者。此身且胡堪設想。思極悵悵。病因增劇。及道子歸。已熱甚。昏不知人。道子無計。亦不能以事變告之。惟盡力於醫藥調治而已。如是又三日。夫人怒道子不歸。沉思忽已得策。卽命輿詣相國府謁馬公。

馬公方退食與鶯機譚道子事。代爲扼腕。而夫人輿已至門。家人稟入。馬公大詫。則亦不得不姑見之。坐定。馬公將詢來意。夫人卒曰。聞老師已爲外子覓一妾。信乎。馬公曰。信。曰。居貴府園中乎。曰。然。夫人遽曰。寒門世代從無納妾之例。且道子貧士。雖得官亦無金屋以容。天人門生婦。謹代祖宗攢逐。此浮花浪蕊。卽日令其改適。閤以內門生婦。固可以專望。天子勿罪。語已遽輿辭而出。馬公起見鶯機。大笑曰。道子有夫人如此。乃思納妾亦殊不自量。今日卽老夫亦幾爲渠詞鋒所痛撻。言已。蹙額命人以改適之意傳語道子。及柳娘。而柳娘之催命符至矣。

柳娘聞語。自牀踴起。長號曰。天乎。乃以我爲輕薄之桃花耶。遽命人速馬公至。公至連

聲太息。不作一語。柳娘臨馬公前曰。大人惠我。亦忍令。我爲改節人耶。馬公悽然曰。我豈欲者。然爲若計。……語未已。柳娘止之曰。勿爲我計。公意我知之矣。遽起以首觸壁。遂絕。道子急掖之。已弗及。則頓足而哭。馬公亦揮淚曰。烈哉。

第二十七章

峽裏瑤姬遠

風前少女殃

壽姑失血之後。益不自支。藥鑑經卷鬱鬱終朝。覺眼前世界都屬他人之物。於己一無所與。精神日復恍惚。有時昏瞢。終日木木都無一言。垂絲侍側。亦覺壽姑舉止有類。瘋人勸之食。卽食不與之食。亦終日不言。饑行住坐臥都無己意。有時攬鏡自鑑。屢點其首。淚續續落。醫士日進培元固血之劑。乃了不見效。垂絲每進藥。壽姑卽揮之出。及垂絲復入。壽姑藥已盡飲矣。垂絲心疑。壽姑進藥。胡以必不許己侍側。則竊於門隙中窺之。見壽姑俟己出。卽擊藥碗就盂中瀉之盡。擲碗案上。踉蹌起就牀次臥。垂絲大悟。壽姑殆每進藥必然非復一次。故連月下藥。乃如弗藥也。俟其已睡。則潛蹑足啓戶而入。見壽姑橫臥床中。衣旣未卸。被亦未覆。冬初風厲。小室中金鴨尙燃。特不敵朔風之破窗隙而入。壽姑兩頰本消瘦已甚。全褪其絳。而此時滿頰胭脂。上徹兩顴。兩手之冷。乃

逾於冰。茱萸一握。纖削依然。特已無復綿軟之致。垂絲微以手近頰際。則觸指生熱。心大疑。胡頰溫而手指乃寒。此病爲我生所不常見。則微推壽姑喚曰。姑姑且醒。姑且醒。欲臥當覆以被。奇寒不可常也。壽姑聞聲立啓其目。實未嘗睡。微噴曰。婢子多事。我欲睡則睡耳。誰許汝多言者。我固天地間零丁孤獨之一人。宜無人可以近我。垂絲曰。姑姑勿怒。我不過謂姑姑臨睡宜覆以被耳。胡敢妄與姑姑事。姑姑病中亦宜自保護。昨老夫人亦方以是語囑姑姑也。壽姑復張目曰。夫人耶。是否爲我姑氏。以胡時來我乃不之見。已復閉其目曰。卽姑氏亦胡能終覆我。我亦旦晚將與之辭矣。言次淚珠數行不禁。已自目眥邊溢出。垂絲無計。則爲代覆其被。躡足自出坐室外。默思壽姑言中之意。

垂絲正凝思間。忽見家中新雇之小婢瑣兒歡躍而至。手橘實數枚。且啖且行。呼姊姊。若來若來。我以橘啖若。且有喜事相告。垂絲曰。何事。乃愁跳如此。若不知壽姑姑方臥耶。若且來勿高聲驚姑姑。我許若來此小坐。瑣兒無語。徐行近垂絲。啖橘而笑。垂絲怒之以目。曰。何事。乃歡若此。以我視汝。盍少啖其橘。不然則腸且爲橘所冰而裂。瑣兒笑。

曰姊姊勿嚇我。我方以大事告。若不然者。我但啖橘禁聲矣。垂絲撫之曰。若卽告我。果何事者。瑣兒曰。吾家行且大熱鬧矣。頃五兒子村舅爺來。夫人命我點茶。我聞夫人語。舅爺明春我家公子與嫦姑姑卽成婚。語至此。垂絲方思禁瑣兒弗言。而瑣兒已續曰。且聞苟公子以做官故。明春不歸者。夫人尙常挈嫦姑姑至京。壽姑姑能行。固佳。弗行者。以姑姑付舅爺俟姑姑病愈後再送之京也。姊謂如何者。我聞京師地極廣。遊耍處多。我意爾時我當得常簪鮮花。啖佳果。如登極樂國矣。而姊亦可少釋侍病之責。蘇散悶懷。姊意謂如何者。垂絲不語。心念此事。果不日實行矣。夫人亦大迫促。胡不待壽姑姑病愈同行。不更佳耶。嗟乎。天下骨肉親戚之愛。終不若愛佳兒佳婦之切。且至也。思次。嗒然若喪。不顧瑣兒而入。

垂絲復啓戶入室。斗見壽姑和衣坐床上。目瞪若癡。亂髮披其肩。憔悴極矣。而目光耿耿。若含有無限鬱怒之意。卽垂絲入。亦似不之覺。垂絲無他語。則呼曰。姑姑須茶否。壽姑不答。良久曰。瑣兒何事至此。詎夫人命來呼汝乎。我尙聞有他語。垂絲急亂之曰。無瑣兒小婢子好亂語。其實乃無一實頃。我聞彼語大抵不知從何處拾得。讐言也。垂絲

雖多方解說。而其實瑣兒之語。已一打入壽姑耳。鼓病人心。最靈警。況壽姑日處憂愁。困厄之中心。常惕然。乃一不能遁。於是壽姑復臥。衣仍未解。自念我行期又速。數日矣。

壽姑芳心叩叩。所不能忘者。惟有一鴛機。而此日之事。實鴛機有以促之。至瀕於危地。著者涉筆至此。不能爲鴛機寬也。壽姑心念鴛機。鵬翼扶搖。從此貴矣。不特足爲諸氏光爲諸母及嫦姑光爲戚里鄉黨光。卽薄命人聞之。亦未嘗不扶病而起。叩首蓮台。爲鴛機祝福。以我一生本心乎。鴛機者也。心乎。鴛機則當爲鴛機保其事業。保其令名。使弗失墮。苟得如是。卽犧牲我一己。無憾我曩者。固已決計行之矣。今則何如。鴛機之名已成矣。業已立矣。千里驂騑。正未有艾。則必不當遽萌退志。故姑氏之計議。絜眷至京。成婚良是也。旣便鴛機迎養之懷。尤慰老母教兒之心。一舉兩得。事誠莫善於此。旣善矣。我尤當力贊成之。庶不負鴛機一片纏綿待我之意。嗣後姊氏嫁後。百事粗定。我卽一暝長逝。又復奚害。顧今日之事。則不然。我乃以一愁病之身。橫互鴛機一家歡樂之道。姑氏之遲遲不行。豈不以我故。鴛機之屢書思鄉。豈不以我故。姊氏之婚事延擱。至

今又豈不以我之故。以我區區一身。乃使上至姑氏。下及同懷日戚。戚然百事不舉。而我則孑然一身。人世歡樂之境。已無我壽姑插足之地。嗟乎人生如是。生復奚爲。何若早辨一死之爲愈也。且死一耳。死他日未必遂勝今日。苟得姊氏及駕機夫婦和諧。致政歸來之日。以一甌麥飯。幾陌紙錢。呼我名而奠之。我亦當欣然一笑。冥中祿祗爲二人。賀若然則死決矣。吾今日乃真可死矣。不知生之爲樂。胡知死之爲悲。逝乎逝乎。此其時矣。

顧死決矣。商量死法。則又殊難計。當遣去姑氏及老姊而後已。可以死。思久之計定。時夜已深。銀釭膏燼。黯淡無色。虛室蕭然。若事物皆有萎謝之容。惟有兩鼠伏室暗隅。作戲拱足向壽姑。似與此長日臥病之主人言別。壽姑淚復大湧。仰首低呼。駕哥妹妹長別矣。妹今日之死。爲哥死也。大慟而暈。

既醒。興居如常。卽姑氏及嫦姑來問疾。壽姑亦力抑其病容。而間出以笑語。於是皆歡然。謂壽姑病有起色矣。天寒歲暮。忽接駕機一書。言婚事既定。明春兒自當從命。乞假事已可望。准候書局開後。稍稍料理。便給假歸。歸期當在仲春之盡也。諸母得書。持以

商伯英。乃伯英則謂鴛機方得宰執青眼蜚黃騰達。指顧間事。遽爾假歸。恐灰其上進之心。既壽姑病已漸愈。不若進京完婚。便諸母究年老。又爲婦人。識力有限。則心是之。問娣姑。娣姑無語。問壽姑。壽姑忽興高采烈。一力贊之。且謂姑氏母以我病爲憂。不日愈矣。事不可緩。過上元後。姑氏可先行。我則乞伯英叔父護送。後至必弗誤也。且婚事亦須伯英叔父襄助。爲理固不可不同。往語已復。爲諸母規畫行事及家事甚詳。諸母及娣姑皆大喜。以爲壽姑之疾果愈也。

過年後。行期已近。諸母乃先以手書告鴛機。趣裝垂發。伯英亦任護送。壽姑之事。諸事皆畢。一聲珍重。而壽姑忽復珠淚滿襟。嗚咽不止。姑氏及娣姑舟行既遠。淚猶沈瀾。襟袖也。

嗟乎。諸母娣姑見壽姑之哭。此爲末次。蓋二人行後。而壽姑之生趣已盡矣。

第二十八章

豈無同宿鴈

終類失羣鸞

柳娘旣逝。道子於邑不已。嗣聞僕人語。微知其夫人登馬公門。迫馬公遣去柳娘之事。乃大怒。誓欲絕程。夫人不與同居。鴛機及可大婉言風諫。皆不聽。憤然曰。我爲嗣續計。

可告祖先之靈而無媿。今若此不特無以慰柳娘。亦且無顏見馬公。夫已氏是不欲我爲人立於天地間。也不絕何爲。程夫人聞柳娘遂死。意亦頗中悔。然力自矯厲。不欲下道子。故道子不歸。亦置之不問。道子憤極。兼以悲鬱。治柳娘之喪。出橐中金經營盡力。盛營齋奠。以慰柳娘。藉以自殺其悲。鴛機可太及同館諸名流。皆爲輓誄詩辭。哀感頑艷。傳誦日下。鴛機詞曰。

鴛啼序有悼爲道子作

殘秋載來風雨黯。王城萬戶無人管。螢炬籬邊織出江關。遲暮舊寒熨春衣。過却鴛簧。曳斷音聲樹。念淒清一例樽前誰唱飛絮。幾度揚州俊游。覓句共車塵粉霧。漸朱樓不鎖清愁。淚鉛難寄。幽素看駐春杏。轡細馬擊不住。拋殘金縷。把閒情吹與殘陽半汀鷗鷺。鴈冷長雲鴉啼城角。驚天涯倦旅。燈影寫簾波。委和石鼎聲微。酒罷香消滿襟風露。叢桂山清。滋蘭畹潤。當年王式輕來。感辨林慚澗。媿人歸去。臨分蕭瑟春波。流得笙歌悵悵芳意。無語槐風幾雨。吹度鮎窗。頓宵寒如許。暗檢點釵情。鈿怨夢斷無痕。麝枕敲吟玳筵泥舞。殷勤待譜金麝餘韻。唾痕鉗碧衣滿。熨茜裙。

憶寫相思句。便教收入瑤箋也。知不似那時者般情緒。

可大詞曰。

點絳脣傷春和鴛機爲道子作

九十流光等閒過了。廉纖雨。晚霞慰汝一抹紅如許。斷角殘鐘。商略傷春語。憑欄暮夕。陽煙柳便是春歸處。

道子看畢。也不禁破涕笑曰。二兄詞筆蘊藉善哀。如是不媿馬遲枚速。旗鼓相當。爲一時之傑。然弟傷悼之事。乃反爲二兄添一詞料矣。可大笑曰。我兄遇事。咸能作如是觀。揮脫瀟灑。無入不自得。還我卓犖之度。方不失爲茅道子本色。若過情之病。竊恐柳娘有知。亦將於地下笑人。道子曰。奉教。奉教。卽弟亦正可弗悲我。昨夜得一夢。柳娘已披緇作女道士裝。語我曰。渠本大士弟子。偶墮塵寰。今歸復位矣。鴛機曰。然。然。柳娘一生清潔。自持良有。夙根果有是夢。兄方當爲柳娘賀。塵世齷齪。本非仙質所堪。早歸大羅。轉爲全福。蓮開火裡。翠墮泥中。無爲也可。大曰。君又牢愁作矣。鴛機不語。忽家人至。以驛書呈鴛機。

書爲母氏來者。略言新年事畢。卽挈二姑至京。兄可暫弗乞假。壽姑已健全。不憚跋涉。一切弗念。月日母字。鴛機閱書。始而微詫。繼則大樂。母氏既來。壽姑亦健。不須給假。免負馬公至難處之事。一旦得以充分解決。樂其宜也。於是皇皇日爲迎母之計。遣僕四出覓宅。居宅既得。置辦器具。雇用僕婦。日不暇給。未一月而母氏及嫦姑及僕婦人等果偕至。獨不見壽姑及垂絲。

諸母既抵京。鴛機率家人前站而迎。相見旅次。悲喜交集。細話家常。顧鴛機徬徨四顧。似覓一人欲言。不言之頃。諸母已調知之。微笑曰。若得毋詫。壽姑不在耶。彼行且至矣。尙有伯英舅送之入都。若勿慮也。鴛機無語而笑。然心已不樂。念壽姑其果健耶。果健者。胡以不偕母氏行。而必煩伯英舅。然則其不健耶。果不健者。老母又安忍忽然舍之。百思不解。意者壽姑知母氏一至京。嫦姑及我旦夕成禮。彼以孀女不欲與是事故避之耶。然則壽妹誤矣。我一生行事。又曷嘗能自主者。實則我方寸中。何嘗一刻忘妹妹。乃遽以是故含憤不欲面我耶。顧我雖如是。而天心顛倒。乃坐使我成一薄倖王郎。究竟仍爲我負壽姑。則又何怪壽姑之怒我已矣。大錯已鑄。見面更覺難堪。有情還是無。

情好相見何如不見佳。我。一。不。足。齒。數。之。人。亦。終。身。不。宜。復。近。玉。人。矣。

鴛機既偕母氏及嫦姑居京師。時校理四庫書之局已成。馬公果被命爲總裁。道子可大鴛機皆入纂脩。長日倥傯。而不乏家庭樂處。然仍日盼壽姑之至。而不知壽姑已於諸母抵京後十日卒矣。初壽姑既促姑氏姊氏行。偕垂絲家居。卽立意自促其生。不令薄命人爲鴛機前途之梗。伯英時時來承問。且約一月後處分家事既畢。卽來偕壽姑同行入都。壽姑唯唯退而自念。然則我生僅得一月活矣。以二十齡稔盛年華之女郎。誰則信其僅有一月之命。然我則明明白白萬無他法。此一月中不能不斷送其生。百折千回。無非爲一鴛機之故。然則我怨鴛機乎。我固不怨。人生得一知己死可以無恨。鴛機知我者也。憶自邂逅譚詩。深情已注。自後燈前絮語。病榻傾譚。情苗怒生。剗之不去。我固自分已爲鴛機之人矣。天不玉成。吾復誰怨。有之惟咎天耳。其次尤念老母苟老母而更支持二三年者。天心亦或尙可挽回。我亦胡遽至是思。至此則呼母而哭。自是壽姑病益甚。日必咯血升許。禁垂絲弗許外揚。使伯英知垂絲則含淚而應勸曰。姑姑胡自苦。至是我意夫人及大姑姑行者。姑姑胡不偕行。不較守此淒寂之家庭爲

愈耶。且得夫人。姑姑。及公子。日日相見。姑姑亦可以少釋其悲。壽姑乾笑曰。癡妮子。曉取人憎厭。夫人大姑姑。及公子。我寧能終生依倚之耶。語公子二字聲勁而厲。續曰。卽許終生依倚。而人生亦有死時。語已閉目力忍其悲。垂絲已噉然。縱聲而哭。

某日者。爲月盡前一日。伯英所約。月餘之期至矣。壽姑晨起心雖澄澈。了不懼死。然亦志忑籌所以死法。計行之當在今日之夜。一至明晨。伯英一至。當無死法。然則胡途之從。飲。仇乎。我清。清。白。白而死。胡爲自盡。使人生疑。然樂死實無一法。著者曰。天殆不欲壽姑更留塵濁之世。多經一刻迴腸之苦。果然而天與壽姑以安樂之期至矣。未至午而壽姑病已大作。

積病積憂。積憤。積恨之身。人非鐵石。誰可以久。壽姑之病宜也。家中僅一門者。一廚媼。一垂絲。壽姑又不以己病告人。僅服常服之藥而已。日斜風定。暝色已呈。壽姑病已大漸。知不必畫策。卽可以脫離五濁。乃命人至五兒子村。速伯英至。扶枕偃坐。呼廚媼取淨水沐浴。氣息僅屬。而神明一絲不亂。變起倉卒。垂絲皇遽。無人色。見壽姑沐身易衣。知事大不吉。淚如雨下。廚媼且爲壽姑易衣。且泣一室之中。悲涼之氣四佈。壽姑易衣。

已倒身復臥長歎曰我事畢矣垂絲顫聲呼曰姑姑一聲才吐繼以淚雨壽姑反笑曰癡妮子何事乃爾此亦人生常事耳言已闔目仰臥

第二十九章

剪紙招南國

輸錢葬北芒

夜漏垂盡星河橫斜壽姑室中忽異芬四徹壽姑垂帳而臥面色如紙惟芳心尙擢動不已室中僅廚媼垂絲二人悽惶相對此廚媼者平日與壽姑有恠顧至是亦動其天良以爲深閨嬌弱之軀摧折至此良爲不忍因而亦拭其老淚爲壽姑服役全不覺劬垂絲者二年來給役壽姑之側形影不離一旦至此卽雖年亦不能不動其哀戚相顧無語室中淒寂乃類靈所卽病人氣息僅屬之一絲微聲亦若了了可聞壽姑忽長吁一聲垂絲趨前低問曰姑姑何需者壽姑搖首徐力伸其手指枕函之下垂絲會意微推枕函抽一物出則爲一小篋壽姑以手示意令垂絲開之垂絲如命則篋中貯舊帕一方溫庭筠詩集數卷壽姑忽力拗其身欲起顧乃弗能垂絲曰姑姑且寧睡欲起胡爲壽姑搖首睜目視垂絲似瞋其不爲扶掖垂絲不得已偕廚媼協力扶壽姑起坐壽姑遽以手攫詩卷數卷投床次暖爐中頃刻立燃取帕授垂絲并力發一言曰我死後

以此致公子語已長歎身遽仰氣垂絕矣垂絲廚婦皆大哭呼姑姑擾攘半時許天已微明伯英倉皇奔入則壽姑膚已全冰目尙未闔伯英亦不期大哭少頃壽姑忽張目視伯英微笑曰舅來耶爲我謝姑氏及姊姪女從此辭矣語未終痰復上湧張目久之呼曰彼……僅一字脫口而淹然長逝此容儀絕世貞潔多情之女耶遂於是日寅刻撒手拋塵寰而去年一十九歲也

壽姑既逝伯英外戚屬竟無一人衣衾棺槨百事未辦不得已致聲高姓乞以人來料理其事高氏亦欽其芳年貞烈事事從豐數日後遂停靈諸宅援女子不廟見則葬於其父母之阡之例將卜葬於于氏之地高氏亦諾無異言伯英已脩急遞告駕機等已則暫居諸宅料理一切

諸氏得訊後合宅悲戚自不待言駕機暈絕復甦至數次既醒謂母曰兒太憤憤老母胡亦忍愚我今促壽妹死者非老母及兒耶諸母含淚不語嗟乎駕機純孝之人乃以言抵觸老母其爲痛極不暇審擇可知婦姑回念同懷之誼哭亦極哀堅請於諸母欲一身湔歸治妹氏喪葬諸母婉言譬解謂若妹已解脫歸於清淨多日矣卽歸亦不能

復。見。面。矧。汝。一。弱。女。子。安。能。孤。身。長。征。者。姑。緩。之。葬。事。有。伯。英。及。高。氏。主。持。一。切。當。不。至。草。草。盍。候。卜。葬。有。期。我。儕。偕。歸。乎。嫦。姑。始。無。語。而。鴛。機。積。年。憂。鬱。一。慟。之。後。舊。疾。作。矣。

疾。作。可。月。餘。始。漸。愈。杖。而。能。起。卽。致。函。同。館。主。人。爲。壽。姑。乞。文。以。張。之。道。子。可。大。諸。人。復。相。約。擇。地。奠。壽。姑。爲。文。詞。稱。述。壽。姑。貞。操。鴛。機。乃。擇。江。亭。爲。剪。紙。招。魂。之。會。道。子。可。大。及。同。館。知。交。皆。素。車。白。馬。而。至。午。刻。畢。集。諸。人。皆。行。一。禮。鴛。機。爲。主。答。謝。奠。酒。畢。忽。聞。人。馬。喧。闐。止。於。門。外。家。人。賁。息。入。報。相。國。至。則。見。馬。公。便。服。而。入。鴛。機。驚。起。趨。迎。曰。里。巷。一。女。子。偶。得。諸。名。流。錫。以。佳。章。垂。之。不。朽。何。勞。老。師。垂。臨。使。門。生。益。抱。不。安。馬。公。微。笑。曰。貞。操。潛。行。彤。史。流。芳。老。夫。忝。居。揆。席。與。有。化。民。之。責。爲。光。寵。多。矣。堅。欲。行。禮。鴛。機。力。辭。馬。公。乃。止。馬。公。少。坐。茶。畢。卽。起。曰。鴛。兄。致。聲。令。堂。勿。過。哀。戚。明。日。老。夫。將。至。禮。部。當。力。爲。令。表。妹。請。旌。言。已。遂。出。過。午。鴛。機。等。亦。各。散。去。

數。月。後。禮。部。准。旌。之。文。已。下。伯。英。書。來。卜。葬。亦。已。有。期。鴛。機。棄。官。之。心。亦。決。稟。明。老。母。卽。至。清。秘。堂。乞。長。假。馬。公。及。道。子。等。知。不。可。留。悵。悵。不。已。行。時。馬。公。執。手。曰。鴛。兄。此。行。

老夫殊不能沮。但望爲國自愛。老夫垂暮之年。爲日無多。相見之期。恐成隔世。但願吾兄奉母多祥。著書名世。他日青史名昭。卽老夫爲不朽矣。言已。揮淚道。子可大。亦各執手與鴛機言別。

鴛機途中自念數月中事變倉卒。一至於此。乃累老母跋涉長途。就養未久。遽又歸里。則寸心自咎不已。鴛機者純孝出於天性。其初急痛中心。頗有怨母之言。至今日則此心都殺。但覺人子不能迎養累老母僕僕於義。實虧然一。至家門堂中驟見壽姑之極。則又慘然一呼。暈絕於地。

抵家數月。復已殘秋。鴛機觸目情傷。鈿合脂奩都留手跡。落花流水可奈無情。亦祇能日喚奈何而已。壽姑薨事既畢。鴛機手寫一碑刻石。樹之墓次。曰。嗚呼。此貞女于蟾之墓。四圍植梅數百本。入冬香雪如海。清芬中人。尤酷肖壽姑品格也。

居家一年。旣過鴛機婚事。不可更緩矣。鴛機亦諒老母之心。事事唯命。心念此事一成。我蓋不祇與軀殼之壽姑永訣。卽精神中之壽姑亦當訣矣。偃臥床次。掩面而悲。忽垂絲推門入。低呼曰。公子。鴛機驚視。見爲垂絲。悲曰。垂絲。我年來事大忙。乃未暇細詢。汝

以舊事。汝來亦有以見告乎。垂絲曰。我正爲是來也。壽姑姑臨歿。曾有物遺公子。我忙亂中遽已忘之。今簡雜物始得此言。已以物授鴛機。則鮫綃一幅。滿漬血痕。固壽姑病中物也。鴛機執帕凝視。忽而縱聲復哭。垂絲憤然曰。今壽姑姑死矣。公子徒哭。胡爲雖然。殺姑姑者非公子乎。公子今行得新人。將忘舊人矣。言已。力闔其門。遽出鴛機。止淚呼曰。天乎。

第三十章

崔徽風貌在

蘇小墓門荒

綠窗晝永。花霧如雲。挑錦初慵。敲詩才罷。則有少年夫婦二人相向而坐。少年面窗忽忽。如有所憶。忽發聲曰。娣妹前年此時。正妹等過行赴京時矣。娣姑笑曰。然君胡忽憶及此。殆有感物懷人之意耶。少年面頰他顧。似不欲聞此語。娣姑笑曰。是又胡必自閼我非。木木窺君之隱久矣。且是亦非不可告人事。矧我與彼爲同懷耶。少年卽爲鴛機聞語。則慨然曰。妹旣言如是。我亦安能終祕特語之。亦殊無謂。人已亡矣。我則學陳叔寶。全無心肝。悠悠人世。直同棄物。徒有愁腸。亦胡能慰地下人。使其不懟我。宜其臨死目不瞑也。娣姑聞語。不答良久。徐笑曰。若然。則君意必如何。而後爲無負鴛機。強笑曰。

事。至。今。日。尙。安。能。言。無。負。特。吾。負。之。固。也。而。吾。外。尙。有。種。種。色。色。障。礙。之。物。千。災。萬。毒。集。其。一。身。使。其。不。得。不。死。果。垂。絲。尙。在。我。家。者。雖。離。齡。之。婢。尙。能。以。正。言。責。我。我。雖。問。心。未。必。如。是。亦。良。甘。受。其。責。言。今。則。垂。絲。遣。去。并。此。傷。心。之。語。亦。不。可。得。聞。我。但。能。安。然。牖。下。作。幸。福。人。耳。嫦。姑。笑。曰。聞。君。言。如。是。并。懟。我。矣。鴛。機。曰。是。又。不。然。且。……嫦。姑。急。止。之。曰。君。勿。作。遁。辭。君。一。腔。心。事。我。寧。有。不。洞。知。者。今。更。對。我。作。此。語。則。爲。匿。怨。爲。歡。良。非。君。子。所。宜。出。此。鴛。機。聞。語。局。踖。殊。甚。起。欲。思。遁。嫦。姑。起。移。坐。近。門。次。阻。鴛。機。弗。使。出。言。曰。我。今。日。有。正。言。見。告。君。幸。靜。聽。我。語。我。之。嬪。若。兩。母。之。意。也。我。母。固。有。成。見。君。母。及。我。則。固。已。明。察。君。意。之。所。向。然。我。所。以。不。能。以。情。告。母。而。卽。告。母。亦。決。不。之。聽。者。亦。正。有。故。鴛。機。不。解。則。注。視。靜。待。其。言。嫦。姑。復。侃。侃。曰。我。妹。少。時。日。者。言。其。命。當。夭。折。且。歷。荼。蘼。卽。母。亦。常。對。我。母。語。二。姑。眉。纖。而。秀。目。曼。而。長。清。麗。過。甚。恐。無。脩。齡。兩。肩。瘦。削。尤。主。少。福。是。語。我。聞。之。熟。矣。今。日。之。事。殆。誠。有。數。在。不。可。以。人。力。幹。旋。且。尤。不。止。此。也。君。亦。知。君。一。身。兼。肩。兩。姓。宗。嗣。血。澤。之。重。乎。語。至。此。鴛。機。已。解。笑。曰。妹。今。日。乃。侃。侃。如。講。師。女。才。子。良。不。易。測。今。學。生。已。領。悟。矣。師。亦。可。以。少。休。乎。嫦。姑。笑。曰。未。也。君。旣。知。

肩兩姓血胤之重。此爲第一步。從此領悟。不煩言而自得矣。我今復爲君詳言之。設我妹而嬪君者。君當意得極矣。人事不可知。嬪後而妹病不愈。或遂淹歿者。君復將如何。鸞絃再續乎。抑否。爲兩姓大事計。不可無此一事。爾日君情懷之惱懣。又將奚若。若曰。殉之乎。君男子也。男子必有事業。有志尙有父母之奉養。孫曾之嗣續。如許大事。何遽能一嘆不顧。撒手長逝。至是時。我知君亦不過撫膺一歎。搔首問天。詫數年情事。如一場春夢而已。於壽妹何補。而徒使老人膝下無承歡博笑之人。顧念後來嗣續尙虛。尙恨無顏見先靈於地下。君則昨夢難溫。墮歡莫拾。神傷奉倩。當必倍於今時。君固不以我爲重。我亦自信不能博君子歡。但知爲兩姓祖先計。爲老母在天之靈計。爲君母暮年之日計。勉割私情。以全大局而已。卽我妹九原之下。亦必歡承我言。而我亦中懷坦坦。亦可質神明而無媿。以君博學多聞。讀書明理之才。子乃亦顛倒風情。纏綿歌泣。全不能從大處一著想。得毋有媿吾輩女流乎。我言已盡。君當澄心澈慮。靜味我言。力抑悲懷。盡人生應盡之責。庶不媿爲勇自改過之君子。否則君從此沉淪惡業。爲不孝之人生。無以事老母。歿無以對祖先。我亦但能緘口結舌。看君墮落而已。娣姑長篇演說。

既畢。駕機。瞠目靜聽。至於久久始笑曰。我亦何嘗不知此義。君自誤會耳。今聞女學士訓辭。開我茅塞矣。自今以後。我當脫胎換骨。另爲一人。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以謝我過。何如。語未畢。忽聞戶外笑曰。誰爲今日生。若曹將爲誰祝壽耶。二人皆止語。願視則老母來也。

月杪爲壽。姑忌晨。諸母及駕機。婦姑皆至靈位前設祭禮畢。各人皆有餘哀。惘惘各自歸室。駕機坐次窗外。鳥語花香。穠春將殘。芳華反盛。一若秋波臨去。益自振刷其精神。駕機忽動。郊行之思。婦姑亦思至壽姑墓。次一行。二人遂挈婢瑣兒偕出。

墓去駕機宅可一里有強。在丁氏祖墳之偏。芳梅已落。虬枝佶屈。細草如茵。雜樹穠李。夭桃數本。葩萼繽紛。幽香飄拂。薜蘿繞墓碑而生。幾盡蝕碑中之字。蓋壽姑下世忽忽二年矣。駕機偕婦姑聯步而至。瑣兒從行。駕機衣白袷之衣。斗笠芒履。微帶山林風味。雖顧影翩翩。風神如昨。而閒情漸減。意味已近中年。婦姑則豐頤盛鬢。儀度大方。仍如曩日。特小喬初嫁。更添明艷耳。行行已至墓門之外。隱隱聞哭聲。一縷幽細而烈。隨風飄出。落二人耳鼓。聲大類壽姑。駕機駭然微止其步。瑣兒忽指墓門之側曰。是人乃大。

類垂絲姊也。

嫦姑等細視良爲垂絲不誤。嫦姑欲遂前行。鶯機不肯以嘗受垂絲以冷語相誚。今復與嫦姑偕至。恐益觸垂絲之怒。鶯機多情人也。卽一婢女亦不肯傷其意。如此垂絲時亦已嫁矣。雖辭諸夫人而去。念念終不忘壽姑。思壽姑益切。則怒鶯機之心益深。以爲我初謂我家公子如何人風度才華並皆絕世。纏綿情致復鍾於壽姑。不意事至今日乃薄倖至此。則不特壽姑心死。卽我亦爲盲目矣。匍匐墓次哭甚哀。至著者曰。小婢胡至當局者自具苦衷。非傍觀人所能漫誚也。

垂絲且哭且呼。姑。姑。天下人盡死矣。姑。姑。忌日復誰來。墓門燒一陌紙錢。灑幾滴痛淚。彼新婚宴爾者。方坐享閨房艷福。能不忘姑。姑。惟有我耳。姑。姑。今日撒手升天。一切付之。不聞不見。亦白大幸。顧我則目覩天下人乃薄倖至此。復何以堪。我苟身非弱女子。而分非主婢者。直當痛搗其面。呼已復縱聲而哭。斗聞身後墓樹之際。長號一聲。駭而回顧。則鶯機已暈絕。嫦姑支其身倚於樹。尙有瑣兒對已作愁笑。知鶯機夫婦偕來已久也。

垂絲見娣姑。至心念頃間。所呼訾。必已盡爲所聞。則亦俯首無語。顧娣姑亦殊不怒。爲機復蘇。長喟目垂絲。淚續續下。垂絲念在此。無味起立。微與二人爲禮。掉首卽行。駕機偕娣姑。木立墓前。以目互視良久。無語。僅飛燕一雙。翩翾空中。乃大類向日之夢也。

跋

鵝雛竟半月之力。草此書成。擱筆而歎。十年綺障。未盡消磨。又墮一層泥犁地獄矣。雖然。竊自有說。世法能入。亦須能出入。而不出者。爲凡夫。出而難入者。爲苦空。能入而復能出者。始爲仙佛。聖賢永永不復退住。我爲此書。爲凡夫說出世法。爲苦空行脚。說入世法。爲聖賢仙佛。說入世復出世法。歛情存性。則復在吾輩下焉者。不及情太上忘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古人固已言之矣。屬藁旣竟。郵乞師友。各爲叙言。而區區之意。尙不能自默爾。則復潑餘墨。書此數言。若夫見智見仁。是在閱者。甲寅冬季。峭寒小住。煦似初春。鵝雛縱筆於紅櫻樹下。

跋

枕亞讀燕蹴箏絃錄竟。慨然曰。情之一字。豈易言哉。今人之所言者。皆慾耳。非情也。情與慾之相。去僅一間。而界限又至分明。不容稍混。譬之水明涵細。蕩於風日之中。活潑潑。地綠淨。不可唾。情之潔白。似之淵乎。不可測。情之深邃。似之一旦潰隄。而出洪流。泛濫不可收拾。則滔滔者。皆慾海之波矣。故非胸次湛然。蕩滌瑕滓者。不可以言情。亦不足與言情。情之眞者。不卽不離。超以象外。得其實中。隨手拈來。無非眞諦。若着意求之。卽爲慾。石頭記爲千古言情之祖。其佳處。卽在於能辨明情慾二字。然卷帙旣多。寓意不少。統閱全書。顯有影射。言情二字。決非著者主旨。蓋無意言情。而自得言情之正者也。姚子此作。芳馨悱惻。眞欲託影紅樓。而純粹處。深刻處。似又過之。壽姑爲瀟湘影子。同其幽摯之情。不同其尖酸之性。嫦姑爲蘅蕪化身。同其大方之範。不同其陰狠之心。寶玉與鴛鴦。同爲千古情種。而其結果一則戀情。不遂遁入虛無。縹緲之鄉。一則以義爲歸。自得名教倫常之樂。其立品均高出一層。諸母之於史太君。于母之於薛姨媽。亦同此例。其餘諸人。各具一體。有相似者。有不相似者。固不必盡求其人以實之要之。姚

子。之。爲。是。書。蓋。亦。無。意。言。情。而。自。得。言。情。之。正。者。其。胸。中。不。必。先。有。一。部。紅。樓。在。亦。不。必。竟。無。一。部。紅。樓。在。能。善。讀。紅。樓。而。不。爲。紅。樓。所。囿。其。思。想。乃。能。突。過。之。亦。由。其。認。得。情。字。十。分。眞。切。中。懷。所。蘊。無。非。活。潑。之。天。機。故。外。宣。而。爲。文。章。亦。不。着。一。分。滯。態。也。世。有。欲。識。姚。子。者。請。讀。其。文。不。必。見。其。人。

乙卯暮春三月青陵一蝶徐枕亞識於懜騰室



⑦ 刊集金碎玉零

燕蹴箏絃錄

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九月初版

平一冊特價三〇元

著者 姚 鵠 雛

發行人 劉 修 橋

印刷及
發行所 新文豐出版公司

局版臺業字第〇六四九號
台北市雙園街九十六號
電話：三三一九七五七

